南宫括与《易经》

《易经》的作者南宫括是周朝的开国功臣，周文王的“四友”之一，文王、武王两代的元老重臣。南宫括作《易经》已经有三千年了，直到今天才能将荣誉归还于他，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本书是《〈易经〉之谜打开了》的续篇。按说应将书名题为《南宫括与〈易经〉》，以表示对作者的敬意。但由于考虑到不要让《〈易经〉之谜打开了》的读者错过阅读本书的机会，才选了现在的书名。

南宫括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之一，是一位贤人中的贤人。揭开《易经》之谜的全部资料均已存在于原著之中。本书不是记述我获得灵感的经过，这本来没有什么重要之处，因为在进入21世纪的时期，这个灵感迟早会有人获得。本书只想在论证过程中显示《易经》之谜是如何一层层

地被揭破的。

未看过《〈易经〉之谜打开了》、又对《易经》不太熟习的读者们，如要克服阅读上的困难，有一个简单的方法，那就是将本书读两遍。对于一些聪明的读者，也许看一遍已经足够了。

前书的《引言》中曾说，《易经》产生于商末周初。殷周之际的重要历史事件是武王伐纣。作《易》者和读《易》者都是周初的统治阶层，他们都有着伐纣的共同经历，因而有一种共同的语言。如果有人要写历史上的第一本书，一本涉及变易、演化、政治、战争和人生的书，自然没有其他题材可以将武王伐纣的题材挤掉，将这段令作者和读者刻骨铭心的特殊经历和《易经》结合起来研究，就能解开《易经》所用的特殊语言。《易经》原来是反映了这次历史事件的机理，将伐纣过程、阶段、策略和成果哲理化了。这是《上经》的主要内容。

《下经》是作者的自传，描写了作者在故乡的经历、投奔周文王的过程及到周原后的仕途起伏。

在我写完全书初稿时，已经发现了谁是作者，但由于资料贫乏，一时间还没有充分的把握予以发表。在《〈易经〉之谜打开了》付印期间，我终于完成了一系列论证，获得了几个重大的发现，并且能对四千九百多字的原文逐字逐句地加以微观的论证；前书白话解说中存在的某种程度的模糊性竟然完全清晰起来。更有甚者，原文中几乎每一个字都可以找到足够的资料加以论证，令我激动而振奋。

本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卦爻辞作者是南宫括——周文王“四友”之一。原著中第37卦《家人》卦中的“王假有家”，是周文王亲自造访他家，说明作者和文王之间不只是一般的君臣关系，还有个人之间的朋友关系。《尚书·君奭》篇中，周公说周文王和周武王两代有四位大夫：散宜生、太颠、闳夭和南宫括。前三人结识文王在先，在文王被囚时曾用计营救，这就是《需》卦中提到的“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的三人。文王被商封释放后，得到征伐大权，这就是《讼》卦和《师》卦。其后在伐蜀前的一次祭祀仪式中认识了南宫括，并加以提拔。《下经》的《革》、《升》和《困》卦对此有详细的描述。所以，南宫括在四人之中，排名最后。

（二）写作时间当在克殷后二年。周武王在统治天下的第二年八月患重病，群臣大惧。作者就写了《易经》，以周兴殷亡的历史教训和毕生的工作经验告诫下一代官员，以保证新建立的周朝得以延续。完书不久，周武王即在十二月死去。南宫括就在原来描述武王登基大典的《临》卦卦辞“元亨，利贞”后面加上“至于八月有凶”一句。此句和全书用词的习惯格格不入，当是后加者。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易经》充满了忧患意识却没有哀伤之情，充满了机智巧妙的比喻而没有沉痛的诅咒的文风。至于写作地点，则应在武王克殷西归后的镐京，今陕西长安县附近。我们知道《尚书·君奭》篇是写在“三监

之乱”期间。周公说从前文、武二王由于四位大臣的辅助而得天下，而今只留下他和召公二人独立承担此次风浪。这暗示着南宫括等人已不在世。况且以当时敏感的政治气候，他是不会为生者树碑立传的。因此，《易经》就没有涉及“三监之乱”及其后的史料。当时作者的辈份比周公和召公还要高，自然能以自信的语气告诫下一代。

（三）作者原出身于殷商边区的一个畜牧业家庭，后投奔文王，并协助武王灭商。《下经》中的《睽》、《蹇》二卦，反映了这次投奔。所谓“遇主于巷，无咎”、“睽孤”、“厥宗噬肤，往何咎”和“利西南，不利东北”是也。在作为自传大纲的《坤》卦卦辞“先迷而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中，也重点地反映了这次投奔。作者详细地描写自己的经历，目的是交代他背叛本族、辅助周人灭商的原因。这俨然是一个配合着周人天命观的革命逻辑。

（四）上经除《乾》、《坤》二卦外，其余二十八卦中，前十四卦是周文王“时区”，并且以周文王为主角，卦中的“君子”是也；后十四卦是周武王“时区”，其中头三卦《随》、《蛊》和《临》，是以武王为主角的伐纣过程。卦中的“王”、“子”和“大君”，是对武王的称呼。克殷后的南宫括是内政重臣。《上经》最后十一卦是西周建立后一两年间国内的政治情况，和下经三十四卦一样，是以作者自己为主角，带有自传成分，卦中以“我”和“君子”自称。《临》、《观》二卦是武王入纣宫君临天下的大典。据

史书记载，所有贵族、大夫和主要官员皆出席，独欠南宫括。这是因为在下经《革》、《鼎》和《震》的官员制度改革中，周文王因在“婚媾”的反对下将新制搁置。南宫括在《艮》卦中极力劝谏，失败后离开朝廷，为《渐》、《归妹》和《丰》卦。在伐纣前，他又重回朝廷工作，是为《旅》、《巽》、《兑》、《涣》、《节》和《中孚》卦。下经最后一卦是《小过》卦。卦中“不及其君，遇其臣”，表示他还没有完全恢复官职。他没有带兵伐纣，只是作为后勤文官，跟随伐纣大军进商都，以旁观者出席典礼。于是，他就有机会回顾周文王的一生和自己的一生。上经中的《观》卦说道：“观我生，君子无咎”，“观其生，君子无咎”。这两位君子一生无咎。因为他们背叛商朝是实行“易道”。以上是《易经》的写作基础。周文王是商朝天子的臣子，南宫括是周文王的臣子，两者是不同级别的君子。前者是在《乾》卦中与“龙”对称的一族之长，后者是在《坤》卦中“先迷而后得主”的大臣。原来在开宗明义的《乾》、《坤》二卦中已经交代了这种区别。

（五）在第二十七卦《颐》卦中的“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原来是作者担心经常占卜的殷民，正处于饥饿的境地，可能会抛弃灵龟去攻击那来自周原、吃得脑满肠肥的征服者。所以，他主张采取特殊的方法：“颠颐，拂经”，以征服者供养被征服者。这就是史书所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以救济贫民，消除殷民对亡国的抵触情绪。

（六）下经出现五次的“公”，是指虢叔——周文王之弟、武王和周公的叔父。虢叔是东虢和西虢的开国君主，南宫括的提拔者和《解》卦中的解救者，也是《损》、《益》二卦中作者的直接上司。南宫括的辈份比周公和召公高，当时恰称“公”而又参与政事的只有虢叔一人。

（七）最后，《易经》中大量的词句和比喻得到进一步统一的意义。例如：“永贞”是忠贞，“利贞”是对长远而言值得坚持的事，“可贞”和“贞吉”是短期内可获得成果的事。“征”是征战或对政敌的声讨，“马”是对属下的统称。“拯马壮”是武将，“牛”比喻事务助手或文官。“豕”比喻流氓，“鱼”是一种礼物。此外，作者在仕途不得意时，喜欢以鸟类自称。“舆”和“乘”是以车的运行比作官员组织的运行。“小畜”和“大畜”的“畜”是所谓“畜臣妾”的“畜”，前者指处理周族内的君臣关系，后者针对征用大商的遗臣而言，诸如此类。将这些发现综合起来，就足以对原文作出逐字逐句的微观论证。这样一来，前一本书的白话解说中所带有的某种程度的模糊性立即清晰起来。两本书合在一起，就可看到《易经》之谜打开的过程。

明确《易经》作者是南宫括，不但是为了恢复他应得的荣誉，并以此证明他是一个比孔子和老子对中国人影响更深远的人，而且有利于对原著精神的深入研究和进一步了解。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三千年前的政治家的仕途历程，看到一个朝代

开创者的思考方法和内心感受。

《易经》是中国文明“宇宙大爆炸”的见证者。当人们在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时，会发现很多令人惊叹的智慧都是源自这次“大爆炸”。南宫括是西周的开国功臣，其后更负责着战后的恢复工作。从一个有这种身份的人的角度去重新研究这次“大爆炸”的机理，其意义之重大，可想而知。

作者不但是为了将周兴商亡的历史经验告诫下一代官员，而且是为了将他叛商投周的决定对宗族和后代作个交代。他是在临终前才完成《易经》的著述的，因此没有故意隐瞒事实的必要。我认为他是将一生的心里话都说了出来，是一个当事人对历史机理的最权威的分析。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次贵族革命的策略是如何制定、如何执行的，以及他对这一历史的每个阶段是如何评价的。

南宫括的确是一位值得所有中国人尊敬的人，他不但充满了令人震惊的智慧，而且具有令人肃然起敬的品德。他对国家大事满怀忠诚，对贫苦大众又十分关怀。在交友和处理政事方面，他都能坚持原则，并有高超的技巧。他所建立的历史观经受得起三千年来的历史考验，他的人生观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学习。他伟大的心灵今天仍然和所有龙的传人的心一起跳动着，驱动着我们民族优良的历史文化传统永远畅顺无阻地循环往复，运行不息。

目 录

〔1〕**引言　南宫括与《易经》**
〔1〕**第一章　中华文化是一个《易经》的文化**
〔11〕**第二章　如何判断原著精神的发现是可靠的**
〔12〕《易经》的主题思想是通过历史和人生经历阐明“易道”
〔21〕《易经》的主题哲理是和什么题材结合在一起的？
〔27〕一个简化而全面的论证
〔33〕**第三章　进一步的具体论证**
〔33〕将集体创作或编纂的各种可能性排除
〔37〕上经是周克殷历史机理之描述
〔47〕下经是作者自传
〔56〕关于《易经》作者是南宫括的论证
〔60〕一点关于南宫括的补充
〔65〕**第四章　《易经》本文白话解说及微观论证**
〔65〕从宏观论证到微观论证
〔70〕论证六十四卦的主角
〔79〕卦爻辞白话解说——微观论证
〔209〕**附录　《易经》本文**——六十四卦卦爻辞

第一章

中华文化是一个《易经》的文化

为方便不熟习或虽曾研习但已有相当时间荒疏了《易经》的读者们，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易经》的基本情况。

现在流行的《周易》（即《易经》），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本文，有四千九百多字，严格说来，这才叫作《易经》。另一部分是十篇解释和演绎本文的著作，汉人称《十翼》或《易大传》，后人称为《易传》。本文部分成书于殷周之际，约于公元前1100年，《易传》写于公元前500年左右；这两部分的写作时间前后相距六百年。古代的书一般分为经和传，传是对经的解释，而经和传分别成书。但《周易》却包括经和传。这是因为汉武帝以后，儒家学说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儒家代表人物对《易经》的解释成为权威的经典，并认为没有《十翼》，《易经》的精神不易表达清楚，于是将《易经》和《易传》合二为一。《易经》本文是由五个部分组成，

分别是卦画、卦名、卦辞、爻题和爻辞。

卦画由六个符号组成，每个符号叫做爻。爻有阴爻--和阳爻—，由六个爻组成的卦画是一个卦，例如䷾。

卦名是卦画的名称，例如䷾的卦名叫做未济。

卦辞是写在卦画和卦名后的一段文字，例如："未济：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这段文字和整个《未济》卦有关。

每一卦中有六个爻，分别对应六个爻的六段文字叫做爻辞。至于每段文字和每一个爻的关系如何，谁也说不清，也可能没有必然的联系。爻只不过是爻辞的编码罢了。例如《未济》卦的六个爻题和六段爻辞是：

初六：濡其尾，吝。

九二：曳其轮，贞吉。

六三：未济，征凶，利涉大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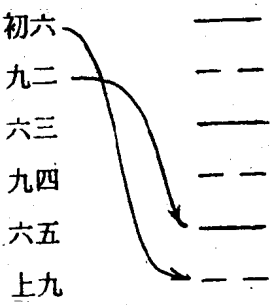
九四：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

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上九：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初"指卦画中最低的一个爻（- -），"二"指由低开始的第二爻（—），三、四、五依此类推，到最高一爻不叫六而叫"上"，"上九"的"九"指最高的一个爻是阳爻（—），"初六"指最低一爻是阴爻（- -）。其余的"六"和"九"分别代表阴爻和阳爻。因此，这里的"初六、九二、六三、九四"所谓爻

题的排列和卦画的排列方向刚好倒转。



《易经》本文有六十四个卦画，六十四个卦名，六十四条卦辞，三百八十四条爻辞；此外，《乾》卦和《坤》卦还有“用九”和“用六”两条特别爻辞，因此，卦辞和爻辞总共有四百五十条辞。这就是《易经》本文的全部内容。如果将《易经》不间行地密密排版，全文不过七八页纸（在古代，书写五千字的《易经》则需要竹简二立方尺以上）。

六十四卦有严格的排列方式：《周易》是以《乾》、《坤》两卦开始，以《既济》和《未济》两卦完结。卦与卦之间、卦辞和卦辞之间、爻辞和爻辞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一般认为这是事物发展顺序的关系。

《易经》本文其实相当简短，严谨有序，是围绕着一个大哲理中心的短篇著作。《易经》本文是其作者经过缜密研究、深思熟虑、词斟句酌地表达出的深刻哲理。研究《易经》自然应以本文为根本目标。《易传》或《十翼》和其它千百种对《易经》的解说

著作只不过是参考工具、辅助材料和各家各派借题发挥的学说。要掌握原著的精神实质，就要以本文为准。如果将各家各派的学说都当成经典权威来研究，恐怕《易经》会越搞越繁琐，越搞越糊涂。

六十四卦是由八卦☰☱☲☳☴☵☶☷重叠组合而成（组合的最高数目是六十四）。但《易经》全文没有对八卦进行过描述，甚至阴阳、刚柔这两对词都没有出现过，其中包含着深刻的原因。

中国文化约有五千年的历史，《易经》成书于公元前1100年左右。《易经》之前的两千多年中，已经形成了朴素的阴阳概念，但仍未有完整的阴阳学说，阴阳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产物。

由朴素的阴阳概念发展至八卦，用不同的阴阳动态组合反映出宇宙八大类事物，主要指八大类以功能和形态为主的物质。八卦将宇宙万物分成八大类，其中两类乾和坤是其余六类的父母，是六类事物所谓“六子”的总材料库。“六子”已经由阴阳概念演变为物质系统，可以独立地存在于天地之间。此外，八卦亦代表了运动、时间、阶段、季节、生命历程等抽象形态。这就是《易经》问世以前中国的自然哲学观。八卦的名称是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分别代表天、地、雷、水、火、山、风、泽；又可代表父、母、长男、长女、中男、中女、少男、少女；或代表马、牛、龙、鸡、豕、雉、狗、羊，甚至首、腹、足、股、耳、目、手、口等，诸如此类。《易经》是积累了这两千多年文化之精粹，又碰上了

一次极其精采的贵族革命而产生的一次哲学飞跃。将八卦重叠组合成六十四卦，并以此代表六十四种局面，这意味着由物质系统概念发展成更为复杂的事物、历史形势和事物哲理系统的概念。八卦的排列方式有多种，众说纷纭，意义模糊。而六十四卦在《易经》中的排列次序是严谨的，反映了历史哲学的进化性、变易性、阶段性和生长消亡的循环性。

由《易经》的卦画演变出另一门学问，叫做术数。这种理论认为：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和—），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合成六十四卦，六十四卦有三百八十四爻，再演变下去有无穷之数，就可以找到宇宙之数。此外，卦的排列方式，卦与卦之间的数学上、形状上的关系可以演绎出无数微妙的道理。再加上河图、洛书、九宫图等复合推算，形成一套与现代数学完全不同的计算、推算学问。这门学问可以推算出节令、季节、天文学的常数。此外，还可以预测人生经历、生老病死和历史发展。有人认为这才是《易经》的根本，是产生《易经》的泉源，是演变万物的最基本原理，是测知过去未来的最高超的学问，是哲学和人类的所有知识的源头，这就是术数。可是，这门学问太深奥了，根据术数专家的见解，最后结论永远只能由少数人掌握，不能公诸于世。它是宇宙最后的秘密，因而一般人一生也没有缘分接触到它。这里就有个信仰问题：如果你相信的话，术数的结论是比《易经》本文所直接表达的哲理还要高的东西；如果

不相信的话，这些最后结论永远也不会出来打乱《易经》的哲理。即使虔诚的信仰者，那些真正的高人，也不会把道理绝对地分成高级的道理和低级的道理。因为在他们的眼中，最高的境界是一切都是平等的，重要的是功德无量，最后一切将归于虚无。

因此，我的宗旨是：要研究《易经》，只需要集中研究卦名、卦辞、爻辞和卦序所表达的哲理。这种研究是一门相对独立的学问，不一定要通过信仰、术数或儒家伦理道德标准去了解《易经》的奥秘。信仰、术数或儒家学说和《易经》有一定的关系，但它们之间又是自成系统、相对独立的学术体系。系统之间只有互相启发和参考的关系，而没有统治和直接干涉的关系，这犹如化学和厨艺一样。

《易经》是由它以前两千年的文化精华积累而成的。其中，没有描述到八卦和阴阳概念，我认为不是作者对此没有认识，而是他已将这些概念无声无色地融汇贯通于《易经》之中。这种高度的贯通是继承了阴阳概念和八卦的自然哲学、变易动态及平衡的哲学观点，再加以发挥成为一个很出色的哲学与实践策略的统一体。这就是这个体系的容纳性和潜在的推动力，产生了日后更系统的阴阳学说。儒家的创始者通过《十翼》大大发挥了阴阳概念、宇宙观和人生哲学。这和孔子的学说结合起来成为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庞大儒家文化体系。此外，道家、兵家、法家、纵横家等诸子百家，各个出色的政治人物，以至整个春秋战国时期的灿烂文明都受到

《易经》和阴阳学说的影响。春秋战国文化对往后两千多年的儒家及其它文化，例如中医、气功、针灸、书法、美术、建筑、兵法、武术、治河、有神论的研究和无神论的学说都有决定性的影响。直到今天，世界各地凡是有华人的地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伦理观念、人际关系、饮食健康之道、命理、风水、特异功能；甚至对成语故事的玩味，对历史人物如诸葛亮的欣赏和学习；直至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特殊成就，企业管理和创业发家，总之，一切有中国特色的那些出色成就（有人说电脑发明也和《易经》有关），几乎都和《易经》有关。《易经》无可怀疑是传统中华文化的源头。如果我们不鄙视中国文化，并且要从中吸取传统智慧的精华，就不可避免地要对《易经》作一点研究。

《易经》作者经历了一次艰辛、充满危机而又精采非常的贵族革命。自此之后三千年内，直至辛亥革命之前，中国都没有出现过与之匹敌的历史事件，这也许是《易经》能对后世产生如此巨大影响的原因。

人类多少年来都在追求一个宇宙的普遍基本规律，我看，中华民族的祖先在三千年前的《易经》中已经找到了。并且在往后的实践中经受得起考验，成为中华文化的基本概念。这个概念如果能和系统论和矛盾概念统一起来，还可以为现代科学提供大量的灵感和思考的新途径。

三千多年来，有成千上万人对《易经》进行过

研究。关于《易经》研究的书籍不下几千种。这是易学的宝贵财富，为了解《易经》扫除了不少障碍。可是这同时带来一个大问题：各家施各法，众说纷纭，并且立论相距甚远。研究有越来越繁琐，越来越令人糊涂的倾向。尤为严重的是从没有令人信服的论证出现过。向往中国文化的人们都很希望能了解《易经》，可是《易经》的研究状况却把他们拒之于门外！

我在这里很高兴能将这三千年之谜打开。原来《易经》是一本以卜筮格式，反映周朝代替商朝的历史和作者仕途经历之哲理的书。关于此书的卜筮格式，我认为只不过是如词牌一样，作者将他所要表达的东西填进这卜筮格式的词牌上。原因是在《易经》之前，没有什么较长篇的著作，筮书也许是唯一可参照的书本格式！

今天所有古筮书都已佚失，然而《易经》却保留了古筮书的格式。众所周知，单是这些卦画格式，已足可供占筮之用。从这点看，《易经》的确带有筮书的成份。

《易经》之谜打开了以后，人们或许会损失了一个通过神秘的方法去启发灵感的途径。但在20世纪90年代的今天，资讯发达，开创灵感的途径多的是，况且仅从传统的方法来说，气功方法已经非常公开。如果相信气功的话，可以通过练功及打坐，取得更多的灵感。事实上，自古以来，能通过《易经》的神秘感得到灵感的人毕竟是少数，总不能为此而剥

夺了大多数人认识《易经》的机会。

这实在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必然会有人怀疑这个谜底是否有足够的科学根据。很幸运，要作出可靠的论证并不困难，几乎可以从零开始：像法国哲学家笛卡儿一样，把手头的一切现成资料——例如《易经》本文的真实性，《左传》、《国语》、《十翼》等描述过《易经》的书籍的真实性都怀疑一次。然后从考古最新发现，从汉代的马王堆出土文物、周原甲骨文、金文、《诗经》、《尚书》等第一手材料出发，一步一步顺利地证实这里所揭示的《易经》奥秘。这实在是一个奇迹般的偶然发现，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佳音。

第二章

如何判断原著精神的发现是可靠的

《易经》给人一种错觉，好像是一本只有家才能研究的书，要读懂那部解释都是难的，自然是《易》学权威的话。一般来说，人只有易学家才最有发言权，可这真不是那样的。《易经》原文只有四千九百多字，这些字都经过长期的研究和注释。历史上流传下来基本上站得住的字面注释只不过两三套而已。个别字虽有繁多的解释，但影响不了整体的解释方向。相对于现代的自然科学，一般读者很快就可以掌握其字面意思，研究《易经》也不一定需要经过长期的教学和实验室操作训练。就是说，一部解释《易经》的书，只要不故意写得繁琐神秘，一般读者就有资格作出“是否言之有理，是否有价值”的判断。《易经》本来就是一本研究哲理的书，它可以直接影响每一个人的思维方法，因而是人民大众的财产。只要将文字注释清楚，并合理地解释推论的依据，读者自然可以进行判断。当然这会比

看小说困难一点，但和相对论、量子力学等尖端科学理论相比，《易经》不需要预先接受大学多年的训练就有资格参与讨论。在研究过程中，易学家和其他人士或许有相近的机会去掌握原著精神。

将极其复杂的哲理问题简化为扼要、准确的命题，从来就是中国人获得成功的传统方法之一。要掌握四千九百多字的原著精神，首先要抽出它的中心哲理。究竟《易经》有没有一个中心哲理呢？这个中心哲理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个而不是其它呢？这将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易经》的主题思想是通过历史和人生经历阐明“易道”

所谓“易道”，就是这四千九百多字及六十四卦排列所表述的中心哲理。这个哲理由三个因素组合而成：一是波浪起伏原理；二是事物发展的连贯性或叫做因果性；三是世界总是不停地演化的，或叫作变易。

要证实这就是原著的中心哲理并不太困难，《易经》作者已很有心思地将它们同时安放在三个重要的地方：一是卦画的排列；二是卦爻辞中不同程度、不同吉凶方向的判断辞；三是卦爻辞中最重复最频繁出现的哲理警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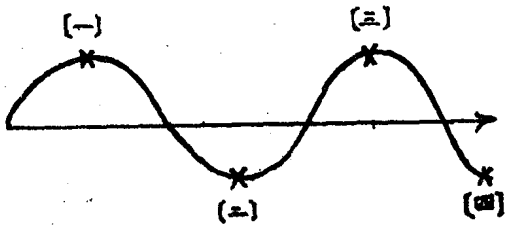
这是打开《易经》之谜最重要的一步。确定了什么是中心哲理后，其它问题就可迎刃而解。请读者们认真思考一下，可以放心，这一步并不太繁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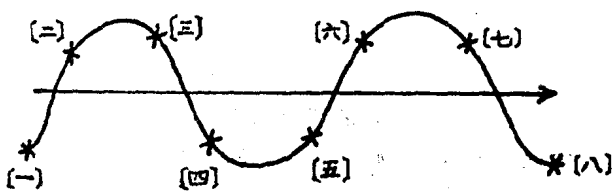
也不太玄妙。以下就从三个方面重现作者所要阐明的哲理：

一、卦画的排列

请看《易经》本文的卦画排列，这是通行本的卦画排列方式。1973 年间在湖南长沙出土了震惊中外的汉代马王堆古墓，其中发现了一本两千多年前的帛书《易经》，其卦序和通行本的卦序不同。经过大量的论证后，发觉通行本的卦序从哲理的角度来看，还是经受得起考验的。帛书《易经》的卦序只是作为占筮书的卦序而存在的。因为占筮对 64 卦排列的要求不是非常严格的，大多数人所关心的只是每次占筮所得出的一两个卦和卦爻辞的结果。

显而易见，六十四个卦画的排列，凡是单数的卦画都和下一个双数的卦画一起，形成三十二对相反相成的序列，例如《一》和《二》、《三》和《四》、《五》和《六》……《六十三》和《六十四》。其中相反是指所有爻不是阴阳相反就是整个卦画上下倒转。这个序列明显地呈现出一个波浪起伏、连贯和演化的概念。注意：无论将《三》放在和《二》相反或同一位置的高度，都得出同样的结果。





从后面的白话解说中，可进一步看到，和这些相反又相成的卦画相配合的卦爻辞，其内容也大多是相反和相成的。即使在未了解各卦的详细内容之前，不少卦名在字面上也已清楚地反映了这种特质。例如《乾》和《坤》、《泰》和《否》、《谦》和《豫》、《临》和《观》、《剥》和《复》、《蹇》和《解》、《损》和《益》、《夬》和《姤》、《涣》和

《节》、《既济》和《未济》等等。“相反”就是所描写的事情由一方走向另一方；“相成”就是事情由此阶段发展至下一阶段。这个图形当然不是随意增添进去的，而是原文中反反复复强调“物极必反”、“盛极必衰”、“否极泰来”、“衰极必兴”的概念。这个概念进一步展示出波浪的峰顶或事物发展到极点必然产生转折。爻题的“初，二，三，四，五，上”反复出现在六十四卦，说明发展是紧密地接连着的。这是作者给我们送来的强烈的形象化信息，用现代数学绘图知识自然很容易将其复原。就是不依靠绘图方法，人们在脑子中，对卦序所传达的信息也会很自然地形成类似的形象化概念。在我们深入了解原著后，这种感觉就会越强烈，越具体，和越接近社会规律。

在后面的白话解说中，我们将看到作者这种令人惊奇的智慧和苦心。他在不影响事理的自然描述下，能尽量将卦序和卦的内容配合卦画和卦形的排列。他能够作出这种高难度的创造正是由于他所要描述的历史和人生材料本身存在着这个波浪起伏、连贯变化的规律；他只不过是将这个内在的规律，清晰地揭示出来罢了。

可见卦画、卦序是《易经》的最重要创造之一。这个创造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效应，使人们在读《易》之始，便立即猜测到这个中心哲理。往后，我们会看到，他在数量庞大的吉凶判断词，在卦爻辞的哲理警句中一再反复地表述了这个哲理。

二、吉凶判断辞中所表述的是同一个中心哲理

请看下面的吉凶判辞统计表：

	上经	下经		上经	下经
(1) 元亨 *	9	2	(11) 吝	10	10
(2) 元吉	7	8	(12) 贞厉	4	4
(3) 亨	16	17	(13) 吉	42	44
(4) 无不利	8	5	(14) 厉 *	5	14
(5) 无攸利	4	6	(15) 悔	3	3
(6) 利××	26	22	(16) 无悔	2	5
(7) 利贞 *	8	15	(17) 悔亡 *		19
(8) 利××贞	8	5	(18) ×咎	47	50
(9) 贞吉	15	19	(19) 凶	17	28
(10) 贞凶	3	4	(20) 大吉 *		5
			总数	234	285

这些判断辞有五百多个，占全书篇幅四分之一，平均每一条卦爻辞有一个以上。如果我们不坚持《易经》是一本筮书，而是从哲理角度去看它，就会发现这些吉凶判断辞不是《易经》的糟粕，而是它的精华所在。它们反映了作者在重视内心动机的同时，亦重视事情发展的后果。当然，他不拘泥于一时一事的吉凶，而是着重事情长远的结果。他提出如何在这些吉凶接踵而来的历史和人生中顺应波浪，以避免没顶之灾；当然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人生游泳术。

众所周知，《易经》的判断辞可分为不同的吉凶程度。例如无咎——→亨——→无不利——→利——→吉——→

元吉——大吉，这是吉的方向，由浅至深的程度。例如：吝——无攸利——厉——悔——咎——凶等等，这是凶的方向。将它们化为不同吉凶程度或正负度数后，用几何概念将其联系起来，便发觉这占四分之一篇幅的重头信息，有着巧妙的作用。它们可以说明六十四卦中，大多数卦的发展的路线，是由不同类型的小波型组成。例如：全波型、正波型、负波型、正半波、负半波等等。众所周知，《乾》卦所表述的事物发展过程是一个正波型；描述事物或民族从兴起、成长、壮大到衰落的全过程。当然，在深入了解原著精神之前所画的波型，是不准确的。无论如何又确实感觉到这些波型是大量存在于六十四卦之中。借助形象化方法复原原文信息，有清晰和准确性的好处。让人在未深入了解内容之前，已能掌握其基本概念。当我们深入了解原著精神后，这些形象化概念又会被精确的具体概念所代替，所谓得意忘形是也。

这四分之一篇幅所要表达的哲理，和卦画排列所表达的哲理是一致的。这个一致性就可以数倍的清晰度使人们立即领会其主题思想。《易经》这种表达方式，几乎是公认的首创方法。一个从形象到意境，一个无数读过《易经》的人所经历的过程。当然，在原著精神未完全大白之前，这些意境不可避免地会加进演绎者个人的主观思想和见解。

三、历史上最早关于变易哲理的词句

在人们未完全确定《易经》全书的中心哲理之

前，已很清楚地见到，这四千九百多字的书充满许许多多一看便明的哲理警句。这些哲理警句虽然字面不同，但很少有人会怀疑它们有着非常共同的内容。例如：《坤一二》的“先迷而后得主”；《讼一六》的“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小畜一九》的“复自道，何其咎，吉；有孚，血去惕出，无咎”；《泰一十一》的“小往大来，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否一十二》的“大往小来，先否后喜”；《同人一十三》的“同人先号啕而后笑”；《蛊一十八》的“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临一十九》的“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观一二〇》的“观我生进退”；《剥一二三》的“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复一二四》的“反复其道，七日来复；不远复，无祗悔”；《无妄一二五》的“无妄之疾，勿药有喜”；《大过一二八》的“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明夷一二六》的“初登于天，后人于地”；《睽一三八》的“丧马勿逐，自复”；《蹇一三九》的“往蹇来誉，往蹇来反，往蹇来连，往蹇来硕”；《损一四一》的“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井一四八》的“无丧无得”；《鼎一五〇》的“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震一五一》的“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旅一五六》的“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啕”；《中孚一六一》的“月几望，马匹亡，无咎”；《既济一六三》的“初吉终乱；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等等……

在进一步了解各卦各爻的含意后，会发掘出更丰富的这类词句。一本四千九百多字的短篇著作，出现这么大量的同类词句；别无其它解释，这就是原著的主题思想。当我们越看原著，就越发觉这种哲理之深刻和其表达方式的巧妙性。数百年后，一个著名的成语故事"塞翁失马"不知为多少人提供了安抚作用。这和《易经》的哲理相比，《易经》不是更令人佩服吗？

这些词句不但数量庞大，而且有其作为中心哲理的功能，起了统摄其它哲理的特殊作用。书中也有大量的次要哲理，但任何一类也没有达到这压倒性集中的优势。更有甚者，他们和卦画排列的大波型，和五百多个吉凶判断辞所表现的小波型统一起来。一本书，单是带有大波型、小波型的形象概念还不足够确定其主题。如在文字中有了这大量的哲理字句，就不用怀疑波浪起伏，连贯演化，就是原著精神。

人们总是希望能从《易经》中发现更高深、威力更神奇的道理，不太满足于这个明明白白的主题。如此下去，各种各样的玄妙哲理产生了，并且宣称发现了《易经》更根本的秘密。可是各家各派各有自己的演绎，数量庞大，又没有统一的解释。一般读者又怎能一下子接受得了呢？

我们不要小看这个简单的哲理。因为越是简单的原理，越是有普遍的意义，如牛顿定律一样。《易经》的这个原理完全可以统摄宇宙自然界和人生的

其它哲理。通过它可以建立起一个合乎现代化要求的哲学体系。一个能统一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哲学，自然可以提供这两门大学问系统的互相交流、互相启发的机会，如香港人所说的“擦出新的火花”。

一个接近绝对普遍的、能贯通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哲学原理，必能使各门学科的理论基础进一步活跃起来，犹如当年的牛顿定律对物理学、阴阳学说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一样深刻。我们不能忽视一个简单而没有神秘性的原理。我认为阴阳学说和《易经》的波浪起伏原理的关系是结构和功能的关系，是静态和动态的关系，是事物的横切面和纵切面的关系。缺少任何一方，中国的哲学和文化决不能如此蓬勃地发展起来。明确了这一关系，中国哲学自然能进一步得到发展。

不能否认，一些演绎的确表现了出色的智慧。不过，这些演绎也只是反映了演绎者的出色创造而已；因为谁也没有作出过令人信服的论证。一个出色的、令人惊喜的演绎，并不一定就是《易经》原来的思想。如果不能将原著精神和演绎者的创造分为两步来理解，初读《易经》的人，便会无所适从，不可避免地陷入混乱。这个混乱，延续了三千年，是到廓清的时候了。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三千年前的人能这样清晰地传达“易道”的信息呢？原来他也是位合格的数学家。

众所周知，“筮”者，数也。曾经是占筮家的他

对数学当然有一定的修养。原来，他亦曾做过祭师、军师、预言家，必然要精通天文历法。当时的天文学家和历法学家是数学的代表者。中国古代常为数学添上哲学意义，使数字成为神秘可崇拜的东西，并将数字的演化看成循环不息，周期变化的代表。除占筮的奇一偶一奇一偶循环外，天体运行周期，历法周期也反映了这种概念。中国古代的十进制不是唯一的数学概念，在此之外还有二进制、七进制、三十进制、六十进制等等循环周期概念。作者有这些丰富的数学概念帮助，便能巧妙地将“易道”表现在辞句以外之卦画、卦序和爻序上。相对于后世的思想家如孔子和老子，《易经》的哲理表达方式就清晰严整得多了。后世的术数家或许是从这些隐秘的数学概念，演变出无穷的推算灵感。统观以上各点，“易道”作为第一主角的地位，已可确定。究竟第一和第二主角如何结合，就要从时代背景和作者的身份、职位等角度入手。

《易经》的主题哲理是和什么题材结合在一起的

第一主角一经确定，就能顺利地证明：一、作者是一个人，二、上经是周克殷的历史哲学，三、下经是作者的自传，四、作者是周文王“四友”之一的南宫括，他是西周的开国功臣，是周文王和周武王两朝的元老重臣。

以上的结论可能令人大吃一惊。我相信读者最

终还是会平静下来判断一下这些结论的可信性，看一看是否有足够的证明，是否可能有另外的一些意外情况导致以上结论的崩溃。从哲理和科学的角度看，能否有其它相平行的结论。这就是说，首先要看看这个结论的根基巩固到什么程度。

在进入较乏味的论证前，让我们追溯一点《易经》产生时期的文化背景。

在《易经》作者时期的周族，不会像希腊人那样思考问题。古希腊人公认哲学是一门独立的学问。历史学家或科学家们在应用哲学去解决问题时是自觉的，他们必须遵守哲学界的公理。如果他们要将一些哲学观点“发展一下”才用于本科的研究时，必先作一点专业的哲学推论。这是他们的“游戏规则”，此习惯部分地延续至今天。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发展哲学观点去研究问题时却有很大的自由。中国古代从没有专业的哲学界，但中国人也会抽象地研究和继承上一代的哲理。时代距离越远，抽象程度就越高。自《十翼》和《道德经》问世以来，《易经》被继承时是采取抽象的形式的，因为《易经》似乎在周朝的藏书阁中，与世隔绝了几百年，最早的研习者也在《易经》成书数百年以后，社会和历史背景都和当时不同了。

欧洲古代之所以能产生独立的哲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频繁的民族兴起和没落。当一个新兴民族从已经没落或灭亡的民族中吸取文化精华时，是在不同的生活基础上继承其文化的，因而是极度

抽象的。这就形成哲学独立化的条件。在中国，继承古代人的思想文化，无论抽象的程度如何高，文化生活基础总是一脉相承的。于是在抽象的学习过程中，又渗入难以数清的有形和无形的具体继承。我们祖先将古代概念溶入具体问题时，例如孔子之礼教伦理道德学说，老子的小国寡民理想，孙武的兵法，韩非的政治策略，中医的经络学说等等，便不知不觉地将无数具体的东西带入各自的系统中。这是造成中国传统哲理水平很高，却未产生独立的哲学之一个原因。看来没有独立的自然科学，没有独立的数学也与此有着重大的关系。

虽然中国古代没有像西方那样的独立的哲学，但思想家在研究其前代有关哲理的著述时，还是带有很大的抽象性的。《十翼》的作者们在和道家讨论《易经》时，是相当抽象的。这就是说，他们没有将"易道"和作《易》时的具体情况完整地结合在一起去研究，这就很自然地得出《易经》是研究盘古开荒，万物的生成和演化及普遍的宇宙规律这一结论来。正是由于他们研究问题的"实用习惯"使他们忽略了首先应要求尽量恢复原著精神。就是说，他们的着眼点在于运用《易经》去启发和说明他们自己的学说。历代易学家多少都在这个圈子里打转，或许这是《易经》之谜延续了三千年的原因吧！

将《易经》原著的精神复原后，便发觉作者从时代和人生经历中，逐渐形成一个贯穿于历史事件之中的令人尊敬的崇高概念，作者只不过将这个概

念和历史人生事件一同表述出来。因此，历史和人生演化机理是《易经》的“第二主角”，而“易道”自然地成为《易经》的“第一主角”了（作者心目中或许没有“易道”这个词）。

怎样再明确“易道”是第一主角呢？首先要清楚地区别《易经》和《易传》。《易传》是抽象地继承和发挥“易道”，而两者的“易道”却有所不同，两种“易道”包含的范围也有所不同。

从周初的情况来看，教育和写作事业都是朝廷的专利。作者是周族领导层成员，极可能亲身参与策划和指挥伐纣大业，于是作《易》者和读《易》者就有了共同的语言。后世的人因没有这种共同语言，如果又不认真追寻作《易》的历史背景，当然无从掌握原著精神。我们把作者和他的时代背景以及他们的共同语言结合起来，就可看到作者心目中的“道”是非常具体的。“道”首先是存在于他所见所闻的现实经历中，是历史的一部分，作者只不过如实地把它们一同反映出来而已。作者发觉“易道”是历史和人生的精粹，因而他主要地不是写具体历史，而是通过历史材料，把“易道”突出地表述出来。于是书中就尽量少用具体的人名、国名、数字和年月日等。他亦没有将“易道”当作哲学范畴，抽象地推论其内在逻辑；甚至没有论证其和别的哲理的联系，例如没有说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关系，没有讲阴阳和“易道”的关系。作者和当时的读者有着共同的语言，用字当然非常简化了。后来者如《易传》、

《道德经》等所阐述的哲理，就比《易经》原文进一步地抽象。这是因为他们之间缺少了那种共同语言，只能抽象地理解。他们可能又乐于回避原著的背景，使之更容易溶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中。

现代人要求追寻原著精神，就必须复原这共同语言。要复原当时的语言并不太困难，近代对商周历史的研究成果，几十万片甲骨文资料，以及丰富的出土文物，对当时震动人心的主要事件还是有迹可寻的。

今天六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都有着八年抗战的共同经历，他们与年青人在这点上就没有共同语言，这是代沟的主要原因。二十世纪除抗日外还有不少历史大事，虽然如此，抗日经历还是非常突出地刻在那一代中国人的心上。在三千年前的周族，历史大事几乎集中在周克殷和武王伐纣这两个问题上，尤其是那曾参与策划和执行的领导层，其刻骨铭心的程度可想而知。从周朝的《尚书》和大量出土文物的文字上，也可发现这种心态。如果在这圈子里，有人要写作历史上第一本能留存于世的书，一部涉及历史、人生、变易的书，还有什么题材优于这个题材呢？当然作者可以取材于更长远的历史，将周克殷史作为其中一小部分，目的是为了说明一个盘古开荒，生养万物，传之于千秋万代的原理。可是"易道"本身着重研究连贯、演化和波浪起伏性，这决定了题材也要与之相匹配而周克殷历史本身的机理显然占压倒性优势。因为从宇宙和社会发展史取

材，不但资料缺乏，而且连续性不足，演化性显得抽象，波浪起伏性更是模糊。作者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呢？越到近代，越有丰富的材料写宇宙发展史和社会发展史。以三千年前的资讯水平又怎可清楚地分析远古史呢？除非他是天外来客！古代如希腊当然也有宇宙观，但那时人们不是用神话或宗教形式来表达，就是用一些相对零碎的抽象观点。而“易道”是不能零碎的，它必须取材于一些本身也逐渐变化的东西。是否可以说，中国人能够如此早就不依靠宗教和神话，表述了一个可发展成更宽阔领域宇宙观的“易道”，完全因为中国三千年前曾发生了一次精采的革命。这次革命的深广程度是世界其它地方如欧洲等未出现过的，因而中华文化能领先几千年是有着非常明确的根。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去追寻这个根。

《易经》的取材全不出殷周之际（《既济》卦中高宗伐鬼方是唯一较远离武王伐纣的事件，但也是殷周之际的边缘）。有些人可以依此得出大禹治水、商汤革命等只是后世托傲的结论。实际上《易经》未取材更远古的历史材料，不等于在那个年代连这些传说也没有。恰恰相反，这证明了作者取材严格地限制在他亲身经历、所见所闻的真实事迹，排除了神话和古代传说。我不相信作者会闭门造车，靠想象去创造一切。周克殷这一重大时代的变易机理已完全足够表现“易道”，不需要创造或借用一些神化的东西。取材之局限性并不排斥后人将“易道”演

绎成更普遍的统治着自然万物的哲理，根本不用一开始就取材于广阔无边的宇宙和社会发展概念。如果《易经》一开始就取材于那些东西，“易道”必然变得空洞、死板和乏力，这刚刚是“易道”的反面。有不少迹象显示，以中国人的传统习惯，首创的思想体系多是采取很具体的形式。《易经》之前，恐怕没有什么成熟的思想体系可供作者抽象地去继承。在《易经》之前只有极少的散文和诗歌，没有什么长篇著作可供参考，而筮书可能是唯一可参照的格式。古代的筮书已全部佚失，而《易经》却将古筮书的一部分保存下来，这个格式又足够人们占筮之用。这是一些人始终认为它是一本筮书的原因。

我们不要因《易经》的产生是在有限的历史背景下而觉得有所失；不要总是认为孔子和诸子百家的思想背景是有限的，而《易经》的背景是无限的。如果坚持这种区别，就是把不该神化的地方全都神化了。如果这样做，《易经》就永远只能让专家们随意演绎，一般人一生也没有资格亲自去了解它。

一个简化而全面的论证

一个新的结论，必须要经受严格的考验才能站得住。那么验证的标准是什么呢？首先应清楚地交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解释，然后要考虑到有没有其它的解释可能导致这一论证之崩溃。因为结论是有关殷周之际的历史和南宫括的生平，在往后的逐字逐句的白话解说中，无论从时间顺序，历史性的称

谓，大小事件都要和历史记载完全吻合。其所反映的哲理亦要符合殷周之际政治斗争的现实观念。例如天命观、改朝换代观念、时代思想特征等等，都要和历史现实对照。总之要完全解决以上的问题才能令这个新结论成立。

现在开始依照上述的要求去论证。读者们不要害怕论证会太繁琐，因为很幸运，我们找到一批有力而完整的信息，可以作出简化而确实的论证。这就是从“悔亡”一词的分布规律，全面打开这三千年之谜。这部分论证只有两三页纸，可免却大量的繁琐推理，而论据是无法怀疑的。可是，不可避免地要去看一看令人讨厌的统计图表。

请看下面的吉凶判辞统计表：

	上经	下经		上经	下经
(1) 元亨 *	9	2	(11) 吝	10	10
(2) 元吉	7	8	(12) 贞厉	4	4
(3) 亨	16	17	(13) 吉	42	44
(4) 无不利	8	5	(14) 厉 *	5	14
(5) 无攸利	4	6	(15) 悔	3	3
(6) 利××　　26		22	(16) 无悔	2	5
(7) 利贞 *	8	15	(17) 悔亡 *		19
(8) 利××贞	8	5	(18) ×咎	47	50
(9) 贞吉	15	19	(19) 凶	17	28
(10) 贞凶	3	4	(20) 大吉 *		5
			总数	234	285

二百三十四和二百八十五的比例，很接近三十卦和三十四卦的比例。运用判断词频率的习惯如此

接近，否定了上经和下经因出于两群不同作者之手而造成十九个“悔亡”只出现在下经的可能。

在二十种判断辞中有十五种相当平均地分布在上下经之中，只有五种（有＊者）在某部分出现特别多，这可以略加解释。“元亨”在上经出现较多，也许这是形容民族开元通达之词。“利贞”在下经偏多，也许有忠诚地干之意。“厉”有点个人历险味道，因为上下经与之有关的取象或真实主角都是个人，自然以下经为多。“大吉”因次数少，又有“元吉”之类代替，不明显说明问题。剩下来的是“悔亡”一词，这是揭开《易经》之谜的重要信息。

在上下经同出于一组作者的情况下，十九对零的比例极度违反或然率，这否定了集体创作的任何可能性。因为无法想象一班人能统一意见地创造了“悔亡”一词，并同意全放在下经之中。很自然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必有一个人刻意创造了“悔亡”一词，带有特殊含意，使之只能应用在下经之中；并且，在成书以后，没有人曾加以改动。因为如果一加改动，就很容易让一些“悔亡”走进书中的前半部，如马王堆帛书一样。

“悔亡”有特殊含义，并不是“有悔”或“悔”的反称。文中六个“有悔”或“悔”的后面爻辞，完全没有“悔亡”后随着。

再从另一表中看到，至少有十四个“悔亡”的前面，明显记述着一些不吉利的事情。例如“往吝”、“浚恒”、“羝羊触藩”、“晋如愁如”、“晋如鼫

鼠”、“初登于天，后入于地”、“臀无肤”、“匪孚”、“厉熏心”、“频巽吝”、“丧其资斧”、“苦节”和“濡其尾”等；几乎都是一些尴尬或声誉受损的事。这些事引起心情动荡，而“悔亡”就是往后的心情平伏（不是后一爻辞，就是隔一爻辞）。

(1)《咸》 九三 往吝。九四 贞吉。 悔亡。

(2)《恒》 初六 浚恒，贞凶，无攸利。

九二 悔亡。

(3)《大壮》 九三 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

九四 贞吉， 悔亡。

(4)《晋》 六二 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

六三 众允， 悔亡。

九四 晋如鼫鼠，贞厉。

六五 悔亡，失得勿恤。

(5)《家人》 初九 闲有家， 悔亡。

(6)《睽》 （睽卦本身不利情况）

初九 悔亡 丧马勿逐自得。

九四 遇元夫。

六五

(7)《夬》 九四 臀无肤，其行次且。 悔亡。

		牵羊	悔亡。
(8)《萃》	九五	萃有位，无咎。匪孚，	
		元永贞，	悔亡。
(9)《萃》	利贞，		悔亡。
	九三	征凶，贞厉。萃言三	
		就，有孚。	
	九四		悔亡。
(10)《艮》	九三	艮其限。列其夤。	
		厉熏心。	
	六五	艮其辅，言有序，	悔亡。
(11)《巽》	九三	频巽。吝。	
	六四		悔亡。田
			获三品。
	九五	贞吉。	悔亡。
	上九	丧其资斧。贞凶。	
(12)《兑》	九二	孚兑吉。	悔亡。
(13)《涣》	(涣卦本身之不利情况)		
	九二	涣奔其机。	悔亡。
(14)《节》	上六	苦节，贞凶。	悔亡。
(15)《未济》	初六	濡其尾。	
	六三	未济征凶。	
	九四	贞吉	悔亡。

从表中不但看到“悔亡”之前那些引起心情懊悔的事件，而且看到绝大多数“悔亡”都是由一些主观努力、刻意的自我安慰、坚持原则或等待时机情况之类而达到。这一切都清楚地说明爻辞之发展是高度连贯性或因果关联性的，绝不是琐事的辑录和结果。爻辞的连贯性，亦为大多数卦的判断辞能够化为各种几何波型提供了依据。

单从这十九个“悔亡”连接而成的十九次心理波动，已可清楚地看到“易道”如何巧妙地和人生经历结合起来。这一类型的波动只出现在作为自传的下经，上经则一个也没有；可见上经与下经之区别，就在于历史材料和人生材料之区别。在周初，历史选材必然避免不了以周克殷作为主导题材。下经作为自传已占了三十四卦；余下三十卦的上经要表现连贯性的历史哲理，取材就被限于高度集中的一段历史。这段历史必然是作者生前亲身经历的。或许这就是将“三监之乱”及其后的西周史排除出《易经》的原因。另外，从十九个“悔亡”式波浪看到下经是作者自传，因而“王”、“公”等只是作者对上级的称谓，而不是其它；作者的地位大抵可以确定。

第三章

进一步的具体论证

第二章的论证虽然简短准确，但缺乏丰富的具体内容。通过以下的论述过程，读者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易经》之谜打开的过程，看到更多关于《易经》的各个方面。

将集体创作或编纂的各种可能性排除

这是最可靠的论证个人作《易》的方法。这里的个人创作是指卦序、卦画的排列、卦名含意之创新，以及卦辞和爻辞的写作这一范围而言；但是不包括八卦的创造和六十四卦的组合。当然更不包括《十翼》或《易传》的写作。

从“悔亡”一词看到的心理描述意义和其分配规律，从卦画之排列和严格的卦序，更重要的是全书明显地贯穿着一个中心哲理看来，《易经》本文是个人的写作已有了非常有力的证据。当然要形式上的绝对确定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这就是要将所有

集体作《易》的可能性逐一否定。这种否定之所以可能，则是因为《易经》确是一人所作的事实存在于历史和原著之中。

集体作《易》的各种可能性如下：

同期的集体
- 一、民间之大集体
- 二、由朝廷领导的大集体
- 三、由一高官负责的集体
- 四、三两知己的民间创作
- 五、三两高官的集体创作

不同期的集体
- 六、中心哲理的发现者在前，而又是周克殷的经历者
- 七、中心哲理的发现者在后，而又是周克殷的历史经历者
- 八、中心哲理的发现者在后，周克殷的经历者在前

从第四章的白话解说中，我们将会毫无怀疑地看到，文体之高度统一，遣词用字的一贯性，及其对周初字词的另辟新意中，令人清楚地感觉到作者确是一个人。为了慎重起见，只有不厌其烦，逐一否定每一种集体创作的可能性。

集体作《易》有两大类可能：一是同期的集体创作，一是不同时期的长期编纂。同期的集体可以分为大集体和三两知己的小集体。大集体可以是由朝廷领导的写作班子或学派的研著。后一种情况在

周初是不可能出现的。在朝廷领导下的写作班子中，执笔者处于非常为难的境地。可以肯定，他只能写出官样文章，不可能随意发挥哲学观点去评价历史，指导后人。众所周知，在王公大人等意见支配下，执笔者的自由极为有限。从书中的“王”、“公”和“主人”等称谓，已可否定作者是一公侯贵族。同样，可以否定由王公大人授意，其他人执笔的情况，因为这个执笔者亦不可能自由发挥新观点。王公大人如只是作为读者而不参与写作对作者的制约当然完全不同。如果定稿者是史官之首之类，这和个人创作并没有多大区别。因为那史官的下级的意见对其上级毫无制约作用，只有遵照上级的意见才可以表达出哲理的连贯性。这就是说，上级可以自由加进自传成分而不需担心反对意见。至于哲理，也只可能是那上级心目中的哲理而已。

如果不是由朝廷指定，而是由三两志同道合的高官共同创作的话，这就要求曾经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无论在思维方式、写作方式、宇宙观和历史观方面完全相同的人，从而决定或制约将自传写进《易经》。不用说，这样的两个人在古今中外恐怕也是难以找到的，只是集体作《易》论者的主观臆造而已。《易经》这样一本有宽广历史哲学观、一部最早的首创性的巨著，要共同创作而不产生争论和妥协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并没有发现有这种争论和妥协的痕迹存在。

不同年代的作者，不会出现身份地位的干涉的

问题，也不会有争论和妥协；但要解决谁是“易道”的主要发现者。如果“易道”的发现者在前，后来者是多余的。这位后来者的创作只会破坏前人所写的主题哲理，而我们实在看不到这种破坏和贬低原著精神的痕迹。的确，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易经》是把“易道”表达得非常清晰漂亮。在明晰的“易道”之下，那位后来者如果欣赏前者并有什么新的观点要发挥的话，他为什么不另写文章呢？如果他这样做了，可能就是早期古本《易经》的写作背景。

另一个可能，如果主要哲理发现者在后，其中只可以有一代人是周克殷的经历者。当哲理的发现者和周克殷的经历者不是同一人，而且是后一代的人，那么前一代人就不会写出什么相对重要的东西，他只能写出《易经》之前的筮书之类，既没有“易道”，又没有周克殷的历史机理和背景反映。那后来者，“易道”的发现者将采取其格式，重新填上卦爻辞，就是今天所见的《易经》。这里可以看到，《易经》和古筮书的可能关系。

最后一种情况：周克殷的亲身经历者和第一作者在前，“易道”的发现者在后。这样的组合出现一个矛盾，一个后来者，没有经历大时代的变易，又处身于信息极不发达的社会，很难和周初领导层有共同语言，怎么能写出感同身受的比前代人还要丰富的前代哲理?! 还有，他既然着眼于周初的历史大事，又为什么不反映三监之乱、周公辅政、周公东

征和制礼作乐等重要史实呢？

总之，任何集体作《易》的假设，都比个人作《易》产生更多不可解决甚至难以理解的问题。往后，当我们在第四章的白话解说中，看到对这四千九百多字的详细分析，看到作者用字之严谨，用比喻的统一，词义的统一，对殷周之际史料和机理的掌握，对推动周商斗争发展的策略的了解，对商朝还有的一点尊敬态度，对新建立起来的周朝是否能巩固的忧患意识，对周文王的亲密关系，对周公辅政和三监之乱却完全无知，对周兴商亡过程中重要人物的称谓的阶段性变化等等，在在说明他的确是经历此一大时代变易的人。当人们看完这微观分析后，就不需要再纠缠于那些形式逻辑的争辩之中。

上经是周克殷历史机理之描述

为什么三千年以来，从没有人认真地去追寻《易经》的产生背景呢？这或许因为大家都共同去维护《易经》的至高无上性。《易经》被“捧上神台”，可能是诸派的共同要求，他们需要有一个完美无瑕的理论归宿，也许是历代皇帝们不希望有一个革命的改朝换代的哲学出现。起义的农民也没有这种企图，因为在理论上，没有办法战胜保皇的易学家，不如简单地引用一些“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实用口号。历代的新朝创始人不会繁琐地建立一个为日后带来麻烦的理论，不如另找改朝换代的理论依据。注意到武王伐纣的历史事迹远没有如《易经》原著

精神那样起长期深远的现成革命刺激。况且伐纣的历史问题已经被无数学者的解释所冲淡。例如“只闻诛一夫，未闻弑君也”之类。以上一切都有利于封闭追寻《易经》背景的道路。虽然是有猜想成分，用意在说明此事决不是无缘无故的，直至辛亥革命之后，才有人从现代的角度做这种尝试。到目前为止，只有五个人发表过《易经》是写历史的见解。他们之中只有胡朴安先生写了一本《周易古史观》，尝试逐字逐句用历史的观点去解说卦爻辞。

早期尝试的失败，主要原因还是不能将六十四卦顺序地和历史资料对上。不能对上的关键是不能将上经和下经分开，尤其是不能接受下经有作者自传成分这一“离经叛道”的结论。

解决上经的关键是在《临》卦上。只有将《临》卦解为伐纣成功，西周建立，武王登基大典的历史时刻来临，《易经》才能和周克殷过程完全地吻合。一个“临”字，在周初领导层心中是很明确的指称。这是他们经过多少血泪，多少曲折，奋斗了多少年，等待多少年的历史性的一刻。后人则因缺乏这种心情和共同经历而对此卦不能理解。

《易经》作者因有丰富的数学知识，喜欢用卦画对称、文字对称、整齐和极有心思的格式去加强其表达。从这里可以帮助我们去寻找原著精神。

六十四卦中，只有《乾》、《屯》、《随》、《无妄》、《革》和《临》六卦的卦辞有“元亨，利贞”连续词。《屯》、《随》、《无妄》和《革》卦的卦辞中还

有“勿用”，“不利有攸往”，“无咎”和“悔亡”等判断词跟在后面。这些辞和“元亨，利贞”四字有着同等的层次，因而是对它们的限制。《临》卦的“至于八月有凶”是一句很具体的词，和“元亨，利贞”四字有着不同层次的意义，于是对它们不构成限制。不受限制的“元亨，利贞”只有《乾》和《临》二卦。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临》卦的重要意义。

“至于八月有凶”一句有三处和全书风格相矛盾的地方。（一）全书只有“一、二、三、七、九、十”六个抽象性、哲理性数目字，完全没有“四、五、六、八”另外四个具体的数目字。这是作者决心将《易经》写成哲学书的证据；而《临》卦的卦辞则是唯一的例外。(二)全书只有作为月亮的月字出现过，完全没有作为月份的“月”字出现过，《临》卦是唯一的例外。（三）六十四卦中只有这一卦有“凶”字跟在“元亨，利贞”后面，是一极不协调的安排。以上三个例外使人猜想：莫非这句话是后加的吗？

我们知道，武王在克殷后二年十二月死去。在此之前曾患有重病。据说周公愿意以自己身体去代替武王受病，不一会，武王竟然好转了。在武王突然病重时，群臣大惊。他们是恐怕刚刚建立起来而又未巩固的周朝会被推翻。当时周公除表示以身代替武王外，暗地里是作好自己暂时称王以稳定局面的准备，可见当时形势之危急。其它开国功臣又有什么对策呢？他们都是身经百战、足智多谋之士，不

会袖手旁观的。作者又做了什么呢？原来他马上将自己一生的经验和商朝灭亡、周朝经历曲折的奋斗而得天命的道理写出来，以告诫新一代的周朝官员。其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将艰苦地建立起来的周朝延续下去。在此卦辞中看到武王是从八月起患病的，《易经》写作应在此时，完书后武王才死去。这就是为什么全书只有忧患意识而没有哀伤之情，且充满巧妙机智、漂亮得意的用词和比喻。在武王驾崩期间，其社会气氛是不容作品有这样的情调的。但在完书之后不久，武王随即死去，于是作者就在描写武王登基的《临》卦卦辞“元亨，利贞”后加上“至于八月有凶”一句，就出现了以上所述的三个不协调的地方。武王未死时，作者决不会写进这句预言武王必死的文字。武王死后，南宫 括也在三监之乱前后去世。其后，或许由于三监之乱、周公东征等长期战乱，《易经》被搁置在西周的藏书阁中，没有达到告诫当时的年轻官员的目的。直至西周末年，《易经》才因天子权力衰落而留存于世。这也许是“谜”产生的原因吧！这一曲折经历，反而使《易经》对后世产生作者所意想不到的巨大影响。

作者经常在描述一些非常吉利的事情中加进一些不吉利的对称事件，目的是提醒人们注意不要乐极生悲，亦是为了表达那波浪起伏原理。他加进“至于八月有凶”一句，亦可对称武王二月登基的极吉利时刻，只是用词太具体，太对立罢了。

《易经》的主题思想是“易道”，因此六十四卦

中大都是描写大时代中的小阶段的变易过程。当然，其中也有些卦是分析几类情况，分析几类策略的好坏，例如：《噬嗑》、《观》、《艮》和《渐》等。可是《临》卦的爻辞非常简短，没有如《渐》卦中的“鸿渐于木，或得其桷”的分析词句。《临》卦如此简短的爻辞又怎能分析六类情况之好坏呢？“咸临，咸临，甘临，至临，知临，敦临”六爻的分析几乎只在一字之差上，前面两个“咸临”根本没有区别，所以《临》卦应是和大多数卦一样，是描写过程的卦。

如果除去那些极偏的解释，从原著用字中找到：《咸》卦的多个“咸”字，本卦卦辞中的“至”字，从《节》卦中与“苦节”对立的“甘节”的“甘”字。（著名的毛公鼎中有：“……配我有周，受大命。……，临保我有周……”）（岐山出土的大盂鼎也有：“文王受有天命，在武王……，故天翼临子，法保先王，□有四方。……）只此两例已可看出“临”字在周初总是和天命，和周克殷有关。“临”字在今天来说有从上观下，到临，君临天下，降临的意思。历史上，武王登基的一刻，情境竟然将四个意义全统一到一点：武王在上座观看下面群臣伐纣成功终于来临，武王君临天下和此是上天降临给周人的任命。作者如此精采地写出此卦，是和他对此事的高度尊敬有关，是和武王登基大典时，万众一心的感染力有关。我们如曲解了此卦，实在有愧。

《临》卦爻辞如此简短，不但说明了非分析几类情况外，还反映了那一特别时刻来临，无声胜有声，

少言胜多言，一切都不用多说了的心情。

解《临》卦的关键还是在“六三：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上。什么事件对周族来说是“甘临”呢？不言而喻。如果将“甘”字解为“箝制，压迫，厌，利用甜言蜜语”等，就是为了回避下一句“无攸利”。“甘”字原来是非常简单明确的，而且《节》卦就有和苦相对的“甘”字，为什么要找相反的意思呢？如果恢复原著的用语，明白了《临》卦的背景，就很自然地理解此卦的意思。

为什么作者在“甘临”后面加上“无攸利”呢？这刚好表现出他对“易道”的充分掌握。在历史最美好的时刻，在胜利成功之顶峰，在总结了商朝从“高宗伐鬼方”的高峰跌下来的历史经验，而周族正像走进一个高峰时，作者表现出一些忧虑是很高明的。对于领悟历史起伏哲理的他自是很自然的反应。历史上，武王登基后，面对比成功前更多的问题，竟然使武王夜不能入睡，这是“甘临，无攸利”的写照。我们看到他又不是对胜利毫不在意。他在《临》卦的其它爻辞中已足够说明此卦的吉利性。只是作者能在一片吉利声中保持清醒。“无攸利”只代表他看破世情，没有被冲昏了头脑，说了些低调的话语，而且是在最美好的“甘临”后面说的。毕竟“甘临”之早期高峰并不能和“高宗伐鬼方”的最后高峰等同。作者也意识到周朝并不会这么快就走下坡路，所以仍说“既忧之”，还是“无咎”的。（《尚书·召诰》中有“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

疆惟恤”，看来召公和周公亦有类似的心情。）

作者的“既忧之，无咎”有后面的卦可对照。果然在《临》卦之后有《剥一二三》和《复一二四》，和以上《临》卦的词句完全对称。如此一来，“甘”字就不用解为相反的意思去回避“无攸利”一句了。

在“六五，知临，大君之宜，吉”中，进一步说明《临》卦的性质。此卦无论如何不可能是描写商王的。就是在《泰一十一》、《否一十二》、《蛊一十八》和《既济一六三》中，商王都是以没落者出现。这里的“大君”和其它地方的“大君”有所不同，是对武王的指称。殷周之际，有大商的大君在，周人的领袖是不会自称“大君”的。只有待周武王推翻了以前的“大君”，自己坐上了“大君”之位，才有可能自称为“大君”。

作者的安排如此严密，将《易经》解为历史哲学必然要接受六十四卦排列次序和历史上一切时间性信息全方位的检验。当然，被抓到辫子的可能性极大；如果这结论是虚构的话。

上经有三处出现“大君”的称谓。如果在《临》卦前有任何“大君”明确指周领袖，又或在《临》卦后，有任何“大君”明确指商王，则历史顺序的假设就会陷入危机。很幸运，这种情况完全没有出现。

《复一二四》的“以其国君”和《离一三十》的“王用出征”的称谓也是非常合乎时代变化的。在《临》卦前，周领袖被称为“伯、公、王、君子”，

《临》卦时称为“大君”。《临》卦后称为“国君”和“王”。这是因为《临》卦时的“大君”是一个“大君”代替另一个“大君”。西周建立后，至少在理念上统一了全中国。周天子分封诸侯，不沿用“大国”、“小国”的习惯，大君称号便成为历史名词了。不同的三个时期，有三种不同的称谓，不会倒转。这不说明《易经》的时序性和历史的时序性高度吻合吗？

最后一点：下经有五处出现“公”，四处出现“主”。上经除《大有一十四》有“公用亨于天子”一句外，其余没有什么“公”和“主”。《大有》卦的“公”明显地相对于“天子”而言。在大量的“大君”、“大人”时区中的“天子”自是商王，而“公”就是曾当上“三公”之一的周文王、周方伯或西伯是也。下经中没有什么“大君”或“天子”出现，因而下经中的五个“公”只是大量的“王”——周族之王的臣子。“王用亨于……”是指王进行祭祀。那么“公用亨于天子”也应是指“公”在进行祭祀。但历来被解为“公侯享用天子的赏赐”，总是将这里的“用亨”作特殊化解释。也许这是要回避“天子”这一自周朝以来被作为当今生存着的君王，不可能接受人们的祭祀。《史记》说到周武王克殷后，自称为王，除去商王自称为帝的习惯。自此帝又回到天上，成为先帝的等同称谓。直至秦始皇，帝又回到地面上。《易经》成书或许早于将“天子”固定化为地面上的王之时。当时的“天子”极可能也和

帝一样，同时可指先王。至少在作者心目中“公用亨于天子”就是指作为“三公”之一的周文王，有资格祭祀大商的祖先。上天的儿子们，而“小人弗克”就是指周文王的政敌反对无效。

从宏观来看，《临》卦前有《同人—十三》、《大有—十四》、《谦—十五》、《豫—十六》、《随—十七》、《蛊—十八》等卦，这又和历史上的周文王会盟诸侯伐犬戎，天下三分有其二，对商明臣服暗作征伐的策略，周族伐纣前的喜悦气氛发展到武王进军伐纣时之高涨士气。武王观兵孟津，和商纣的腐败等完全对应。《临》卦后有《观—二十》、《噬嗑—二一》、《贲—二二》、《剥—二三》、《复—二四》等卦，亦与作者参观武王登基大典，克殷后制定刑法镇压顽殷，周兵入商都后的财物收获，以及由此而来的早期腐化，和其后的纪律恢复，一切都和历史资料和发展规律相吻合，是不能编造出来的。这种吻合就是前人企图将《易经》解释为历史时所渴求而无法达到的吻合。《易经》六十四卦和历史资料的顺序一旦能对上，人们就要重新考虑这个解《易》方向了。

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和“易道”相吻合的事件，其本身也有着丰富的演化动力。如果《易经》一开始便从开天辟地、人类发展史的角度出发，恐怕《易经》的主题哲理绝不会表述得如许生动。

《临》卦前后十多卦一经定位，上经差不多可以解通了。历史上有这么多易学家，不是完全没有人

企图从历史去解释《易经》的。例如《易传》在两千多年前已提出了“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邪”，“当文王与纣之世邪？”司马迁也说过，作者可能是周文王，又有人说周公也曾参与。这说明很早以前已有人猜测到《易经》是和武王伐纣有关，其作者是周初高层领袖。自此以后，没有人再前进一步。这可能是《易传》所作的权威注解，排除了其他人进一步追寻原著精神的任何尝试。到五四运动后，疑古学派又将《易经》视作迷信书籍。更有甚者，当几十万有字甲骨片出现，人们便毫不怀疑地将《易经》等同于那同期的甲骨文迷信文化。新时代的学者不是没有人企图从历史的角度去解释《易经》，但他们不是将上下经都当作历史就是将上下经都当作自传去解释。这样，自然没有成功的可能。至于前者，始终解决不了周克殷后，特别是周公制礼作乐，三监之乱，周公称王或亲政，周公与成王的紧张关系，甚至西周中后期的任何历史事迹和《易经》的关系。如果历史材料和《易经》卦爻辞有一点不吻合，其解释自然不能成立，更何况这些解释实在有太多矛盾之处，人们自不会进一步去研究。

要将《易经》解释成历史和作者自传，就要从多得数不清的可能角度，接受历史资料的检验。一点可疑的矛盾也能导致结论的崩溃，这是最残酷的验证。可是真相是不怕怀疑的。这个新的结论不但从宏观、而且在中观和微观，甚至逐字逐句都可和

周克殷史料印证。书中所表达的哲理又可和当时的观念，以及微妙的历史机理完全吻合。书中的“君子、大人、小人、公、王”等竟然可以找到所指称的历史人物！

这些资料吻合至如此惊人的程度，结论当然不用怀疑了。这个结论就是要将上经和下经区别开来，上经是周克殷的历史，下经是作者的自传。这样，《易经》才能和历史对得上。这种区别也不完全是创新的见解。自古以来，上下经常是被认为包含国家大事和人生哲理两个方面，或是作为“为君之道”和“为臣之道”来对待。只不过从没有人将之作为历史哲学和自传式人生哲学来理解。看来这种解释，迟早也会有人提出来。历史时势发展到今天，古代信息应该有足够的复原条件。

上下经有明显的区别，当证实下经是作者自传后，从这种区别中，亦可倒转过来，反证上经是周克殷的历史。这是论证全书的另一种途径。

下经是作者自传

证实了作者是一个人，就为自传的结论扫除了反证。当我们了解到作者是南宫括这样一个能独当一面的文官之首以后，自会明了他能个人决定写作《易经》而不需要由更高级的大人批准。当时所谓王公大人，亦是作者的晚辈，决不会对他怎样写造成制约，下经是自传之说自可站得住脚。当然，由假说至结论，还要进行严密的检验。

当我们分析上下经的区别时，常要将《乾》、《坤》二卦和《既济》、《未济》二卦除开。此外上经在《临》卦之后，作者作为内政重臣，又以个人的影子来描述西周初的一些国事。因此，由《观一二十》至《离一三十》十一卦，除反映克殷后的历史外，又是作者自传在伐纣后的延续。《离一三十》是他一生最后的一卦。在进一步区别周克殷历史和自传时，要注意这十一卦的重叠特点。这里要论证的，当然包括这一内容。

在上经中，我们看到不少有关国家民族、战争结盟、朝代兴衰、行师征邑国等描述。而下经中却有大量的有时甚至是强烈的关于交友、退隐、晋升、家事、孤立、臣子之困境、升职、旅行、求晋见、取悦人、节制言行、巩固友情等个人事迹、个人境况的描述。那是较为公认的上下经的区别。关键是我们将此区别解为抽象的零碎杂烩，还是具体的、连贯性的事理反映。

上经和下经的区别除以上所述外，还有以下几点重大区别：

（一）在克殷的《临》卦前，有三个出现“小人”的地方，其全部的直接对立者是“大君”，“开国承家”之新君，“大人”，“公”和“天子”。在克殷后的《观》卦后及下经中总共有六次出现“小人”，在同一爻辞中，其所有对立者都是“君子”。《既济》卦亦有一“小人”与“高宗”对立。可见自传区域和周克殷区域的“小人”完全有不同的对立

主角。前者是作者的政敌，后者是能亡国的权臣，如崇侯虎之类。

（二） 在统计图表中，上经的“君子”和“有孚”之出现规律是基本分开的，没有必然的关系。下经中，特别是作者在伐纣前的区域，六个“君子”的出现，都受十二个“有孚”衬托着。这是反映了作者要有信心地自称君子时，先要取得人们的信任。其中下经连续十四卦完全没有“君子”称谓出现过，只有两个“有孚”，因为那是作者改革失败后的艰难时期，没有心情自称“君子”。

（三） 上经的卦辞中有五个“元亨，利贞”。下经只在作为人事制度改革的《革》卦中，才有唯一的一个“元亨，利贞”卦辞。上经有九个“元亨”，下经只有两个“元亨”。一在《革》卦，一在《升》卦。“元亨”因有开元通达之意，较为适合描写国家民族之形势。

（四） 上经有三处出现“利建侯”，三处“大君”，一处“天子”，一次“国君”，三次“行师”，一次“用师”，而下经则完全没有。这说明上经是从建国、殷周关系的角度，下经则是从个人仕途、周族内之事务的角度来反映“易道”。注意三处“利建侯”的出现都在《临》卦之前，因为克殷后没有《建侯》的必要。

（五） 下经有五处出现“公”，四处出现“主”。上经除“公用亨于天子”外，没有任何“公”和“主”的称呼。前面已解释了“公用亨于天

子”的“公”不是周族内之爵位。在下经中有大量的“王”，没有“大君”、“国君”、“天子”之类关于大国的王的称谓。“王”在下经中是最高的一邦之主，于是“公”就是周族内地位比“王”低的公侯。往后我们看到在周文王时期的“公”，就是虢叔，周文王弟。在《尚书·君奭》中，周公说有五位辅助文王的人，虢叔排名第一，跟着的是闳夭、散宜生、太颠，最后的是南宫括。南宫括的辈分比周公、召公和毕公还要高。南宫括尊称为“公”的人既是作者的提拔者，又是解救者和直接上司。下经中的五个“公”就是作者对上司的尊称。四个“主”亦是作者的主人。《坤》卦中的“先迷而后得主”，已说明此“君子”之上有“主”。这里的“君子”，地位无论如何也不到一族之长。总而言之，上经完全没有这些下级对上级的直接称呼，反映了上经与下经的性质的确有所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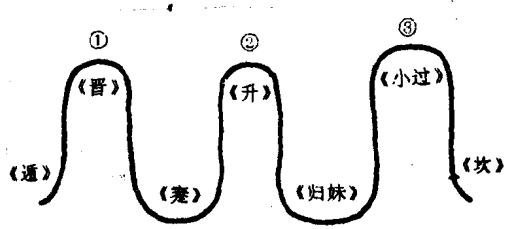
在确定上经是周克殷的历史哲学后，便发觉“易道”在那里和具体材料结合得非常有力、连贯、生动和自然。下经要有这种美妙的结合，就要适当处理大量的人生事件材料。作者有加进自传的自由，也有不加进的自由。可是作者要将这大量的人生琐事材料用“易道”串连起来，并且要和上经那样巧妙，只有以个人仕途的形式，才可和周克殷历史相匹配，集合众人之生活经历显然不能承担这个任务。只有以一个曾参与策划和指挥伐纣战争的开国功臣，其人生过程的连续演化，波浪起伏的曲折经历

和大时代的波浪是很接近的。此种材料才能和主题哲理相结合。三千年前的资讯极不发达，有关其他人的经历资料非常稀有，要创造一个戏剧角色是不可能的。相对于春秋战国，当时亦没有形成将自传写进“经”里的制约。当时根本没有“经”的概念。《易经》原只称《易》，“经”字是后人加上去的。作者是开国功臣，其一生的事迹反映了一个更为具体的周克殷历史的侧面，是整体和部分的完美结合。这个美妙的结合使人再不会介意他为自己著书立说了。往后我们将看到，他将自传写进《易经》的目的亦是为了将自己“无咎”的一生，将自己曾弃商投周并带兵伐纣的决定向子孙万代、向祖先宗族作个解说。那是一种诚意，一种虔诚的态度，而不像今天人们认为的，有为自己立传的意图。况且，以今人的角度看，我们从下经中还可看到周人在灭商前的内部政治经济情况，从而进一步了解周人能以小胜大的原因。

如果要和上经一样，去检验下经关于作者经历的细节当然是不可能的。虽然在明确表示了他是南宫括之后，可用殷周之际一个开国功臣，一个周文王四友之一，一个由商区的来投者及有关南宫括的少量资料去对照一下，虽然其中完全没有发现有矛盾的地方，毕竟他的资料和周克殷的资料相对来说是缺乏的。要进一步更确切地验证关于自传的结论，可从另一角度，可用普遍的仕途波折规律来对照一下，发觉作者竟然经历了一个三上三下的过程！

下经要表现“易道”，必然要表现波浪起伏。第一个升浪在《晋一三五》，第二个在《升一四六》，都较为明确。第三个是在《小过一六二》。所谓“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作者去求见其君，求见其臣，求的是什么呢？在官场中可能是有关升级之事。在微观论证中会看到作者从改革失败离开朝廷，后又回到朝廷，几经曲折，最后在那一对总结卦之前的《小过》卦中求取恢复原来改革前的职位。

三次升浪在波形上会有四个浪底，如



第一个低潮在《遁一三三》，第二个在《蹇一三九》，第三个在《归妹一五四》，最后一个在上经《坎一二九》，以自传顺序来说，下经《小过一六二》后应进入上经的《观一二十》。其间是伐纣。如果《遁》卦不算是在官场中的降级，那么他名副其实地经历了三上三下。

在三个浪顶和四个浪底的中间阶段，依然可以看到连续的发展过程。例如由《明夷一三六》→《家人一三七》→《睽一三八》→《蹇一三九》是逐步发展的，是真实生活的描写。在经历浪底后，由

《解—四十》→《损—四一》→《益—四二》→《夬—四三》→《姤—四四》→《萃—四五》→《升—四六》，以从低潮逐步奋斗后达到另外一个官场的高潮。诸如此类，我们看到的不但是波浪起伏，而且是连续演化。这贯串于上经三十卦中，亦贯串于下经三十四卦中。

作者是个成功的开国功臣。《坤》卦中的"黄裳，元吉"反映了作者的官职已位居极品。在此之前，下经记述了他的官越做越大。在《晋—三五》之前，看不到他有什么官职和政治作为，只可说在社会上建立了一点声誉，表现在《大壮—三四》卦上。《晋》卦应是从政的开始，因为后一《明夷》卦中的"南狩"是一次军事行动。行动的元帅是"主人有言"的"主人"。往后可以看到一个随便可发动战争征伐而又不是一邦之王必然是大商附属国中的贵族诸侯之类。此人将被征服者当作猎物一样地去"狩"，作者因"晋其角，维用伐邑"，而被迫参与这次吃力又不讨好的武装行动。在《睽—三八》中决定离弃这个主人及自己的故乡："睽孤"，"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于是投奔周文王——"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之后的《损—四一》和《益—四二》，是较大型的治国措施，裕民政策是也。施政的地方应在岐山，因在此之前的《解—四十》说道"利西南，无所往"。这个政策的后台支持者是"告公用圭"，"中行告公从"的"公"，虢叔是也。《萃—四五》是一次有周文王参与的伐蜀前的祭祀仪式。

作者知道“王假有庙”，所以对组织工作特别紧张。因祭祀在南宫括的控制下顺利地完成了，这给周文王一个深刻的印象。或许加上虢叔的推荐，于是有“升阶”，到朝廷直接跟随周文王。此卦对应了《坤》卦的“或从王事”。伐蜀成功后接着参与一次人事制度的改革——“改命”。在《革一四九》和《鼎一五十》中新的制度原已建立起来，可惜在“婚媾有言”，王亲国戚、贵族反对《震》的副作用，文王将新制搁置。作者曾极力劝《艮》，失败后自然要离开朝廷。于是就有《渐一五三》、《归妹一五四》和《丰一五五》三卦。他转到一“虽旬，无咎”的新主人那里暂居；在《丰》卦“六五，来章，有庆誉，吉”已说明得到复职通知，就在《旅一五一》中回到朝廷。之后通过《巽一五七》、《兑一五八》、《涣一五九》、《节一六十》和《中孚一六一》五卦，进见，庆祝复职，拯救一次周族涣散事件立了功，节制言行，巩固同事关系等努力而掌握时机。在《小过一六二》中提出完全复职要求。这对应《坤》卦的“无成有终”和“括囊，无咎，无誉”。荀子认为“括囊”是腐儒行为，恐怕他并不了解作者当时不得不节制言行的特殊情况。

我们看到他的官越做越大，参与施政也越来越广，表现出一个向上发展的波浪起伏过程：



《小过》卦之后，作者参与伐纣，成功后又进入上经的《观—二十》卦，这就是“黄裳，元吉”后的“龙战在野，其血玄黄”。商纣自焚而死后，他亲眼看到商纣被武王斩下首级后所流着的是经过焚烧的黑黄色的血。以前我们看到“履霜，坚冰至”对应着《咸》至《睽》到岐山前的八卦。“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对应着《蹇》卦的初到周邦时的“王臣蹇蹇”和“往蹇，来硕”。于是，《坤》卦每一字都完全被解通了。

再加上“悔亡”一词分布规律所证明的自我心情的描写，《易经》中有大量自传的成分便无需怀疑了。

上经和下经之区别，周克殷史迹和作者经历的区别虽然很明显；但这都是在同一中心哲理基础上的区别，在卦画、卦序排列统一下的区别，是在文体统一下的区别，不是说明有由两个作者完成的可能。因为如有后来者加进自传，那么他必须很好地承接全书的中心哲理，承接统一文体和用字等；我们看不到有这方面的痕迹。在下经中反映了大量克殷前周族内部的事件，后人加进自己的资料就会露出时代背景不对称的情况。这里不用大量举例，西周中后期的人决不会有这些克殷前的生活化的资料。

现在让我们详细一点说明怎样确定作者是南宫括。这当然要建立在我前一本书《易经之谜打开了》中白话解说的一点结论上。事实上，那不过是

本书第四章微观论证和白话解说的前身。

关于《易经》作者是南宫括的论证

首先从历史人物名录中逐步缩窄范围。《萃》、《升》和《困》三卦中，反映了他早期曾是祭师，在一次祭祀仪式中被周文王赏识，并且加以提拔，后来参与南征。这可能就是甲骨文中所写的伐蜀。无论如何，周文王是在被释放后才进行大量征伐的。从下经材料中可看到，作者也是在周文王被释放后，才逐步在周族中得到晋升和任用。他是两朝元老，却不像是主要武将。在克殷后直至《离》卦，书中表现了他仍工作了一段时间，亦没有任何迹象表示他曾见到三监之乱，周公东征和周公辅政事件。从《益》、《损》、《革》、《鼎》、《丰》、《剥》、《复》和《贲》等卦中说明他是主管经济的重臣。

在非姬性贵族的大臣中有：姜尚、散宜生、闳夭、鬻子、辛甲、太颠、尹佚、史佚、南宫括和宗祝。姜尚在被提拔后马上成为武将之首，散宜生和闳夭曾用计救周文王，这两人显然在伐蜀之前已是重臣，没有什么伐蜀前被提拔的情况。鬻子和辛甲大夫在很早之前就以大夫身分归附周文王，而且在伐纣时没有再在史书上出现，作为两代元老，史书在那时刻不会只提到其他人而遗忘他们，这表示他们已经去世或不再任主要职务了。太颠是商朝旧臣，尹佚在周朝的开国仪式中宣读策书，又未参与领导经济工作。史佚在周成王亲政时还曾出现。尹佚和

史佚（能不用扬音器在大会中宣读策书）应是年轻官员，所以大可活到三监之乱以后。宗祝是主祭之官，从周当时较成熟的官制中，应不会以主祭官来兼管经济。况且，繁琐的经济事务会有损其祭师形象。最后，没有矛盾的，只有南宫括一人。

武王克殷后，派亲弟去监视武庚，用意明确。命召公释箕子之囚，毕公释百姓之囚及表商容之门闾，两位贵族武将的任务就象征了周人对商纣用武是为了解除商民之苦，这样可减少商人对周族军队的恐惧。闳夭用计救周文王，对商朝廷情况必然十分了解，派他修商旧相比干之墓当然能办好。注意那时是周人刚取得天下，政权还未巩固，一切政策必须小心，并且要执行得成功，否则会破坏伐纣成果。事实上，周朝的政策是非常成功的。最后，宗祝作为主祭之官，当然要“享祀于军”。可见，武王这一连串任命和被任命者的能力和才干都非常相称，不是赏赐性的权力分配。同样，命南宫括和史佚展九鼎宝玉所反映执行者的才能更为明显。因为无论“展”或“迁”九鼎都有个复杂的搬动和摆置“工程”。如果由一些不懂文物艺术知识的武将负责，恐怕会损坏宝物，或会将九鼎方向和鼎的相互位置弄错。此外，有关妥善处理记录入册、保存和包装那样的工艺精品，也需要有文化艺术知识的官员去执行。在那敏感的政治时刻，周人必须小心地处事（《尚书》中到处都表现了这种小心翼翼的观念）。要令商朝臣民信服他们是有能力统治自己的得“天

命”者，必须派出有历史艺术文化知识的官员处理此事，决不能在商朝大臣之前表现文化贫乏。史佚是史官之首，联合其手下的文官，当然可以说称职。另一方面，也显出南宫括亦是这方面的人才。南宫括还要负责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救济殷民。此事迹在史书中屡有提及，因周人要表明革商朝的命是正义的事业。关于负责此项重要任务的人当然不能是一个普通的武将，他和手下都应有计算和记录各类财物的价值以及合理分配粮食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要公平无私，对部下能加以控制，防止重大侵吞事件。否则，只会带来更大的混乱，破坏伐纣的成果，动摇新建立的政权。从这里又可推断，南宫括应是位首席的资深经济管理官员，国库粮仓的“掌匙人”。众所周知，九鼎是政权象征，巡视九鼎的，是代表周武王的大臣，南宫括的地位是相当高的，而《易经》在各个方面都反映它的作者有这方面的才能、德行和尊贵地位。

作者会否名不见经传呢？从本身内容看，《易经》充满告诫口吻，一个面对大量上级的次级文官，难有像《易经》那样自由发表哲理观点的机会。商周期间的官员大致可分为四类：武将，宗教官，经济事务官和政治事务官。伐纣期间，政治事务就是与商斗争，所谓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武将和政治事务官有合并的倾向。例如散宜生和闳夭用计救文王，当然是政治事务官，史书描写克殷后，入纣宫时，两人皆执剑以卫武王。当时周公把大钺，毕公把小钺，

太颠也执剑。这些文武全能的人，在伐纣战争期间当各自带有军队，在姜尚的领导下作战。至于一些没有直接参与战斗的官员，例如史佚、南宫括、宗祝和尹佚等人，自然是带领着各自的文员属下，参与后勤补给工作之类；于是文官集团就一分为二。

作为武将之首，姜太公的历史地位突出，于是不少重大的战斗事迹成就都归于他名下，余下来的文官集团，是否也应有位类似的首席领袖，使后勤工作也运行得井井有条，能在非作战的范围内作出决策和指挥呢？《易经》是以治国和修身的角度告诫下一代官员，次级的文官就不敢做这项工作了。

我们看到，只有在伐纣期间，文献上才出现这么多士大夫式英雄人物。在其后的三监之乱，主角只有周公、成王、毕公和召公等贵族。在唯一有机会出现在史书的时期，作为文官之首而不见于史册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史官们不写他们的上级？为什么写众多的文官而不提他们的首领呢？在这种情况下，地位越高，归功于他的事迹总是会越多的，所以一个有资格写《易经》的人，一个以伐纣经验告诫下一代官员的人，名不见经传是不可能的。

在战时，文官之首地位不一定是最高的，但在大部分贵族大夫负责带兵的情况下，领导所有非作战工作的文官之地位相对地会提高至一定的最高位置。此人于是就能在后勤补给、文件处理、技术、人事、生产、经济、以至《易经》的写作，作出最后的决定，而不需要再经别人批准过目。

首席文官极可能是兼管经济的，地位比史官和宗教官之首为高。历代首相和现代的总理常是兼管经济的；尤其是在政治官员武将化之时。作《易》者极可能是文官之首，《坤》卦“六五：黄裳，元吉”亦反映了这一点。如果在其他高官面前穿上了“黄裳”，当上了普通官员，就自称“元吉”，难免容易受人耻笑。因此这“黄裳”的确是“位居极品”的象征。另外，《坤》卦“六四：括囊，无咎，无誉”也说明了同一个问题：因为次级官员不会轻易将“括”和“无咎无誉”联系起来，以影射一个叫“括”的大官员——南宫括，除非“括”就是作者自己。

一点关于南宫括的补充

从原文大量的王、公、主人、夷主和配主等称谓；从《晋》、《升》、《遁》、《明夷》、《蹇》、《归妹》、《巽》、《兑》和《中孚》等卦内容；从“不见其妻”、“鸟焚其巢”、“丧其资斧”、“丧童仆”等哀伤其损失词句中，肯定作者不是王公贵族。可是书中对史料、战争、政治策略的掌握，还有“利建侯”、“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利用狱”、“利用亨祀”等高官用语。以及作者在《既济》和《未济》卦用广阔的眼光总结商周兴亡史，将“高宗伐鬼方”的成就放在“震用伐鬼方”之上，又将周人比作“小狐”说它“濡其首，有孚失是”，“濡其尾，吝”等大胆词句，说明这极可能是一个开国大功臣的语气，

一般的西周官员哪有资格在君王面前这样写呢？

我们知道南宫括是周文王四友之一。在《家人一三七》中的“王假有家”就自然可以和其它几处“王假”的解释统一起来，“王假”就是“王亲自到临”的意思，“王假有家”就是周文王亲自到他家访问。以前这一句总是和其它的“王假”作不同的解释。

以南宫括的地位，周武王、周公和召公都是他的后辈。以这种自信和广阔的角度写出一本周克殷的历史哲理总结，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将自传写进下经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因为当时根本没有自传，甚至“传”的概念。南宫括将自己一生的重要抉择及其前因后果写进下经，用意可能和当时人的心态一样。当时人们习惯将重要的决定和行动写在甲骨片上，目的之一是为了告知上天和祖先，以求得到保佑或心安理得。这是甲骨文除了问卜以外的另一种用途，是由天到地面和由地面到天的相向沟通。也是为了防止地面上的王如商纣那样无法无天，因他所作所为也要向天帝报告和负责；这也许是贵族和大臣制约王的方法之一。南宫括将自己的一生写上去应该是为了向祖先和宗族解释自己背叛商朝的原因，当然这是问心无愧的。

南宫括在伐纣后奉武王之命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以救济商朝贫民。此事就是《颐—二七》的“颠颐”违反了常规，以征服者供养被征服者。因为征服者周人，原来是一个弱小的民族，以弱小征服

强大，如何保证统治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暂时的被征服者可以用“灵龟”占卜来安慰自己，周人还可以维持局面。但当他们处于饥饿境地，又看见那吃得脑满肠肥的征服者，极可能会反抗，这就是作者所担心的“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所谓“于丘颐”是等待救济的人群堆积如山，“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是生动地描写等待救济的人的急切之情，但场面得到控制，没有发生混乱。

在《尚书·君奭》中，周公谈到，没有虢叔、散宜、太颠、闳夭和南宫括五人，周文王是无法把国家治好的。又说周武王时仍有四人，才能代商得天下。周公说此话时正是三监之乱期间。他说：当时只剩下他和召公二人独立承担该事，可见南宫括等人已经不在了。况且以当时的敏感气候来说，是不会为生者树碑立传的。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易经》没有包括三监之乱及其后的史料。《墨子·尚贤第八》中说到“周文王举闳夭、太颠于置罔之中”。没有和南宫括的被提拔情况相矛盾。在《尚贤·第十》中亦提到武王有闳夭、太颠、南宫括和散宜生而天下和。墨子处于秦火之前，其掌握的资料应比秦火之后为多，他这样说是有根据的。这说明了此四人确是两朝重臣，而南宫括没有被举于置罔之中。

这四人中，南宫括是后来者。是在文王被释后、伐蜀前的一次祭祀仪式中认识的。前三者就是《需—五》所说的“不速之客三人”。在此之前两卦《屯—三》中，已很清楚地说明周文王在没有带路人而

去逐鹿中原时所受的挫折。“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后甚至陷入危机，“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被商纣囚困，幸而得到太颠和散宜生等用计救他出来。“不速之客”在周朝来说，是不请自来的客人，没有今天所说的令人受惊的陌生来者之意。况且这三人之来到将“入于穴”的险境化为“终吉”，明显是起了解救者的作用。当我们看下去，便会发觉作者惜字如金的风格，决不会浪费笔墨去加进这无关重要的三人。

史书记载公元前 1100 年左右，周文王出兵伐商，失败后，转而臣服于商。这也和那三位谋士有关。史书亦记载了有不少士大夫在商朝无法立足，投奔周岐。这不是不请自来者吗？周族的文化比大商为低，这些投奔者带来先进的军事、政治和文化，亦带来如何对付商纣的策略。对周文王来说“敬之”当然“终吉”。南宫括也是这一类人，只不过是后来者而已。那些在商朝不能立足的士大夫，史书记载了不少。其中一些人惨受商纣杀害，有些投奔周文王，是一种背叛。日后更带周人打回商朝，将以前不能伸展的政治主张先在周族那里实践，然后推回商区。于是形成了一种革命行为。《易经》详细描述这些行为，并为此作了有力的解释。《易经》的“易”字于是就有了革命的意思。旧的、腐化了的事物，得到更生，而又再延续下去，生生不息。一种带有革命更生和延续不息的思想，自能三千年历古常新。

史书亦没有说到南宫括像其他人那样投奔周文

王。因为他不是商朝中心地区的士人，而是商朝边区一个附属国之类的官员。在《明夷一三六》前后有所说明。《明夷》中的主人给作者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南狩”，把被征服者当作野兽那样狩猎。这很像一个小商纣，但决不是商纣。因为在其后的《睽一三八》中作者投奔周文王时，他没有加以捕捉；“遇主于巷，无咎”。亦因为他不是从商朝廷那里来的大夫，所以投奔早期，未得到重用，就是《蹇一三九》中王臣蹇蹇的原因，亦是在《尚书》中他排名最后的原因之一。

第四章

《易经》本文白话解说及微观论证

从宏观论证到微观论证

尽管第二、第三章的宏观论证如何严密，终究是要回到本文那四千九百多字的逐字逐句的解说；将宏观的结论，放回卦爻辞的解释上，达到明显的通畅，才算是问题的最终解决。逐字逐句解说受着宏观结论的指导。如果这种指导是错误的，则本文的句解不可避免地会自相矛盾。指导越是明确，产生的矛盾越多。为了减少矛盾，人们倾向将宏观结论做得较模糊或是带点神秘感，以增加卦爻解释的弹性。可是，这里的宏观结论却是非常清晰，毫无神秘可言，大家都可以根据所有的历史资料进行对证。如果结论有任何错误，将会令卦与卦之间的联系变得牵强，爻辞与爻辞之间的联系瓦解，字句的解释无法顺畅。更有甚者，将会被迫对原文中大量重复使用的字句作出不同的解释，或认为是流传的失误、脱字等等。反之

如果能全部避免以上的情况，则宏观的结论自然能成立。

周克殷史和自传的结论当然要经受所有有关的历史资料的检验：从历史事件的机理、时序性、各重要人物的出现次序、称谓的历史变化、当时环境的大气候和小局面之特殊性，还要看是否合乎殷周之际的天命观、政治观、思考方法、用语习惯和代表人物的哲学观等等。我们看到殷周之际商周关系是极其复杂的。再加上大、中、小国家民族林立，其间又结盟又斗争，国与国之间的依赖和吞并，北方民族对中原民族的压迫和中原民族的兴衰规律，先民生活的特色等，都对句解起检验功能。所以白话解说和微观论证在支持新结论中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决定性的。

在论证中包含了解释，在白话解说中包括了论证，一般读者可从中了解《易经》每一句的确切含意。论证也不繁琐，不用担心阅读时的困难和沉闷。这一切都源于作者原有的清晰性、对称性和简练的写作风格。原著主题是历史和作者一生的曲折遭遇，本身也带有趣味性，相信人们对《易经》的恐惧感自然会消失。

在进入六十四卦白话解说前，先弄清楚卦中的主角、配角和反角是谁，解说的困难就去了一半。事实上，在宏观论证完成之后，这已是不难解决的了。卦爻辞中出现大量的"君子、大人、公、主人、大君、王和国君"等是主要角色。而"臣妾、童仆、马、牛"等是

配角，“小人、豕、隼”等是反角。其中各个主角几乎可以全部确定其是谁。这个发现使《易经》从某个角度看几乎成为一本历史专著，人们或许会因丧失多年来的神秘感觉而仿佛有所失。

各卦主角的出现频率如下：

	上经	下经	总和
君子	13	7	20
大人	5	6	11
小人	5	5	10
公	1	5	6
主	1	4	5
大君	3	0	3
天子	1	0	1
王	7	7	14
国君	1	0	1

全书十个“小人”出现时，全都对应各卦的主角，是最方便入手之处。我们将会看到，上经三十卦除《乾》、《坤》二卦外，其余二十八卦中的一半（十四卦）是周文王时区，另外一半是周武王时区。周文王时区各卦都以周文王为主角。其中的《屯—三》至《豫—十六》的十四卦有三处出现“小人”的，分别和开国承家的“大君”《师—七》、“大人”《否—十二》、和“公”《大有—十四》对立，没有和君子对立或单独出现的。由《随—十七》至《离—三十》的十四卦是周武王时区，其中头三卦是以周武王为主角，完全没有“小人”出现。另外十一卦是以南宫括为主角，有两个“小人”出

现，分别在《观一二十》和《剥一二三》，都和“君子”对立。下经有四处“小人”，亦和“君子”对立：《遁一三三》、《大壮一三四》、《解一四十》、《革一四九》。注意以上六个和君子对立的“小人”，全都是在南宫括为主角的卦内。下经还有一个“小人”在《既济一六三》和“高宗”对立。十个“小人”全部在此。除和南宫括对立的六个小人外，其余四个“小人”都是地位极高的权臣，是能亡国的人物，例如崇侯虎之类，在白话解说中可看到。

周文王时区中，十个君子就是周文王自己，其余十个君子是作者自称。此外，君子别无指称。这是全书中主角的主角，是关键性的发现。其实在《乾》、《坤》二卦中已有所说明。《乾》卦中的君子是一族之长，与龙对称。《坤》卦中的君子“从王事”、“先迷而后得主”，俨然是一个大臣。周文王时区中的君子能“建侯”，“利用侵伐”，“行师，征邑国”，当然是一国之君。为什么又称他为君子呢？这是因为殷周之际，天子被视为上天的儿子，是唯一的、大商的国君。其余的中小国家、中小民族的国君只是诸侯。一些国家是大商的附属国，其国君只不过是天子的臣子。无论是大君或中小国君的臣子都是君子，前者是周文王之类，而后者是南宫括之类。

在周武王为主角的三卦中，“王、子、大君”是周武王的指称，其时正是伐纣期间。周文王时区中的“大君、天子、大人”全是商王或商纣。在自传区域，包括上经《观一二十》以后，王、国君是周武王。这是西

周初年，南宫括作为内政重臣，其描写的事迹即带有自传性质的西周初期历史。下经中所有“王”皆指周文王，“公”是周文王的弟弟虢叔。无论年纪和资历，南宫括的辈份都比周公、召公和毕公要高，作者在书中尊称“公”的唯有虢叔。他是作者的提拔者，直接上司和两次的解救者，见《解—四十》的“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和《小过—六二》的“公弋取彼在穴”（注意：上经中的“公”却是曾任商朝三公之一的周文王）。

所有卦的主角如此明确，自然要接受无数方面的验证，这并没有引来太大的困难。

史书中记载，入纣宫仪式中，所有的贵族和重臣都出席了，独欠南宫括，《易经》亦有所交代。因为在《革—四九》的人事改革，原已得到《鼎—五十》的初步成功。后因《震—五一》，改革的一点副作用，引起“婚媾有言”，文王打算搁置改革，作者极力劝谏，失败后离开岐山。以后虽然复职，但未能完全恢复至最高位置。《小过—六二》的“不及其君，遇其臣”说明一方面，地位没有完全恢复；另一方面，他以文官之首，负责后勤补给。他应没有带兵，所以不能以武将身份参加入纣宫仪式和武王的登基大典。南宫括后来负责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救济商民，应是随军进商都的。武王登基大典时，他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出席，所以有机会冷静地思考自己的一生，《观—二十》的“观我生进退”、‘观我生，君子无咎”；同时又去评价周文王的一生，“观其生，君子无咎”。两位君子为什么用“无咎”来评价一生呢？这是因为他们同时是以

商朝大臣、君子的身份背叛商朝，不过那是顺天而行的正义行动，所以“无咎”。

此外，他以“即鹿”比喻逐鹿中原，“无虞”表示还未有谋士，“田获”比喻政治收获，“隼”代表凶恶政敌，“马”是助手统称，而“牝马”却是自称为周文王的助手。至于“拯马壮”比喻武将，“牛”是事务助手，“童牛”是已无杀伤力的大商遗臣，“贲豕”是无反抗能力的商朝武将，“豕”是不能收留任用的流氓，“羊”代表鲁莽之士，“明夷”、“鸿”、“鹤”和“飞鸟”等鸟类，则是作者在低潮时的自称。从书中农用比喻甚少来看，他极可能出身于畜牧业家庭。从他丰富的学识来看，应是和畜牧业有关的商人家庭或小贵族，否则不能这么快得到《晋一三五》的晋升。

大量的主角，配角和反角身份弄清以后，微观解说就会很顺利了。

论证六十四卦的主角

上一节介绍了各卦的角色，但没有作论证。这个论证应属于微观论证，宜放在白话解说中。但这原是一个独立的论证，将其放在白话解说之前可令白话解说变得较简洁通畅。不过这个论证立足于大量的卦爻辞的引用，读者们如不太熟习卦爻辞，可先看完白话解说再细心判断此论证。

我们看到《易经》的谜底是：上经是周克殷的历史哲理，下经是南宫括自传。《乾》卦是上经的总纲，《坤》卦兼自传大纲。上经除《乾》《坤》二卦外，头十四

卦是周文王时区，后十四卦是周武王时区。下经除《既济》和《未济》一对总结卦外，三十二卦是作者自出道以来的经历，全部是描写在周原和到周原之前的经历，有大量周族早期的资料。这时期，全属于周文王统治时期。

要论证以上的结论有很多方法。本书采用了五种彼此独立的方法：

一、从"悔亡"一词的统计及分析中，先证明十九个悔亡是作者心理波浪起伏现象的自我描述。在证明了这是作者的自传后，再从上下经的区别说明上经是周克殷的国家大事。

二、从确定《易经》的中心哲理出发，论证其所能与之相配的背景也应带有相同的规律。武王伐纣和曾参与这次大事的大臣的人生经历是自然的匹配。

三、从分析《临》卦出发，确定其是武王君临天下的历史性一刻之描述。将《临》卦之前十多卦和伐纣前的史料比较，将《临》卦后的十多卦和西周建立后的史料相比较，证明上经是周克殷的历史哲学，自然可以从上下经的区别证明下经的性质。

四、从四千九百多字的解说中，微观地论证其所有细节。

五、从论证六十四卦的主角是谁，说明全书的内容。

这五种方法本来可以发展成独立的论证。本书将它们全放在一起，有助于读者从多角度了解《易经》之谜是如何打开的。五种方法自然有重叠的地

方。将重叠之处删去，各种论证就变成互相依赖，互相补充的了。

若能掌握六十四卦的总体情况，了解六十四卦的主角，卦爻辞的分析就会显得更加稳定。

《乾一一》主角是和龙匹配的"君子"。他代表龙，但地位又在一大人之下。此"君子"领导的龙后来飞在天上，以周人的天命观来说，必然要得到上天的批准。这就是指得天命的周文王，先受制于商纣，后以天下三分有其二的成就奠定了翦商的基础。

《坤一二》主角是"先迷而后得主"、"或从王事"的"君子"。其上有主，有王。将穿上"黄裳"当成"元吉"，是《乾》卦周文王的重臣，身份和南宫括相若。

《屯一三》主角是"利建侯"，以"即鹿无虞"的君子。地位在一般大臣之上，在商王之下。

《蒙一四》第一主角有作者影子的"金夫"，第二主角却是整体负责治理自己族人，早期周族——"蒙"，教育"蒙"的族长，周文王。因作者是文官之首，自然着重教育族人。唯此一卦，在周文王时区的上经，有作者为主角的影子。

《需一五》主角是"入于穴"，对"不速之客三人""敬之，终吉"的人。配合下两卦便可看出，他是曾被商纣囚禁的周文王。这"不速之客三人"就是在商不能立足、而极了解商纣的谋士，用计救了文王。因为文王"敬之"，所以"终吉"。

《讼一六》主角是"从王事"，"不克讼复即命"的"君子"。在周人眼中，那反反复复的王决不是他们的

王，只能是商王。在族内跟从商王的只有周文王一人。

《师一七》主角是"在师中"，受"王三锡命"，后受"大君"之命，"开国承家"的新国君。在周人眼中只有周文王。

《比一八》主角是能"比之自内"，"外比之"以及可与商汤王"用三驱，失前禽"相提并论的大人物。他是一族之首，带领族人和外族亲睦友好的周文王。

《小畜一九》主角是有资格以"富以其邻"自居的一族之长。在书中其它地方可看到"邻"是邻国。

《履一十》主角是敢于"履虎尾"，没有被"大君"惩罚的人。大商的国君谓之大君，主角自是周文王。

《泰一十一》主角是"城复于隍，勿用师"那样由兴盛到衰落的国家。它有一个王叫帝乙，曾嫁女给邻国，这是大商。

《否一十二》主角是"不利君子贞"中的君子。此君子能受"有命"而"无咎"。一般大臣受王的任命必然叫大吉。此君子能"休否"，"倾否"，令"大人吉"。正是负有将天下由否再转为泰的、受天命的周文王。

《同人一十三》主角是不"同人于宗"而"同人于门"，之后"伏戎于莽"的同人领导者。这种同人战争不可能是一般大夫或西周期间的天子所发动的。是《竹书纪年》中所描写的"三十六年正月，诸侯朝于周，遂伐昆夷"的周文王。

《大有一十四》主角是"用亨于天子"，并得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的"公"。既是公就不会是商周的

天子。在周人的天命观里面，除天子外，有资格接受天佑的唯有周文王。

《谦一十五》主角自然是那"利用侵伐"，"利用行师，征邑国"的"谦谦君子"。称为君子又能发动战争的，在西周时期只有周文王一人。

《豫一十六》主角是"介于石，不终日"的人。和《乾》卦"终日乾乾，夕惕若"的君子同是一人。周文王时期的第一卦《屯》至最后一卦《豫》的卦辞都是以利建侯为主题。这总结了周文王一生的成就在于建侯事业上，并未完全得天下。《屯》卦的利建侯有勿用，《豫》卦的利建侯有行师，可见文王一生事业是顺应易道而发展的。

《随一十七》主角是"系丈夫，失小子"，"拘系之，乃从维之"，"用亨于西山"的王。历史顺序必然由文王发展到武王，问题是从哪一卦开始。从利建侯的卦辞在《豫》卦已到一个终结，从此卦卦辞的元亨，从突然以"王"做主角便可知已进入武王时区。

《蛊一十八》主角是"干父之蛊"，令"考无咎"的"子"。此子敢"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在马王堆的帛书说"不事王侯，高尚其德，凶"，可见一般的"子"这样做会是凶。只有那大商的继承人——周武王，才有资格不视诸侯和贵族的意见，而将伐纣之举变为统一天下的高尚大事去做。

《临一十九》主角是"知临，大君之宜"的大君。其余两个大君——"师"和"大有"的大君显然不是主角。大君相对大国，小君相对小国。这是殷周之际的

"国际形势"，与西周的情况不合。周人中曾称大君的只有从大国小国林立过渡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周武王。

《观一二十》主角是"观我生"，"利用宾于王"的"我"。也是"观我生，君子无咎"的君子。这里"国之光"的国自是周朝。作为主角的君子和我不会是周王，而是作者自己。

《噬嗑一二一》主角是"得金矢"赏赐的大臣。

《贲一二二》主角是评价各种"贲"的作者。

《剥一二三》主角是"得舆"的君子。

《复一二四》主角是指挥"中行独复"，避免"迷复"会危及"其国君"，"至十年不克征"的重臣。

《无妄一二五》主角是遭"无妄之疾"，后又"勿药有喜"的受害者。不会是王公大人，也不是邑人。邑人只是比喻中的人物，况且不会"勿药有喜"。应是作者自叹之词。

《大畜一二六》主角是将"童牛"也装上牿以免伤人，认为收留已去势的豕有好处，而已站在四通八达的"天之衢"上的作者。

《颐一二七》主角是担心那饥饿的被征服者，以占卜麻醉自己的商朝臣民会"舍尔灵龟"，因为他们不能再忍受吃得脑满肠肥的周族征服者——"观我朵颐"，因为这会引起他们反抗——"凶"，所以主张非常的做法，以征服者倒转过来去供养被征服者。这便是史书记载的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救济贫民。

《大过一二八》主角是肯定地评价"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老妇得其士夫"的人。

《习坎一二九》主角是"习坎"——多次陷于困境的人。

《离一三十》主角是有"黄离"，"日昃之离"，"履错然"，"出涕沱若"等各种依附者的大官。

上经头二十卦的主角非常明确，后十卦比较模糊。因为作者以两朝元老、开国大臣处理西周初年的政事，所描述的卦就兼有西周史迹和个人工作情况的特点。

《咸一三一》主角是不乐意"咸其股，执其随"，终于"朋从尔思"的"尔"。是一个初出社会的士人。

《恒一三二》主角是"不恒其德"否则"承之羞"，不想同流合污的"夫子"。

《遁一三三》主角是"系遁，有疾厉，畜臣妾"的君子，津津乐道这次退隐的，自然是作者自己。

《大壮一三四》主角是主张用罔、不主张用壮的君子。地位不会太高，因为他面临"不能退，不能遂"的局面。

《晋一三五》主角是获得晋升又"摧如"，"愁如"，后得"众允"才"悔亡"的新官员。

《明夷一三六》主角是"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的将领。他在主人的"有言"下，"垂其翼"出征。这样的心情只有作者自己才能体会。

《家人一三七》主角是一家之主。周文王后来曾到他家访问，是文王四友之一的南宫括。

《睽一三八》主角是感到"睽孤"，出走到西南周原时"遇主于巷，无咎"的人。亦是在途中"遇元夫，交孚"，和那"元夫"地位相当的大夫。

《蹇一三九》主角是初到西南，工作"蹇蹇"的王臣。

《解一四十》主角是受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而受到解救的"君子"。

《损一四一》主角是主张"酌损之"后"弗损益之"，"得臣无家"的处理经济的高级官员。

《益一四二》主角是主张"益之用凶事"，并将已实行的措施告诉"公"的大官。

《夬一四三》主角是将政敌"扬于王庭"的大官。

《姤一四四》主角是不任用"豕"那样凶悍的但征用"以杞包瓜，含章"的人。

《萃一四五》主角是对集会"乃乱乃萃"很担心，于是"若号，一握为笑"使集会得以顺利进行的祭祀主持者。

《升一四六》主角是得到"允升"，但"升虚邑"，却表示要"不息之贞"的作者。

《困一四七》主角是"朱绂方来"的新获得升级，并在南征中被困的作者。

《井一四八》主角是主张"改井"和"井收勿幕"，并反对"井谷射鲋"，"井渫不食"的改革主张者。

《革一四九》是在"大人虎变"下"变"的君子。他辅助大人改命。在周人的天命观中的"命"只有上天对王的任命和王得到天的授权对臣子的任命。改命

自是人事任命制度的改革。

《鼎一五十》主角是因新制运行产生副作用"鼎折足，覆公馀"连累上司"公"的作者。

《震一五一》主角是对改革带来的震动处之泰然的作者。可是在"婚媾有言"下，"有事"。

《艮一五二》主角是"不拯其随"，"艮其限，列其夤，厉熏"的劝谏者。

《渐一五三》主角是借鸿鸟作自我比喻，重新考虑各种立足点的人。

《归妹一五四》主角是用各种奇怪婚嫁，比喻自己投靠新主人的情况的人。

《丰一五五》主角是"宜日中"，不宜"日中见斗"，"日中见沫"，改革失败后从新寻找立足点的大臣。"王"亲自处理他回朝廷之事，致使他"遇其夷主"，带来复职通知："来章，有庆誉"。

《旅一五六》主角是"旅人"。在回朝廷复职途中遇旅店失火，终于能"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的大臣。

《巽一五七》主角是"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的进见者。这也是"悔亡，田获三品"的作者自己。

《兑一五八》主角是担心因庆祝复职活动太频繁而受非议："来兑，凶"的作者。

《涣一五九》主角是辅助文王处理族人一次涣散事件"王假有庙"的重臣。

《节一六十》主角是不会因谨言慎行而"不出门庭"参与议论国家大事的，有丰富的人生和治国经验

的大臣。

《中孚—六一》主角是"鸣鹤在阴"求知心人，但了解到"翰音登于天，凶"的作者。

《小过—六二》主角是"公弋取彼在穴"的"彼"，是公的直接下属的作者。

《既济—六三》主角是经历"初吉终乱"，其间有"高宗伐鬼方"的大商。它的隆重祭祀，不如西边进行薄祭的周。

《未济—六四》主角是和商朝相对，取而代之的周。周曾"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其领袖是"有光、有孚"之君子周文王。

从形式上看，下经头三十二卦的主角不像上经前二十卦那样，可用历史资料证明是周文王和周武王。但总体来说，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是仔细地描写一个经历仕途起伏的周文王的得力大臣，从而很容易证明他就是南宫括。

卦爻辞白话解说——微观论证

—上经—

一《乾》 "乾，元亨，利贞"

《乾》、《坤》二卦是全书的总纲，《既济》、《未济》是《易经》的总结。《乾》卦是周克殷历史机理的总纲，《坤》卦是作者自传，即人生仕途波折的总纲。《既济》和《未济》是较《乾》卦稍为详细一点地分析商朝

由兴到衰和周朝起而代之的机理。对这四卦，尤其是《乾》、《坤》二卦作详细一点的说明，其余各卦的解释就会简单得多了。

解决《乾》、《坤》二卦的关键是在"龙"字上。从两卦的"龙"字上，可见"龙"可潜，可跃在渊，可飞在天。书中还有其它动物，如：马、羊、豕、牛、鹤、雉、飞鸟、牝马、牝牛、狐、鸿鸟、鱼等都是常见的动物。"龙"明显地和这些真实的动物有所不同，很难令人相信《乾》卦是专描写这一"罕有"动物的生活。更有甚者，"龙"又战在野，又会因亢奋而有悔，还可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吉"。作者对此动物拥有这样详细的资料，而古籍史料以至甲骨文中却完全找不到这种东西以真实生物形态存在过。唯一的结论是作者以"龙"作比喻而已。"龙"究竟是比喻现实事物还是比喻抽象形势呢？从"龙"曾出现无首的情况及曾"战在野"来看，至少应以比喻实物为主。

从两次"利见大人"，从"战在野"、"无首，吉"的情况来看，"龙"深深地涉入政治斗争中。在周人眼中，能飞在天的"政治动物"必须经天的批准。"飞龙"是得天命的动物，只有君王或民族才有资格称为"龙"。"龙"是否代表君王呢？这很接近，但卦中的"君子"应可以代表周族自己的领袖。至于一群王为什么会出现无首的情况呢？他们为什么要"战在野"呢？至于《坤》卦中的"龙"流着玄黄色的血是什么原因呢？如果解为君与臣斗，会产生更多困难。首先，从词句的结构来说，应写成"与龙战在野"。其次，君

与臣斗应在"廷"而不应在"野"。《同人—十三》已描写过"野"是战争场所，或者是民族战争场所。朝廷斗争在书中其它地方亦有所描述，场所是在"廷"上。"野"在周朝时指距离邑较远的"三不管"地方。正所谓"邑，郊，牧，野，林"，除"牧"以外其余在书中都可看到。周朝的开国史刚好是臣（周文王）与君（商纣）斗成功的例子。周人又怎会对"臣不应该与君斗"这个敏感问题毫不掩饰地展现出来呢？还有"大人"地位在"龙"之上，此"大人"又是谁？

在殷周之际，"龙"在《易经》中唯一的比喻是民族。当时据说大小诸侯在八百以上，这当然是个诗大之词。但说明当时众多民族独立并存，称王称国。"龙"相对于个人来说是长寿的，生生不息的，是能量巨大的，亦是可以飞在天上，接受天命的。后世人们制作龙时，大都包括了这些特征。

"见龙在田"的"田"含意也很明确。"田"在其它地方屡有提及，是政治活动场所。例如：《师—七》的"田有禽"，《恒—三二》的"田无禽"，《解—四十》的"田获三狐"，《巽—五七》"田获三品"。"禽"字亦是比喻政治收获。例如《井—四八》的"旧井无禽"。

王和"龙"的关系是领袖和民族的关系，亦是"君子"和"龙"的关系。"君子"是"龙"的代表，但不完全是等称，可见作者用词之严谨。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作为皇帝的"龙"似乎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中国不能同时有二"龙"。在殷周之际，情况刚好相反，是远未统一的中国，有"群

龙”出现是正常的。商是大国，周是中型国，其余有无数的小国。当以前曾经为首的“亢龙有悔”时，新兴的受天命、能飞在天的“龙”，就能在无首的情况下自己为首了。以《比一八》中的“比之无首，凶”和《乾》卦的“群龙无首，吉”合在一起看，就是说：商朝已不能领导群雄，正是周朝取而代之的好时机。

《坤》卦的“龙战在野，其血玄黄”是作者曾经历伐纣战争，见到商纣自焚而死后，武王斩其首级，流出经过焚烧后黑黄色的血。作者曾经是大商臣民，知道其王被杀，并且那是一极其残酷之商纣，自会出于好奇，看一看他的血究竟是什么颜色的。作者只用了八个字，便把历史情景巧妙地勾画出来，可见他惜字如金的风格。古代人要写一本四千九百多字的书，占地二立方尺以上，又怎会随便浪费“竹简”呢？可知“其血玄黄”决不是可有可无的词句。至于“玄黄”一词，在《诗经》中有“载玄载黄”，西周末的一青铜食具中也用“亦玄亦黄”来描写青铜的颜色。古代没有咖啡色一词，玄黄就是咖啡色，或古铜色。“元亨，利贞”，有此四字连在一起的，只有六个卦，并且只在卦辞中出现。在这四字后面无其它字的卦辞只此一卦，可见此卦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是《屯一三》至《临一十九》十七卦的总纲，也是周兴商亡历史的总机理。此卦亦是“易道”的最典型描述。“元亨”是开元，顺应时势所致的通达。“利贞”是从长远来说，有价值而又值得坚持干下去的事业。

全书有十一个“元亨”，都在卦辞之中，可见此词

是描写全局的。另外有十五个“元吉”，上经占七个，下经占八个，合乎三十卦与三十四卦的比例。其中卦辞占两个，爻辞占十三个，亦接近卦辞与爻辞一比六的比例，表示同时可形容全局或局部的情况。此外，只有一个“元夫”，一个“元永贞”。所以“元”字只能和其它字合成词，不能单独使用。十一个“元亨”中有三个全在武王为主角的伐纣卦中，可见此词的意思。

全书中“利”字有一〇七个，“吉”字有一四〇个。“吉”“比”“利”略多，但卦辞的“利”则有四十七个，“吉”只有四个。“利”在卦辞中占特大的比例，说明有全局和较长远的价值。而“利贞”和“贞吉”的区别则在于长期坚持有利或短期已见成效。

单从以上几个判断词的分布，便可看到卦辞和爻辞应是出自同一作者，而卦辞和爻辞有不同的描写方向，决不是集体编纂的大杂烩。

“利”和“吉”这两个字弄清以后，占全书四分之一篇幅的判断词的问题已解决了一半。

“初九：潜龙勿用”

其它地方例如：《屯一三》、《蒙一四》、《师一七》、《泰一十一》、《颐一二七》、《坎一二九》、《小过一六二》、《既济一六三》也有“勿用”，全是和“用”相反。指不要随便运用、应用、任用等。“潜龙勿用”是总结周族兴起初期，不随便应用它的国力，去角逐中原的权力。《乾》卦是上经头二十卦的总纲，是周克殷历史的总纲。此一爻于是对应《屯一三》至《讼一六》四卦。《屯》卦的“即鹿无虞（带路人），惟入于林中，君子几

不如舍，往吝”，就是潜龙用的教训。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田”比喻政治活动场所，“大人”是商王。周族的国力开始巩固，可以在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可面对大商的大君争取周族的利益。《讼一六》也有“利见大人”，是和此句呼应的。史书说，周文王曾是商朝三公之一，后在一些争讼中被拘禁，由商朝投奔来的谋士用计救他出来，并制定了日后对付商纣“谦”的策略。此爻大约对应《讼一六》至《比一八》三卦。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乾乾”是自强不息，亦是卦名之用字，是全卦的动力中心。作为一族之长和大商的臣子，这“君子”被释放后要努力工作，顺天而行，晚上也要提高警惕。虽然已取得征伐大权，但这代表危险和机会。小心制定征战策略，便可利用胜利强大起来。此爻对应《小畜一九》至《否一十二》左右。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或”在其它地方都有尝试的意思。这指周文王，甚至周武王利用会盟诸侯的机会尝试伐纣，但因时机未到而取消行动。这对应《同人一十三》。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天”和“命”在周人眼中都是重要用词。只有在天的许可下才能飞在天上。《尚书》中常说到的“天命不可信”，是针对商纣自恃有天任命在身，就可以胡作非为。甚至对“天下三分有其二”的周文王也毫不在意而招致失败的教训。“命”是天对人间君王的

任命，亦包括君王在天的授权下任命其大臣。例如《师》的“大君有命”，商批准周人“开国承家”。人间的大王干得不好，上天随时可以改变对他的任命。文王在“有孚”的情况下也可改变对大臣的任命，如《革—四九》的“有孚改命”。其他大臣就没有这个“改命”的权力。在《易经》中，作者自只能“畜臣”。这就是周人的天命观。“见”在这里的意思是文王已有天命在身，可以将自己的“天下三分有其二”的成就显现在商纣面前而不会有危险；反之会起到带领群龙的作用。这就对应了《同人—十三》至《豫—十六》几卦。“大人”这个词后世就不会解为商纣，因为这对他太尊敬了。但南宫括出身商朝，又背叛商朝，并且带兵灭了自己的宗族，这在古代是很困难的决定，于是他写了《易经》来向祖先交代。他在这种复杂的心情下，还是表现出对自己君王的尊重。《史记》说到武王二年，箕子来朝，武王问箕子殷亡的原因，箕子亦不忍直言商纣的罪恶，武王只好问他有关天道的哲理。南宫括的处境亦有点类似，所以将殷亡的原因加以哲理化：解释为“亢龙”、“城复于隍”、“否之匪人”、“大往小来”、“包承”、“包羞”、“蛊”等。虽然比箕子较为详细，仍然回避了商纣的残酷罪行，甚至还称之为“大人”。这和后世甚至当时的西周人对纣的观念有所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后世的人们理解《易经》原来的精神。但是“大人”虽然带有点尊敬的意味，却又合乎历史地位的客观性。事实上，商纣的确是周文王的上级，是个大国之君，亦是曾受天命的天子，只不过后

来失去天命罢了。往后的"大君","王"亦是对商纣的指称。如果他用后世所谓"独夫"的词来称商纣,《易经》哲理的完美性就会大打折扣。《大有一十四》已明确指出文王有"自天佑之",天不会同时任命两条龙,也不会同时保佑两位大君。文王"受命"之时,应是商纣失天命之时。武王只是执行而已。所以《同人一十三》至《豫一十六》对应"飞龙在天",仍属周文王时期的卦和爻。

"上九:亢龙有悔

亢奋而又衰落的商朝,因违反天命和自然规律而铸成大错。"有悔"在其它地方都是指犯大错误,和心理上的后悔有点区别。此爻对应《随一十七》到《临一十九》武王伐纣三卦。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当时跟随武王伐纣的有很多民族,大商已不能为首时,是周取而代之的时机。如果此时仍不推举新的首领,则会出现《比一八》,"比之无首,凶"的情况。

我们看到,《乾》卦头六爻可以绘画成一正波型。实际上,此波型是由周兴商亡,两个民族的历史组合而成的。作者没有可能看到周朝的兴衰,但看到了武王伐纣这一历史性时刻。此亦足够综合成一完整的波型,足够他总结出《易经》的哲理,以告诫新一代的官员不要重蹈商朝的覆辙。类似的观点在同期的《尚书》中屡见不鲜。

二《坤》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而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坤》卦是作者自传的大纲，卦辞有点重复交辞。这重复强调了本卦的自传性质，使之和《乾》卦有所不同。这个既有对称的格式又有不对称的用词和内容，令不少人尝试用《乾》卦的认识理解《坤》卦时造成极大的困难。人们较易理解《乾》卦为"为君之道"，却很难畅顺地把《坤》卦解释为"为臣之道"。虽然在《坤》卦中有大量的字句和"为臣之道"有关。我的结论是首先将《坤》卦理解为作者自传，然后间接地反映了"为臣之道"。"牝马"是温驯的母马，明显地是作者以此作"为臣"的比喻。如果不接受解比喻的方向，不但整本《易经》难以理解，甚至同期的《诗经》和很多文学作品、哲学著作都成为无用的"古代遗迹"，例如《老子》和《庄子》等。当然不能随便解比喻，总是要有点根据。首先发觉在一些地方，如不解成比喻就会在字面上产生现实上的不可能。例如："龙战在野"或作者在他的时代背景和习惯不应这样写的情况。一般来说，单个比喻难捉摸。幸好《易经》中的比喻用词数量庞大，而且意义非常统一。数量众多的比喻而其用词及意义又统一，是支持比喻内容的决定性证据。我们后面将会看到这一组组的"比喻群"在各自统一用词的意义下互相呼应。它们不但没有制造出矛盾，而且能使整本《易经》四千九百多字完全明确，并和史料互相印证。这是难能可贵的偶然发现，是中华

文化发掘中的一个佳音。“元亨”是开元，通达。“利牝马之贞”是作者愿意作为温驯的母马，为文王奔走。“君子有攸往”指作者自己的政治抱负在周朝中得到施展。“先迷而后得主”是先在商区里跟随了一个“不明晦”的主人，后来到西南的岐山得到周文王的任用。“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指在周得到政见相同的人，在商区要舍弃一些朋友。“安贞吉”意味着在周那里安心干下去，《解一四十》的“其来复吉，无所往”也。

“初六：履霜，坚冰至”

这句有三层含意。“履霜”是踏在初冬下霜季节的路上，对应着《咸一三一》、《恒一三二》两卦所描述之出道时，寒冷的政治气候。“坚冰至”进入第二层，一方面初冬后自然是地面结着坚冰的深冬，反映在《大壮一三四》至《睽一三八》五卦。其中以《明夷一三六》是深冬中之深冬；另一方面，深冬后就是春天，引出到周后的温暖日子。《坤》卦有“地”的意象，是用了大地上季节变化比喻政治的变化，可能是初稿原来的含意——以地取象。和《乾》卦的简洁性相反，《坤》卦不但卦辞重复交辞，而且每交取象无规则，升降无明显规律。我猜想是在他完成下经后，将此卦再修改成为更加合于自传大纲，于是早期的简洁取象就失去了。无论如何，《坤》卦非常详细地和自传相吻合，是具体地描述了“为臣之道”。

“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就因为《坤》还有点地的取象，所以用地的“直，

方，大”来比喻自己的性格和胸襟。“不习”和《坎一二九》的“习坎”的“习”相反，“习坎”是重重复复地陷于困境所得到的经验。“不习无不利”是反映他初到周，不熟习所带来的情况。《蹇一三九》，没有什么大不了。此句相应于《蹇一三九》、《解一四十》二卦。

“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

“含章”是有美好的文章学问，“可贞”是可以干一番事业。注意此处紧接着“不习无不利”而来，那就是《损一四一》至《姤一四四》四卦。“或从王事”是在《萃一四五》至《鼎一五十》六卦直接跟随周文王伐蜀和进行人事任命制度的改革。“无成有终”是《震一五一》至《小过一六二》十二卦中的改革失败，离开文王，最后又得到复职。

“六四：括囊，无咎，无誉”

“括”是收紧口袋的 样子，“无咎，无誉”是避过政治危险却不能建立威信。作者是兼管财政的首要官员，这里以收紧开支作谨言慎行的比喻。荀子认为这是腐儒行为，恐怕是不了解作者当时的处境。怎样节约言行，在《节一六十》已有详细说明。此爻主要写他改革失败后，重回朝廷的谨言慎行。不这样，就很难应付日后的政治风浪了。这是《巽一五七》至《节一六十》四卦所写的政治环境。

“六五：黄裳，元吉”

黄色是《易经》中常用的正中吉利颜色。“裳”是下裳，古时是命士以上身份的人穿的。“元吉”对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以普通命士，当了中等官

员，就不会在这样的书中面对整个朝廷说“元吉”，否则在众多高官面前或会成为耻笑对象。全句应解为作者已位居极品。历史上，南宫括是周文王的四友之一，文武两朝元老，西周开国功臣，写《易经》时武王将去世，他辈份比周公，召公和毕公要高。

“上六：龙战在野，其血玄黄”

前面已说过，这是周克殷时，纣王被杀的景象。此爻说明作者曾参与策划这次战争，表明下经《小过—六二》之后，不是作者自传的完结，而是进入上经《随—十七》至《临—十九》的伐纣卦。其后从《观—二十》至《离—三十》的西周开国之初的政治事迹必有作者为主要参与人的影子。

“用六：利永贞”

全书有甚多“可贞”、“不可贞”、“贞凶”、“贞吉”，“贞”是有条件的坚持，而“永贞”却是长期无条件的坚持，这样的坚持只有忠贞之意。可是作者又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愚忠，因他根本就是不忠于商纣而投奔周文王的。书中其它的“永贞”和“不息之贞”都是忠贞之意，用词是非常统一的。

三《屯》

“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解通《乾》、《坤》二卦后，其余就容易得多了。《屯》、《蒙》、《需》三卦对应“潜龙勿用”。‘潜龙勿用”因为民族初兴，力量未足，如果其动机为大商察觉，则有巨大危险。周文王父亲季历因扩张被商王杀掉，是重大教训。周文王亦曾和商战争，大败，后臣服于

商。“勿用”的意思是不要随便将潜力运用及暴露出来。但积蓄力量的工作还是要做的，首先对外防止敌人侵略。当时的历史环境，周族四面受敌，不争夺连自己的地盘也保不了。没有家园又哪有人民；没有人民，哪有物资和统治力量呢？“屯”是外政，是事业的开始，所以是“元亨，利贞”。“勿用”是“潜龙勿用”的重复。“有攸往”指可施展创业鸿图。“利建侯”发展周邦，文王一生的成就全在“建侯”事业上，直至天下三分有其二，只不过是一个最大的“侯”而已。文王时区第一卦和最后一卦《豫—十六》的卦辞，重复了“利建侯”，“全书只此两个“利建侯”卦辞。

“初九：磐桓，利居贞，利建侯”

“磐”是大石，“桓”是树名。积聚力量像生根在石上的大树一样巩固。“利居贞”指宜于在自己领地附近实干，不要远征。

“六二：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

“如”与若、然同，“邅”是进进退退，“乘马”是四匹并列的马车，“班如”形容行动不一致，“字”和孕同。一看便知这里用了多个比喻。积聚力量，增增减减，好像乘坐一辆行动不一致的马车。有外族来求结盟，因时机未到而拒绝他们。《比—八》的“比之无首，凶”显示周族要到有为首的力量时才会结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

“即”是接近，“虞”是山林官员，“君子”指文王，“舍”是放弃，“吝”是蒙羞，因还未有出色谋士而到域

外追求政治利益，如不放弃，则会以失败、蒙羞告终。“鹿”和后面的“禽”，“狐”，“雉”之类的猎物一样，比喻政治收获。“鹿”明显地是民族的大政治收获：史书记载，周文王在公元前约1100年，曾兴兵伐商，失败后，臣服于商。

“六四：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求婚媾”是周族自己往外求结盟。《泰——一》的“帝乙归妹”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商王将女嫁给周文王的故事。这是求结盟的结果，是出色谋士到来之前，文王唯一的成功策略。

“九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

因为依附大商，积累得肥肥胖胖的。商朝仍操大权，小干是吉，大干是凶。

“上九：乘马班如，泣血涟如”

《屯》卦重复三次“乘马班如”，作者强调了周族的官员组织很不成熟，纪律散漫。这源自游牧民族的习惯，要到大批商朝来归者带来先进的管理文化才能改变面目。“涟”是落泪，这是血泪交织的阶段。

四《蒙》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

《蒙》和《屯》是相反卦（卦形相反，并以内容有点相反为主，承接为辅）。《屯》是外政，《蒙》是内政，都是为建侯积聚力量。此卦有作者的影子，说明他在教育工作方面是直接的参与者。《蒙》是对早期周族族人的低文化状况时的称呼。作者是高文化区的外来

者，虽然如此，他并没有对《蒙》有贬意，这只是如实的形容。“童蒙”属于可以教育的族人。“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说明如要收教育管治效果，最好造成族人有求于我的形势，这才适合当时没有成熟教育系统的周族。“筮”和龟占有所不同，是用数学方式演变成的预测术。其相同之处在于有一定的神秘性和权威，能和祖先（神）沟通，是祭祀祖先的宗教仪式中的一项活动。沟通是相向的，预测是从上至下的启示，筮告是由下至上的敬告，类似祷告。“初筮告”是以敬告上天祖先的形式来公布法规。“再三渎，渎则不告”反映有些年轻力壮、凶悍的族人，对祖先也不敬，则要暂时放弃教育。作者是一个外来的知识分子，要有效地教育和管治族人必然要依靠一点宗教权威。虽然如此，亦有局限的地方。

“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

“发蒙”是初期的管治阶段，“利用刑人”是运用执行刑罚的方法，“桎梏”是刑具，“说”是脱去。用法制刑罚是早期的方法，目的是为日后更少使用刑罚。如果长期依靠刑罚，会损害统治威信。

“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

“包”和《否—十二》的“包承”，“包羞”的“包”同义，是包容的意思。“妇”和“子”分别比喻温驯、努力工作的人及他们带来的随从。对文化不高的族人不要要求过高，任用一些肯干而带有跟随者的人，这样才能尽快处理好族内之事。《鼎—五十》的“得妾，以其子”有相近的意思。

"六三：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女"比喻未成熟，不守规则，不尊重权威的族人。"金夫"就是大夫身份的作者自己。书中无论"纳"，"取"，"畜"，是非君王任用属下的动词(君王用"命")，不要任用那些不尊敬上级管治的人，他们只会破坏政府的纪律，也是"乘马班如"的根源。

"六四：困蒙，吝"

被不受教、不受管的族人所困扰。

"六五：童蒙，吉"

"蒙"不是贬词，"童蒙"就是服从管治的族人。《史记》说周人自迁岐山下，乃贬戎狄之俗。是早期的"发蒙"工作。

"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

"击蒙"，用严厉的手段警告族人，不要做掠夺者，而要做反掠夺者。有贯彻执行伐纣方针的味道。

五《需》

"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

《需》承接《蒙》，有等待、需求之意。周人积累了政治力量后，有进一步伸张的企图。此卦描写等待的经历和哲理，亦反映周族早期屡次迁居的情况。全卦的重点在等待三位谋士来。"有孚"是由"屯""蒙"建立起来的声誉，"光"在周初是对文、武二王的称赞，"亨"指此阶段的相对顺利，"贞吉"指目前工作将会收到一点成果，"利涉大川"是可进行比前"勿用"期大一点的行动。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在《坤》卦中提及的“邑、郊、牧、野、林”，是殷周时代的领土层次，“郊”是近权力中心的地方。不要入“林”，超出自己能力范围。要有“恒”，就没有危险。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

“沙”是行动有点麻烦的地区，“有言”如《讼一六》、《明夷一三六》、《震一五一》中的“有言”都是指怨言。在这种地区等待时机，不要发怨言，自会有所获。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震一五一》亦有“泥”，指非常难活动的地区，会招致外族入侵。周族的祖先，古公亶父，被戎狄压迫而迁到岐山下，也是离开“泥”的地区。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穴”是险境，“血”是那引起流血的“穴”。“穴”是上六的“穴”，比喻曾拘禁周文王的商朝，亦比喻同类的地区。

“九五：需于酒食，贞吉”

周公曾严禁周人饮酒，犯者可杀。不回避酒食之言，说明《易经》是先于禁酒令而成。禁酒令期间《易经》曾在周朝的藏书阁中与世隔绝五百多年。此爻重复“勿用”延续下来的阶段。有饮有食地等待，暂不逐鹿中原，何乐而不为。这是“屯其膏”的复写。“贞吉”回应卦辞的“贞吉”。

“上九：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

“入于穴”是追述六四的“出自穴”之前的情况。“不速”是不请自来。“客”和“朋”、“友”、“宾”等

用语都是政治上的同路人。《诗经·有客》中的客是微子和楚子。周文王亦有四友，可见这些称谓的尊敬性。“敬之”是在上者敬重贤士。《离—三十》也有“敬之，无咎”，还低于这里的“敬之，终吉”。只要我们将此句当作是一有联系的句子，不是由三句“占辞”编纂而成，就可看出“入于穴”之所以能“终吉”，全靠那“不速之客三人来”，他们明显地起了解救者的作用。今天“不速之客”的含意是令人不安的突如其来者，在周初没有这样的意思。《离》卦有“突如其来”一词，要“焚如，死如，弃如”那样极端地处理之，两者显然有不同的意思。除去那矛盾的解释后，很自然会看到，这三人刚好是除作者外的周文王四友之三；《史记》清楚地说明此三人是早于南宫括投周的。南宫括是周文王获释后，取得征伐大权，在伐蜀《困—四七》前的一次祭祀仪式《萃—四五》中认识的。在《尚书·君奭》中亦排名最后。此爻回应了《屯》卦的“即鹿无虞”。现在带路人来了，局面随即有很大的改变，所以“终吉”。

六《讼》

“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

《讼》和《需》卦形相反。《需》是等待时机，《讼》则在周邦外的商朝中任职。有史书说周文王被拘禁是因他对纣的刑罚叹息，被释因商纣特别欣赏闳夭等送的文马和九驷，这都不太合理。特别是突

然给予征伐大权，看来是资料不足下的粗略描写。从《讼》卦看，文王的确曾在商朝任职“或从王事”。他和诸侯争讼，先是“讼，元吉”，后又“不克讼”，先是“或锡鞶之带”，后又“终朝三褫之”。在这反反复复的大君下任职和争讼是非常危险的。于是他“归而逋”。他似乎没有正式被拘禁，只是如《需》卦说“入于穴”。他离去因“不速之客三人”所献的策略。此策略是和商纣的一个交易，为商征伐不服臣服的邑国，并祭祀商的祖先。商纣给予征伐大权，因商的国力已大不如前，所谓“城复于隍”，在不损商朝兵力，而或许能削弱周人兵力的情况下坐收利益。周人的算盘是，一方面可通过征伐扩张而不会被大商克制，另一方面可通过祭祀商朝祖先向天下说明自己的正统地位，以便将来可名正言顺地取代商朝。只要打仗能适可而止，以战养战，保存实力，则算盘就打准了。

“有孚窒”指争讼时威信受损。“惕中吉”是中间的“讼，元吉”。“终凶”是商王反复引起不克讼。“利见大人”对应“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有初步实力可在商王面前争取一些政治利益。卦辞是整个卦的综述，词句连接性不如爻辞那样强，所以这里不是指在“终凶”后才有利于“见大人”。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

“永”是不休止，“所事”是政治争讼之事，“终吉”和卦辞“终凶”相反，是指由于商王之反复引起“终凶”的情况下，如断然引退，自会完全改变

形势。

"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克"是能够办到，"逋"是逃亡，"三百户"象征小周邦，"眚"是眼疾。"无眚"就是指能看清形势。此爻是"出自穴"的重写。

"六三：食旧德，贞厉，终吉，或从王事，无成"

"旧德"是进商朝前在周族内建设的成果，"或"同初次尝试，"从王事"是直接跟随商王任职朝廷，也就是"利见大人"，"无成"指在商朝廷无所作为。

"九四：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

"命"是商君王与周人交易后作出对文王的新任命，"渝"和"易"不同之处是较短期的形势变化。争讼失败，立即安于接受商王的新条件，以后坚持执行新的方针将会有所收获。

"九五：讼，元吉"

这和下一爻联系起来，指早期的争讼胜利。

"上九：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

"锡"同赐，"鞶带"象征官位的腰带，"褫"是夺回。承接上一爻，商王答应胜诉后，会在商朝廷内给予官位赏赐，后因担心周人坐大而又取消了。此是文王在商朝任职的总结，之后是取得征伐大权后，离开商朝廷的"师"卦。

七《师》　"师，贞，丈人吉，无咎"

《师》承接《讼》而来，是"不克讼，归而

逋”“复即命”的延续。“贞”后面没有吉，前面没有利和亨，因终究是战争卦。“丈人”是老成持重的人，和血气方刚的战士相对。是否指姜太公，不敢肯定；因姜太公在克殷后四十多年才去世。当时最老不过四五十岁。“丈人”的作用是令战事不会造成消耗性的杀戮，以达到以战养战的战略目标。六十四卦中只有五个卦辞中有“无咎”一词，而其中三个都是战争卦。因为“无咎”对战争来说已是上好的结果。

“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

周族早期文化程度低，凶悍能战却纪律散漫，所谓“乘马班如”。现有外来的参谋，引入商朝先进的战略，用“律”来克制武士之骄横，否则会有凶险。

“九二：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

“在师中”指行军途中，纪律整齐，士气高涨，所以吉无咎；亦因有“王三锡命”。在行军途中才有王追加之任命，说明征伐对象是周人选择的，商纣只能追认，有先斩后奏的味道。

“六三：师或舆尸，凶”

“或”是初始，“舆尸”是尸体用车载回来。“凶”，反映战事早期的损失。

“六四：师左次，无咎”

“次”和《旅—五六》的“次”一样，是暂居地。“左次”指有利的战斗地位。“无咎”反映战事中期形势由“凶”转为吉。全卦有四个“无咎”，可见此词和战争结局的关系。

“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

“田”和其它地方一样，比喻政治场所，“禽”比喻政治收获。“利执言”是用言斥责被捕获的敌人，是以战养战的策略。“无咎”指打胜仗及没有重大损失，后几句批评相反的战略造成的惨重损失。《诗经·皇矣》有载：“密人侵入大商的阮国，文王出兵阻击之，将密人驱退了，并不加以追击，把笃厚周佑的意思宣告天下，说他此次用兵纯为拯救人民。”《师》卦可能反映了伐密须之战役，但仍以由“讼”转为“师”的策略哲理为主。

“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大君”是大商的国君，“有命”是由天授权大君对其臣子的任命。“开国”是承认周人成为一商朝属国。“小人勿用”回应《否一十三》，商朝衰落因包承小人，周人的开国，勿用小人，就有理由去取代失天命的商朝，继承那商朝高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马王堆古墓出土的《帛书易经》将此爻写成“大人君有命，启国承家”，回避了殷周之际的大国小国、大君小君、大君可命令小国开国的历史现实。《临》卦的“大君”亦缺去。这几点反证了《易经》原著的时代意义。周原甲骨文中，有反映周文王高兴地拿商朝赐给的周方伯大旗帜，这不是“开国承家”的一种征象吗？

八《比》

“比，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

《比》和《师》卦形相反，是战争和亲比之分。周人征战后，竟能和被征伐者亲比，真是匪夷所思。事实上，周人曾伐蜀，而蜀人反而跟随武王伐纣。可见这位君子周文王的征伐是以不太伤害对方为目标，对被征服者反会给予一定的利益，或解除其所受商朝的压迫。于是在不停的征战后竟有“八百诸侯”追随周人。

“筮”是占筮，和龟卜一样，表面上是迷信仪式，但在国家的层面来进行则有保证政治盟誓的作用。周原甲骨文中有反映箕子来向武王投降之事，这说明外族来投靠也要做点占卜仪式，郑重其事地告知祖先。“比”和“筮”的关系于是明确了。“永贞”和其它地方一样，表示忠贞。卦辞的意思是：亲比的事进行得非常成功。原先初来的结盟者因明白形势而来，会较为忠贞，那些内部不安宁才被迫来投机的人，易生叛变之心。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

“有孚比之”指周人声誉很高时和外族亲比，“无咎”回应《屯》卦时不和外族结盟后的改变。“有孚盈缶”比喻声誉像缶满载水一样。“终来有它吉”说这些来投靠的外族，终会有回报。在伐纣后他们就分得不少果实。此卦回应了《屯》卦的“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的承诺。

“六二：比之自内，贞吉”

“内”是族内，和六四的“外”相对。团结首先由内部做起。

“六三：比之匪人”

和不应团结的人讲团结。指卦辞中的“不宁方来”者。

“六四：外比之，贞吉”

由族内扩展到族外的团结，这是好的发展。

“九五：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

“显”是光明正大，不强人所难。后面几句的典故说明“显比”：商汤王打猎时只用三面网捉禽，网开一面，让那些不愿来投靠的离去，于是各邑国的人就可放心了。我们可看到“禽”有点将来投者用动物做比喻的倾向了。“显比”的方针和卦辞所说的方针是一致的。

“上六：比之无首，凶”

亲比时没有以周族为首则危险了。《乾》卦的“群龙无首”是“吉”，因有利于新的首领出现。形势有利而首领不现自然不好。各族的人为什么乐于以周人为首呢？因为一方面，周人是商之外最大的势力；另一方面，周文王的确是位“谦谦君子”。还有一点是，他们本身也不一定愿意为首去和大商对抗。

九《小畜》 “小畜，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

此卦承接《比》和《师》而来。“畜”字在《易经》中是“畜臣妾”的意思。“小畜”是处理周族内部的上下级关系，“大畜”是主张任用大商贵臣，人力、人才是力量积累的主要因素。“西郊”比喻在商

朝西面受其管治，关系亲密而不是三不管的偏远地区。周原出土的甲骨文证明了周地曾是商王的田猎区，这更说明“郊”的含意。卦辞说：积蓄力量，顺利地处理族内的君臣关系，在大商的西面做好准备，雨云密集而还未下雨。商开国君王——成汤只用了一代人就取得天下，周人却要经历两代。周文王一生未能取得天下，就是所谓“密云不雨，自我西郊”。

“初九：复自道，何其咎，吉”

“复自道”是恢复原先未到商朝前周族自己走过的道路，回应《讼一六》的“复即命，归而逋”、“食旧德”等。离开商朝朝廷，回到周岐，重新创业，有何不可呢？这应是好的开始。

“九二：牵复，吉”

将家畜比喻部属，“牵复”即像牵牛一样引领着部下从商朝回到周邦，这是上策。

“九三：舆说辐，夫妻反目”

“舆”是车，“说”同脱，“辐”是固定车轮在车轴的掣栓。“舆说辐”，车轮自然要掉下来，车子就不能运行了。《大畜一二六》也有“舆说辐”，“舆”和“乘”明显比喻由上下级组成的政府组织和政府机构之类。《屯一三》的三个“乘马班如”象征周族内的官员组织运作不协调。这里的“舆说辐”指上下级之间就像夫妻反目一样对“复自道”的策略有不同意见。此爻反映“牵复”在具体执行中遇到的困难。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涣一五九》也有"血去逖出"，同样用"血去"比喻一点损失，"惕出"是得出警惕之心。"无咎"有以损失换来教训亦无妨的意思。

"九五：有孚挛如，富以其邻"

"挛如"是手握拢的样子。有威望，得到众人信任，团结得像手握拢一样。由血的教训引导族人明白"复自道"的意义，族人便团结起来。我们可以看出以上几个爻是多么连贯的。《泰一十一》和《谦一十五》有"不富以其邻"，明显是指不依赖邻邦靠自己富有起来的正面之词。"富以其邻"于是应解为依赖大商而富有起来的早期策略。

"上九：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

"处"和《旅一五六》的"旅于处"的"处"一样，是可长期安定下来的地方；反之，"次"在《旅》和《师》卦是指暂居地；"载"是满，大有收获。全句的意思是：已有成果，又有好的根据地，功德满载，如果此时还像妇人一样，只知安居家中，不敢掌握时机，伸展大抱负，反而会使形势转化到坏的局面。月儿将圆，时机快到又未完全到来，应作好准备，像妇人那样丧失时机没有好处，但君子自不量力立即征伐最大的敌人也是危险的。我们看到"妇人"和"君子"相对，因此不是指真正的妇人，而是妇人之见谓也。于是带入下一《履》卦，分析应做什么和不应做什么。

十《履》 “履虎尾，不咥人，亨”

《革—四九》中的“大人虎变”，将虎比作大人。下经中“大人”是周文王，上经的“大人”是商王。“虎”于是指“武人为于大君”中的“大君”。“虎尾”是比喻商纣的亲信如崇侯虎之类。此卦亦是《讼—六》的余波。在大商朝廷中不能清除崇侯虎之类的小人，反而被拘禁。如今有了谋士的指引，经历《师》、《比》、《小畜》壮大后，可以复仇，伸张正义。“履”是踏，“咥”是咬。能踏在老虎尾巴上而不被咬，其策略之高可想而知。清除纣王亲信而不触怒他，唯一的方法是以自己去代替纣王的旧亲信。周人祭祀商人的祖先，替纣王征伐并给予战利品。史书记载周文王甚至献出洛西之地给商朝。这一切都是旧亲信所做不到的。于是周人伐崇侯虎时，纣王不反对，这可能是原因之一。《史记》亦说过，周文王伐耆国，商臣祖尹告知商纣，商纣不加理会，个中原因恐怕不单是商纣迷信有命在天这样简单。《履》和《小畜》相反之处是《履》对外征伐，有大行动。

“初九：素履往，无咎”

“素”有不装饰之象，是下一爻“幽人”之模样。以低姿态去清除纣王的亲信小人，可避免危险。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

“坦坦”，平坦无障碍，亦有光明正大之意。“幽人”是隐士，和“武人”相对。《归妹—五四》有

“眇能视，利幽人之贞”。“幽人”怎样行动呢？他像盲人一样，一步一摸索地、小心地缓慢前进。武人则是勇往直前，无所顾忌。

“六三：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

“眇”是盲，“跛”是脚跛。这是像“幽人”一样小心观察、小心行动去清除小人，去履虎尾。后三句是相反的情况，指如果咬人，像武人过于勇猛地处理大君侧的小人，必然凶多吉少。《史记》载微子屡劝纣王不听，乃与大师、少师出走；比干强行劝谏，结果给商纣剖心；箕子也装疯回避，说明武人之法在此行不通。

“九四：履虎尾，愬愬，终吉”

“愬愬”是恐惧。“履虎尾”有惊无险，有大收获。

“九五：夬履，贞厉”

“夬”同果决。其实这次决定始终带有一定的危险性。

“上九：视履考祥，其旋元吉”

“视”是目视，“考”是成，“祥”是吉祥，“旋”是回来。回看这次行动，成功而吉祥，回到周邦，又开创一有利局面。《诗经·皇矣》有描写伐崇战役的。《履》卦没有如《同人》卦那样写战争场面，或许作者认为商纣的反应比战役本身还要危险，此之谓“履虎尾”也。

十一《泰》 “小往大来，吉亨”

《泰》跟着《履》卦，但没有明显的承接关系。《泰》、《否》二卦是从更纯的哲理角度来描写商朝的兴起、太平至衰落，其主要原因是“否之小人”。这也反映了周文王得天命的原因和时间。总的来说，此两卦和《乾》、《既济》、《未济》一样，同是描述同一哲理。周人得天命，商人失天命的观点，在周初是非常普遍的。《易经》和周初用词的“往来”都有来回走动和付出与收入两个意思。《泰》、《否》两卦的“往来”是后一意思。太平的商朝，是在付出少，收获大的时候；当时是一切吉祥和通达的，《泰》、《否》二卦主要是以描写商朝历史的横切面为主，而《既济》卦则重在写商朝的兴衰走势。

“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

“茹”是根连根，“汇”是同类，“征”是征伐。拔除茅草，要将同类一起连根拔起，对小人的征伐，带来太平的日子。“征”这里指朝廷斗争。此爻和《否》卦的首爻“茅茹”，都是商朝衰落的主因。

“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

“包”和《否》卦的“包”一样，是包容的意思。“荒”是污秽，“冯河”就是如“暴虎冯河”那样的勇士，“遐”是远，“遗”是遗忘，“朋”是得力的助手或大臣，包括诸侯。“中行”是《损》、《益》二卦所描述的恰当征收与施与的财务政策，包括大商与

各国的财务关系。全句的意思是：商朝强大的日子是靠任用非贵族贤士（史书记载商朝曾任用低下层人士作宰相），用勇敢之士，不遗忘在远方为朝廷效力之贤士，对友邦和臣民采取公平的财务关系。作者只用了一句话，就把商朝兴起的用文官、武将、外交和经济政策总结出来，此爻集中反映成汤开国之治。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没有平坦，就没有山坡；没有前往，就没有归来。此两名句表示太平日子也有艰难之时，亦暗示了太平中隐藏了衰落的因素，是变易必然性哲理。"艰贞无咎"表示如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则可延续太平。"勿恤其孚"说不要忧虑声誉问题，"于食有福"是可安享上天赐予的福份。从这里可看到作者还是怀念商朝太平的日子，表露出曾作为大商臣民的感情，如我们怀念汉唐盛世的心情一样。在周人来说，述说商朝以往的辉煌只会作为指责商纣的借口，作者显然没有这样。此爻描写商朝开国后经历了几次兴起、几次衰落的年代，和商朝早期的历史相吻合。历史起伏的原理可能在商朝的史官中已开始有所发现，是"易道"概念的前身。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

"翩翩"是轻盈地飞翔，"不富以其邻"应解为不依赖剥夺邻邦而富有起来。"不戒以孚"是不需用武力而是用声誉来保障国土安全。以上是睦邻政策，

外交军事策略。此爻可能对应武丁王时国势强大，因而首都殷墟根本没有建城墙。

"六五：帝乙归妹，以祉元吉"

《归妹一五四》亦有"帝乙归妹"，是著名历史故事，纣王父亲将女儿嫁给周文王以巩固殷周关系。"祉"是福，"以"是依靠此通婚达到另一新的兴旺阶段。述说商朝的太平日子，当然要有良好的殷周关系。以上是帝乙时代，商朝衰落，国运将要转到周人那里去。

"上六：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

"隍"是城下的壕沟，"城复于隍"指城门墙倒下，倒在没有水的城壕中。"勿用师"反映了商人国力日下，亦解释了为什么给予周人征伐大权。"自邑告命"是从外邑传来天命有变的言论。"命"在周初只能指天对王的任命和上天授权王对臣子的任命，而不能解为一般政令和下级对朝廷的要求之类，这是周人的天命观。《史记》有载，西伯暗里行善，诸侯皆来要求文王决平争讼之事，见文王的政绩后，都不好意思地回去，并且说西伯是受命之君，同时亦记载了周人是强大的，有代商得天命之势，于是商朝中有大臣来告知此事，这都是"自邑告命"。《泰》卦全面述说商朝的兴盛，可又立即描写其开始衰落，这就是由《泰》至《否》的规律。

在周初，"城复于隍"的城只可能指商朝之城墙，不会指还不是很旧的周朝城墙，在河南偃师尸乡沟发现有座古代商城墙，其中还证明曾有修补过再用

的痕迹。其地在孟津（崇国附近），也接近周原，可能距南宫括的故乡不远。南宫括或许曾见到城墙最终倒下的景象，从而引发他对商朝衰落之感想。以古代的人来看，极少会描写一些自己从所未见、从所未闻的现象。我认为他不会单靠想象就写出“城复于隍”这句话。

十二《否》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

“匪人”如《比一八》“比之匪人”一样，指不应当接近的人，与《泰》卦中“荒”、“冯河”、“朋”相反的小人，王朝由太平走向闭塞，全由于小人。两卦的第一爻都是说要清除小人，可见小人对整个国家存亡之影响。“不利君子贞”，是指不利于像周文王那样的真正的臣子去坚持正义，文王被禁是一明显的例子。“大往小来”和《泰》卦相反，付出多，收入少，是浪费资源，理财用人不当及浪费人才的结果。史书记载他们淫乱好色，打猎游玩，荒弃耕地，这不是“大往小来”的写照吗？

“初六：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

此爻和《泰》卦一样，区别是由“征”变为“贞”，尽管不能对小人大加征伐，只要坚持清除小人的努力，王朝还会有一段顺利日子的。史书有载，商朝盘庚迁都原因之一是想纠正贵族的堕落腐化。可是武丁以后，特别是商纣期间，腐化达到最高峰，作者对这些情况应能掌握得十分清楚。“亨”指清除小人之行动还能进行，这在文丁以至帝乙时期还是

应有的现象。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除此卦外，只有《恒一三二》有"承"和"羞"连用，所以和书中其它单用"羞"字略有不同。"承"有奉承之意，"羞"是由奉承带来同流合污的习惯。容忍小人之奉承，会让小人得意，国君则逐渐失去运作之通畅，朝廷成为闭塞的局面，这已是商纣时期，因文丁时期还有周季历的征伐，帝乙有归妹，"以祉元吉"。

"六三：包羞"

包容小人的奉承，自己也和小人同路。《说文解字》解"羞"为进献。"吝"是君子处事不当带来的暂时性蒙羞。"承"和"羞"是原因和结果，是比"吝"严重得多的贬词。商纣时有个叫费仲和另一个叫恶来的人，是"包承""包羞"的写照。

"九四：有命，无咎。畴离祉"

"命"指天命已有新的安排或上天授权君王任命臣子。如果是后者，跟着的应是大吉，如《升一四六》的"允升，大吉"。所以这里应解为前者，呼应《泰》卦的"自邑告命"。"畴"是同类，同种族，文王和武王的母亲都是大商嫁来的。"离"是依附，"祉"是福祉、国运。因为上天已有新任命，由周代替商，所以历史还可以前进。人民最后会摆脱苦境。由同一宗庙同一血统的周族来依附在新的福祉上。无论殷周通婚，周人祭祀商人先祖，都是建立一条将福祉转让给周人的桥。另一方面反映了商朝真正

的君子，将治国理想转到周人那里实现。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休”是休止、制止，“其亡”是指“否”局面之消亡，不可能指商朝之亡，这样对大商太不尊敬了。“苞桑”是桑木的根，和“茅茹”近似。接上一爻，周人已接受了天命，开始对抗闭塞局面，这对于商先王大人来说应是有利的。小人是否能灭，将系于能否像“苞桑”一样连根拔起。休止成效只见之一时，“倾”才是彻底的。因“苞桑”毕竟比“茅茹”根深。

“上九：倾否，先否后喜”

“休否”不成，只有“倾否”，置之死地而后生，顺应“易道”，将局势推向否极，才能换得泰来，作出伐纣的艰难决定。“喜”如《无妄—二五》的“勿药有喜”的“喜”表示恢复，痊愈。“倾否”有商朝贤士革商朝的命的意念。

十三《同人》 “同人于野，利涉大川，利君子贞”

“利君子贞”和上卦“不利君子贞”相反，是“先否后喜”，做了“倾否”决定后开创的新局面。南宫括和其它来投者与伯夷、叔齐的至死不吃周粟那样愚忠思想相比，就革命得多了。如果死抱着旧王朝，痛苦必然无日无之。“同人”可能是为征伐戎人而来。“野”和“龙战在野”的“野”一样，是战争场所。从“同人于宗”和“同人于门”的区别看，这是跨族的合作行动。这种合作行动在西周建立后不

可能出现。《竹书纪年》："三十六年春正月，诸侯朝于周，遂伐昆夷。"

"初九：同人于门，无咎"

《易经》有"无咎"九十三个，应为独立词组，意思是说没有重大损失、危险或危机，亦表示了所述之事可以进行；这里应指战事平安和成功。"门"和"宗"对立，"宗"是宗族，则"门"是跨宗族。"比之无首，凶"，所以应以周人为首。会盟不适合在周人宗庙前进行。最好是在周近郊，在门之类附近，象征一点平等，各族人才可以齐心作战。

"六二：同人于宗，吝"

"吝"是由不平等对待其他族人引起，会使战事失利。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

"伏戎"是伏兵，"莽"是草丛，"陵"是高地，"三岁"比喻多年。这是防卫性战役阶段。在草丛中伏击，攻击我方的敌人，跟着占领及控制高地，使敌人多年不能再兴乱。"莽"与"陵"表示战事还是在"野"中进行。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乘"是登上，"墉"是城墙，"克"是克制。"克"字有能够制止和能够办到两解，从全卦的连续性、阶段性来看，从誓师、伏击、占领高地、克制对方攻势到直捣黄龙，最后会师，"克"字就应解为敌方不能制止我方攻势。对戎人或鬼方的作战方针和伐蜀有所不同，无论周人的祖先，商朝之衰落，以

至西周的覆亡都和那些北方民族有关。作者清楚地看到这种区别，所以对他们的作战就要彻底一点，决不会攻到其城墙上就自我克制攻势，让戎人有重来的机会。“墉”反映战事已发展至对方的城邑。

“九五：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

“号咷”是大哭，“克”是能够。会师中，喜悦和悲伤交替，反映战争胜利和战事之惨烈。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同人”回到誓师时的“门”所在地的郊，对战争的损失是“无悔”的。“同人”战争，《谦》卦的行师征邑国，《师》卦的开国承家战争，还有《未济》卦之“震用伐鬼方”，只可能是殷周之际的战争，在西周以后怎会有这类战争呢？（注：《逸周书·世传》……武王乃废于纣矢恶臣百人……司徒司马厥于郊号，武王乃夹于南门用俘……也可见“郊”与“门”的关系）。

十四《大有》 “大有，元亨”

凡是有“元亨，利贞”的卦，都是关于大事业之前的卦，单是有“元亨”的《大有》、《蛊》和《升》，都是大事已成的卦。大事既成，亦是另一事的开始。“同人”和“大有”相反相承，是“同人”的战争，“大有”是收获。这是字面上的相反，事实上“大有”是文王一生的收获。《竹书纪年》有：“帝辛元年，命九侯，周侯，邘侯。六年。西伯初禴于毕。二十五年，囚西伯于羑里；二十九年，释西

伯，诸侯逆西伯归于程；三十年，西伯治兵于毕，得吕尚为师；三十二年，密人侵阮；三十三年，密人降逐于程，王锡命西伯得专征伐；三十四年，周师取耆用邘，遂伐崇。崇人降；十二月，昆夷侵周；三十五年，周人大饥，西伯自程迁于丰；三十六年春正月，诸侯朝于周，遂伐昆夷，西伯使臣子发营镐；三十九年，大夫辛甲出奔周；四十年，周作灵台。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卒。”与上经的吻合程度不是令人震惊吗？

“初九：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

“交害”，互相伤害，没有因“天下三分有其二”的大好形势而伤害朋友，这是下一《谦》卦的反映。艰苦经营下去自会没有大的问题。

“九二：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

收获多得要以大车去载，可伸张正义，不怕被大商迫害。“车”是《困—四七》“金车”的“车”。作者只是以“舆”和“乘”来比喻官员组织。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公”是曾在商朝任三公之一的周文王，“用亨”和其它地方一样是祭祀，“天子”是上天的儿子泛称，这里可能指在天的成汤。那是得天命的第一步。“小人弗克”，他的政敌反对无效。“克”这里解为能够制止。小人像是为了使商朝能延续下去，而君子却主张“倾否”，置之死地而后生，其中自有巧妙之处。《诗经·长发》篇中，商人称成汤为天子。

“九四：匪其彭，无咎”

“彭”是盛大。不要自恃强大就不会招致危险。本卦连续有三个“无咎”，明显说明“大有”不会引致相反的结果。历史上，周文王的“大有”事实上完全没有引来大商的危害，没因树大而招风。《大有》卦哲理的特殊性和文王当时的特殊情况非常相似。

“九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厥”是其，“交如”是相交，“威如”是威严的样子。以其威望和各族相交，达到首领身份般的威严，形势大好。这亦是反映了周文王当时的成就。其成就甚至超过真正得天下成为大君的周武王。作者这样写完全符合事实，没有什么不自然。

“上九：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易经》常在吉利的时候提些反面的东西，此卦没有提不利的情况，因有“天命”。如果不和历史情况比较，就会很难明白。如果抽象地理解此卦，会得出迷信的结论：认为有神保佑，什么也吉利。但原著是在论述了大量的历史形势，周人经过不屈不挠的努力并找到顺天而行的道路后“得天命”，才会有“天佑之”的结果。

十五《谦》

“谦，亨，君子有终”

从爻辞看，“谦”是非常顺利的卦，但不是开元的卦，所以没有“元，利贞”。《谦》承接《大有》而来，有在大好形势下仍要“谦”之意。实际上，这是文王晚年的尾声。文王在天下三分有其二的形势

下还进行了一些征伐。此卦用了三个君子对其一生作了评价，也是《观一二十》的“观其生，君子无咎”的具体化。“谦”是这个君子的总形容词，亦是对纣明低姿态、暗进行扩张的策略，不是普通人的谦虚品德。普通人怎会利用谦虚来行师征邑国，进行侵伐呢？“君子有终”指他前半生非常艰苦而以天下三分有其二告终，从而看到即将进入武王伐纣期。

“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

爻辞中的三个“用”字都是策略的运用。当然可以说是文王品德和政治策略的统一体。此外，文王对下级，对“四友”，对各中小民族，也表现了“谦”。有这种品德，可干大事，必然成功。

“六二：鸣谦，贞吉”

下一《豫》卦有“鸣豫”，都是宣传出去。“鸣豫，凶”，因过份的宣扬而受到商纣的不满。

“九三：谦劳君子，有终，吉”

只是加上“劳”字，是卦辞的重复和补充。

“九四：无不利，撝谦”

“撝”是发挥，比“鸣”进一步。“无不利”刚好补充《大有》的“自天佑之，吉无不利”的人为努力。

“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

和《小畜》的“富以其邻”相比，虽不依靠大商，而以继承商朝太平时期的“不富以其邻”自居。能“利用侵伐”而“无不利”是谦之策略成效。两个“无不利”明显接着上一卦的“自天佑之，吉无

不利”。和其它地方一样，说明《易》是出于一人之手，说明卦爻辞是高度关联的。从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用字的习惯。

“上六：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

重复“六二”之“鸣谦”，“贞吉”，包括用不同于商纣的态度来征伐邑国，很容易使他们臣服。史料证明，克蜀后，蜀还跟随武王伐纣。使被征服者损失不大，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获益。武王伐纣，使商朝臣民亦得到某种好处。

十六《豫》 “豫，利建侯行师”

《豫》和《谦》相反之处在前者收敛，后者发散。《豫》卦是周文王期最后一卦。《谦》总结了他的一生，《豫》承先启后，他的功绩延续到周武王时期。下三卦是武王伐纣，以武王为主角的卦。直至上经完结的十四卦都是周武王统治的时期。但自《观—二十》以后的十一卦，却是以南宫括自己为主角来描述西周初期的历史事件。爻辞“介于石，不终日”仍有《乾》卦的“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的影子。“九四：大有得”是接《大有》卦而来的。从“九五：贞疾，恒不死”和“上六：冥豫，成有渝”看到那还是伐纣的前夕。史书曾记载伐纣行军途中人们载歌载舞，都是文王功绩的延续。“利建侯”和文王期第一卦《屯》的卦辞“利建侯”互相呼应，是文王一生成就的总结。加上了“行师”一词，是循环中的发展。从《屯》卦中的“大贞凶”已发展成

“利……行师”。

“初六：鸣豫，凶”

和“鸣谦”相反，“鸣豫”会引起商纣不安。

“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

“介”有由人们做成界定的结果之意，例如“介然”、“介意”和“介福”等。回应《屯》卦的“磐桓”和《乾》卦的“君子终日乾乾”，本爻的意思是：要努力做到应有的像石头般巩固的形势，由朝到晚，坚持下去，自会成功。

“六三：盱豫悔，迟有悔”

“盱”是忧愁，过分担心。过分担心士气高涨的喜悦气氛是不必要的。如果不掌握时机，往后会造成错误。这样解是由下一爻所决定，亦是“自天佑之，吉无不利”的反映。因时机成熟，又有天佑，只要不“鸣豫”，适当利用豫是恰当的。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由”是由来、由于，“盍”即合，“簪”是急速，由于士气高涨，大有收获，不要疑虑，志同道合者才会及时紧张起来。反之，就会“迟有悔”。

“六五：贞疾，恒不死”

“疾”经常比喻损失，《恒》卦写处理朋友之间的相对恒久关系，“恒不死”指当前较长期的大形势不至于逆转。“恒”不能解为“永恒”。因为“永恒”固然不会死，其他的人或从“易道”的角度来说亦不会永远不死。全句意思是：这阶段中纵使有点损失，对大局亦无妨。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从“无咎”一词看到，前两句是不太好的现象。《升一四六》有“冥升”，“冥”有走到尽头之意，“成”是获得的成果，“渝”是短暂层次的变化，和长期的变化“易”有所不同。喜悦局面走到了尽头，结果或会有改变，不过这是无妨的。跟着是伐纣，“官有渝”代替了“成有渝”，一个更新的阶段代替了旧的、发展到尽头的阶段。

十七《随》 “随，元亨，利贞，无咎”

这是全书六个“元亨，利贞”之一，除《乾》卦外，文王期只第一卦《屯》有一个，伐纣期《随》和《临》占两个。周朝建立后，作者在一次任用旧商遗臣的重大政策中的《无妄》卦和下经的《革》卦共两个。可见此卦之重要性。六十四卦的卦辞中五个“无咎”有三个在战争卦中，因“无咎”对战争来说已是上好的了。《随》卦对应历史上的武王观兵孟津，会盟诸侯八百，《牧誓》等。

“初九：官有渝，贞吉，出门交有功”

“官”是商朝的官，不应是周族内的官，“门”和《同人》卦的出征前的“门”同。大商朝廷的官员纷纷投奔周，不再忠于纣王，武王只须坚持下去就可得胜，出征后不断会有外族来追随。

“六二：系小子，失丈夫”

《渐一五三》的“小子厉”，将胆子小的人比作孩子。这里“小子”和“丈夫”相对，更为明显。

“系”是征用、维系，作者用了《比一八》的“显比”方针，对作战的追随者也要挑选一些勇敢之士，在军队编制中加进胆小的人，自会挤掉勇敢之士。

“六三：系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利居贞”

征用勇士，放弃懦夫，反复说了两次，说明正在准备一次大战事，周初的人一看便明白。“随有求得”，联系上两句，放弃胆小的人不会人员不足，因追随者不断拥来。“利居贞”是暂停行军来处理好编制之事，如观兵、誓师、会盟等，历史上，武王从出兵到入商朝，只用了一个多月，完全没有因“居贞”而延误了时间。

“九四：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随有获”和“随有求得”近义，也可指军队在途中取得不应该取得的东西，总之是有关军队扩充后引起的军纪问题。因有崇高声望，用以说明伐纣方针，整理军纪，那怎会有问题呢？无论《牧誓》、观兵，祭文王于毕，用车载着文王的神位等，也许是“以明”的方式。

“九五：孚于嘉，吉”

“嘉”是宴会或喜庆，各诸侯和追随者士气高涨，由此带来武王的领导威信之提高，大大有利于战事。史书记载行军途中，追随者载歌载舞，这不单是因为充满胜利信心。因在《师》、《同人》和《困》等战争卦中，始终带有几分悲伤，这只可能反映了人们期望从纣王的压迫中解放出来的心情。

“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

“拘”是拘束，“系”是维系，“维”是束缚，“西山”可能就是文王的墓地毕，毕近镐京，远离岐山，所以和《井—四六》的“王用亨于岐山”处于不同之地。武王出征时曾祭祀文王于毕，祭祀是出征前的仪式。祭祀文王和用车载文王神位却有另一层含意。目的是“拘维之，乃从维之”，以文王旧有的声誉达到统领诸侯的成效。作者只写伐纣前的一切情况。没有如《师》、《同人》等直接写战事，为了回避臣伐君和作者带领周人征伐自己宗族的场面，对于周初的人来说，当然没有必要详细描写此次战事。

十八《蛊》

“蛊，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

《蛊》和《随》相反之处在于壮大和败坏。作者回避了牧野之战，用周人作为儿子的地位接替商朝的《蛊》，带过商朝的灭亡。以武王为主角的三个伐纣卦中，全都有“元亨”一辞。《巽—五七》有“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全书没有具体的年月日份，所以两处的先三日，后三日应是指七天的周期，“反复其道，七日来复”的周期，亦是指《蛊》很快完结。“利涉大川”，接替商朝的大业。

“初六：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

“蛊”是败坏了的事业，“干”是接手处理，“考”是先帝，商朝的先王。甲骨文有记述武王克殷后立即祭祀成汤。用“蛊”代表父亲的事业，不会是普通父子关系中的事情，而是比喻周人作为商朝

的子孙，接替商人的天命。这从周人祭祀商先祖时已经开始了。“考无咎”是指有周人继承，商先帝们应觉得安慰。“厉，终吉”反映此接替仍有危险，结果还是成功的。

“九二：干母之蛊，不可贞”

《小过一六二》有“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祖父代表君，祖母代表臣。商朝的事业已经败坏，作为商朝的官员大臣的事业亦同时不可坚持下去。作者反对如伯夷、叔齐般的愚忠。

“九三：干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

“有悔”一词只在《乾》卦“亢龙有悔”，《豫一十六》“迟有悔”和《困一四七》的“曰动悔，有悔”四处出现过；明显和“大咎”对应，是犯大错误。“小有悔，无大咎”就是在接替商朝的过程中虽犯有小错，却无大碍。

“六四：裕父之蛊，往见吝”

“裕”是姑息、容忍，是和四个“干”字同类而相反的态度。此句和“干母之蛊，不可贞”一样，说明不得不革掉纣王的命。这次革命的动力来源之一是商朝的反叛臣民。

“六五：干父之蛊，用誉”

这个声誉明显是由文王建立起来的，所以伐纣前有祭祀文王于毕等姿态，用意是告诉友邦，武王是具有崇高声望的周文王的政策继承者，“用誉”还带有以声誉统帅武力的意思。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事”是依其意见办事，“王侯”是各诸侯王，“高尚其事”应解为将接替商朝的事至少在理念上，作为统一中国的大事来做，而不是当作一般征服、分配战利成果的事来做。事实上，周人伐商，是有大量商大臣参与其事，自不能简单地作为周人的事来处理。历史上，武王克殷后，依然要从事大量征伐，直至周公时也要东征，西周成为一相当规模的大一统国家；中国统一应始自这一“高尚”之事。春秋战国只不过是统一事业的一次反复，秦亦只不过将此事进一步巩固罢了。马王堆帛书中的“不事王侯，高尚其德，凶”全改变了原来的意思，是占卜的需要。

十九《临》 “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

在宏观论证中已有详细说明。此卦对应武王克殷后进纣宫的情景。《史记》详细记载了一切主要的贵族和大夫皆出席，独欠南宫括。南宫括只是作为旁观者在下一《观》卦出席典礼，有机会冷静地反思自己的一生，文王的一生。这应是《易经》基本架构的酝酿过程。

“初九：咸临，贞吉”

“咸”是感应、认识，“临”是降临、到临、君临天下，从上观下四个意思在历史的这一重要时刻统一起来。作者深深感到大事已经迫近，要坚持把一切工作做好，迎来胜利的一刻。

“九二：咸临，吉无不利”

《大有》卦有“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这里是实现了天的保佑，此爻和上一爻的区别是有大事即将到临的感觉。

“六三：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

“甘”和“苦”相对，在《节》卦中很清楚。最美好的时刻终于来临。但来了之后又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如果多加留意好事下隐藏的危机，还是没有大问题的。《尚书．召诰》中有“……惟王受命，无羡惟休，亦无羡惟恤……”说明召公，周公等人亦有近似的观点。武王克殷后，因天下未宁，至夜不能眠，这不是“甘临，无攸利”吗？

“六四：至临，无咎”

“至”是到，事情发展至尾声之意。“无咎”反映作者对全事既兴奋其来临，又担心发生意外的心理，亦可看到他组织安排仪式要“贞吉”和礼成后有“无咎”松一口气的心情。类似的心情在《萃—四五》也有所反映。

“六五：知临，大君之宜，吉”

“知”和“晦”相反，意为头脑清醒，明白事理。“大君”是代替大商大君的新任大君。这是过渡时期，往后的卦只称武王为“王”和“国君”。“宜”在《诗经》中有相称的意思，全书只在这里和《丰》卦有“宜”字，一本占筮用书不会这样少的。全句的意思是：如果要名副其实地成为大君，就要明白形势，明白事理，更重要的是知人善任，总结了纣王因昏暗不明和任用小人导致灭亡的教训。

“上六：敦临，吉无咎”

在《复一二四》，和“迷复”相对的是“敦复”。“敦临”是“知临”后的正确行为。连用“知”和“敦”字，有寄望于武王的意思，作者是两朝元老，开国大功臣，武王是他的后辈。《易经》应是在武王死前一刻完成，其时正是武王患大病又刚有好转之时，不是总结武王一生的评语，所以有“吉无不利”、“贞吉”、“无咎”、“吉”和“吉无咎”。“至于八月有凶”是唯一的后加语，和全卦的吉利性相矛盾。

二十《观》 “盥而不荐，有孚颙若”

《观》与《临》相反，“临”是周开国大典，“观”是对典礼的旁观。《史记》述武王入纣宫仪式“百夫荷军旗以先驱，武王弟叔振铎奉陈常车，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散宜生，太颠，闳夭皆执剑以卫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毕从，毛叔郑奉明水，卫康叔奉布兹，召公大赞采，师尚父牵牲。尹佚筴祝曰：……”所有贵族和大夫都出现，独欠南宫括，这可能：（一）他没有带兵伐纣，只是作为文官之首，或负责运粮等后勤之类的工作，（二）在《革》卦改革失败后，还未完全恢复官职，所谓“不及其君，遇其臣”（三）在《临》卦中负责组织统筹的幕后工作，于是他有机会总结自己的一生，观察新朝之光，评价文王的一生，这应是写作《易经》的初始概念。“盥”，在祭祀前

洗手，“荐”将祭品奉上，“颙”是仰慕，以一种恭敬、虔诚的态度，参与这次大典。

“初六：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

“童观”比喻幼稚无知的观察方式，这对于不负有国家领导职责的平民来说，没有什么问题，但对于负有重责的“君子”来说，看不清形势，就不能担当日后巩固新朝的责任。这反映作者在此成功的一刻，冷静地思考下一步应怎样做，认为这是有关新国家存亡的问题。这是作者的哲学观点，是整本《易经》的中心思想。

“六二：窥观，利女贞”

“窥”，偷看，不以光明正大的态度去观察，是“妇人之见”，大丈夫应光明正大地观察。这种态度，刚好说明他将观察的结论——“观我生，君子无咎”，“观其生，君子无咎”大胆地写进《易经》的原因。在进纣宫的游行过程中，当然有大量的小童和妇女观看，作者或许由此而引起联想，再以此演变成上经和下经。

“六三：观我生进退”

《巽一五七》有“进退，利武人之贞”。“进”为升职，“退”为离职、被贬。回顾我一生的仕途起伏。这是“易道”和自传的结合，是作者将自传写进下经的初始概念。

“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光”在周初总是和文武二王或国家有关，人们从观察这次大典中可观察到新朝之光，坚定为它努

力工作的决心。

“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

回顾我的一生，尤其是弃商投周的决定，并没有后悔。原因写在下经三十二卦和上经十一卦中。

“上九：观其生，君子无咎”

在此刻，又有谁去观察作者的一生呢？况且三千年前，资讯极不发达，难以去观察他人的一生，除非他是最大人物如周文王。周文王的一生，虽然背叛君主，但没有什么可后悔的，原因已清楚地写在上经十四卦中。武王克殷在二月，一年半后，八月患重病。从《观》卦至上经最后的《离》卦共十一卦，所描写的西周初事迹也应有一年以上。例如《复—二四》有“以其国君，于十年不克征”，反映了武王克殷后的一些征战资料。所以《易经》写作的上限，不应距离八月太远。最后的《离》卦亦完全没有“三监之乱”的迹象，所以完书的下限也应接近武王驾崩。

二一《噬嗑》 “噬嗑，亨，利用狱”

这是跟着《临》、《观》后的一卦。克殷后立即采取严刑峻法，针对谁呢？是为了镇压顽殷。往后的“三监之乱”说明反抗确实存在，大商子民不会一下子完全臣服。《临》卦的“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也包括这种危机。作为内政重臣，制定和执行刑法是不可避免的。

“初九：屨校灭趾，无咎”

“屨校”是穿在脚上的刑具，“灭”是夹伤。对反抗者采取此级刑罚，是较轻的，不会造成更大的反抗。

“六二：噬肤灭鼻，无咎”

《睽一三八》有“噬肤”，是夹伤肌肤，“灭鼻”是夹伤鼻子，这是对付反抗稍大的人的必要刑罚。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腊肉”是坚硬的风干肉，“毒”喻味道太浓，不好吃，指用更重的刑罚对付更大的反抗者。在执刑过程中，心里难受，并会损害声望，但仍未造成危机。作者原是商族人，用刑罚对付自己的同胞，太过份时感觉不安。周公在《尚书·多士》中反映了殷民曾三番两次地叛乱，不得不用极刑对付之。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艰贞，吉”

“乾胏”比“腊肉”还要坚硬。《解一四十》有“田获三狐，得黄矢”。“金矢”同样是比喻得到朝廷支持和赏赐去执行更为强硬的镇压措施。回应卦辞“亨，利用狱”，“利艰贞，吉”表示镇压还要艰辛地进行下去，才会起到稳定局面的作用。

“六五：噬乾肉，得黄金，贞厉，无咎”

“乾肉”终于比较软一点，描写反抗过程由强烈转向平伏。“得黄金”是朝廷有物质赏赐，肯定政策执行之成功，武王表达了对商族的南宫括之信任。“贞厉，无咎”是说此工作虽带有危险，但仍能成功地执行。

“上九：何校灭耳，凶”

“灭耳”，颈上带上刑具伤了耳朵，相对于以上的刑罚，是长期拘禁，将反抗者带上枷锁，监禁起来。他反对一些人将刑罚作为报复手段，不是为了稳定局面，而是为镇压而镇压，致反抗无日无之。刑罚要配合怀柔政策，刑罚要随殷人反抗的变化而变化。《尚书．康诰》有“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既道极厥，时乃不可杀”说明周公也有类似的对一时之念的犯罪者，既罚过了，就不应杀的思想。南宫括是先辈，周公极可能沿用了南宫括有关刑罚的思想。还说“师兹殷罚有伦”，要采用商朝合理的刑法制度。南宫括由商朝带来了成熟的刑法，周族短短的历史，还未有足够的时间和土壤发展出成熟的刑法。

二二《贲》 “贲，亨，小利有攸往”

“贲”和“噬嗑”相反，是丰富的物质收获，是喜悦的。史书有说：周兵入纣都，大有俘获，光是宝玉、佩玉就多至十几万件。作为财政管理大臣，要负责分配战利品，批评一些人夺掠太多，沉醉于胜利之中而败坏纪律。总的来说，此项工作还能顺利执行。“亨，小利有攸往”说形势可加以利用，针对“九三：永贞吉”。

“初九：贲其趾，舍车而徒”

“贲”是装饰，“徒”是步行，描写有些人因炫耀脚上的装饰，放弃乘车，徒步而行。

“六二：贲其须”

修饰长在下颚的须。

"九三：贲如，濡如，永贞吉"

"濡如"，像浸在恩泽中似的，"永贞"和其它"永贞"一样，是表示忠贞的意思。由文武二王带来的恩泽，应化作忠贞，对巩固周朝有良好的作用。

"六四：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

"皤如"像老人头上的斑白色，"翰如"像飞鸟一样，装饰得全身光亮发白，骑着漂亮的马到处飞奔，必然招引坏人来要求分享。

"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戋戋，吝，终吉"

"丘园"是山丘林园，"戋戋"，轻盈；"束帛"，穿着华丽的布帛。连山丘林园也装饰起来，人们穿着华丽的衣服到处行走，会令亡国的殷民加深亡国的不安，失却对所谓解放者周人的信任，为什么又"终吉"呢？因为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救济殷民，解除了"舍尔灵龟，观我朵颐"之"凶"。

"上九：白贲，无咎"

"白"代表朴素，和"皤如"般发亮有所不同，只有这样才不会加深殷周矛盾。

这是周人享受胜利的历史现实，作者认为可提高周人的向心力，如果不明白此点，则很难明白作者为什么不像书中其它地方一样，大力批评浪费的行为。

二三《剥》　"剥，不利有攸往"

作者曾在一对相反的卦后，写另一没有承接关系的卦；而从《贲》到《剥》却是紧密承接的。《剥》是说周人的纪律作风因浸淫在战利品之中而遭到一定程度的败坏。这对治理国家当然“不利有攸往”，卦辞是如此简单直接地说明问题。

“初六：剥床以足，蔑，贞凶”

“足”是床脚，比喻腐蚀的开始。“蔑”是轻视。腐蚀开始时，不正视它，会很危险。

“六二：剥床以辨，蔑，贞凶”

“辨”是床板以下的地方，腐蚀进一步发展，如仍不正视，危机将加深。

“六三：剥之，无咎”

和前两爻不同的是没有“蔑”。全书亦只有以上两处“蔑”，表示不正视问题所带来的后果。“剥之”是指腐蚀这种由胜利自然带来的事，如不轻视它，小心处理，原应是“无咎”的。

“六四：剥床以肤，凶”

“肤”就是睡在床上的人之皮肤，因没有在发现问题之初去正视它，使其侵蚀发展到对人们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地步。

“六五：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

“贯鱼”是鱼儿在水浸成塘时，连串地游来游去，“宫人”是后宫嫔妃。商朝已有宫人，文王时期没有提到“宫人”，武王君临天下，“宫人”出现了。这里描写水浸发展的现象，说鱼儿连贯地像后宫嫔妃一样，走到王之身边，并得到宠爱，非常有利，是

什么意思呢？如果“宫人”比喻小人，武王就是小人的保护者，不会这样写，而且不会以“无不利”评价之。水灾之时，王却在后宫作乐，这只能是对商纣的描写。作者在书中也避免具体地描写纣王的生活，所以“鱼”和“宫人”比喻君子得到武王的保护支持，以改变局势，从而“无不利”。

“上九：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

“硕果”，大果；“不食”；得以保存；“舆”是用车比喻官员组织之运行；“庐”比喻被侵蚀了的旧事物的躯壳。躯壳虽被侵蚀掉，骨干的官员组织得以保存。最后两爻为《复》卦写下伏线，《复》卦反过来支持了这两爻的解释，其它的解释会孤立了卦爻辞的关系。

二四《复》

“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

“复”和“剥”从字面上到内容上都是相反相承的。“疾”是损失，“朋”是国家之朋，指友邦。“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和“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等，是用周人首创的“四分历”以七天左右作为一个周期。卦辞的意思是：恢复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和外族交往不会受到损失，恢复就像自然周期一样，恢复了正常的治理后就可施行好的政策。“利有攸往”和《剥》卦的卦辞完全相反，又完全对称，在其它地方实在难见。

“初九：不远复，无祗悔，无咎”

“不远”是剥落不至发展到极端，是“硕果不

食”，“祗”是大。不是所有坏事都可以恢复的，条件是不远复。“剥”只不过是周朝早期的败坏事件，所以“既忧之，无咎”，而且恢复后还可重新开创另一事业，使坏事变成好事。

“六二：休复，吉”

《否》卦有“休否”，和否对立，“休”有休止的意思。这里的“休”却和“频”相对，有休养生息之意。

“六三：频复，厉无咎”

“频”和“休”相反，反映恢复工作很繁忙，其中必然会有麻烦的地方，结果还是顺利完成了。

“六四：中行独复”

只有《泰》，《益》和《复》三卦有“中行”，可见没有“中庸”、“中道”的意思。针对“贲”和“剥”的浪费，应以“中行”——恰当支出和收入的理财方针，作为主要的恢复工作。

“六五：敦复，无悔”

“敦”和“迷”相反，不迷失方向地恢复局面，才不会引致后悔的结局。

“上六：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至于十年不克征。”

“眚”是眼疾，视野不清。克殷后武王还要“征九十九国”，天下还未宁。如果恢复工作迷失了方向，会直接影响平定天下的大业。为什么“迷复”写得比“剥”严重这么多呢？首先从哲理来看，“剥”好像患感冒一样，不太可怕，只要小心处理，很快可

以痊愈。而“复”就像医生治病，如用错药，小病也可造成生命危险。以历史事实来说，“复”关系到对大商的治理，关系到战争后全局的恢复。南宫括在协助武王得天下后，还做了对巩固周朝非常关键性的工作。从后面六卦中看到，最难解决的，是治理商朝臣民的问题。如处理得不好，整个伐纣成果就要告吹。历史上，西周初的十多年，商朝臣民问题，确是最严重的问题。所以下一《无妄》卦中有“元亨，利贞”，作者非常清楚自己的历史责任。这是作者一生中最后的供献，对“迷复”的后果写得非常严重。此外还要针对反对者，从以后的六卦可看到“中行独复”的具体内容。

二五《无妄》

“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有利有攸往”

《无妄》虽是接着《复》的一卦，却是战后治理六卦的大纲。凡是有关一件大事之前的一卦，常有“元亨，利贞”四字。“其匪”指政敌或政策的反对者。因他们没有远大的眼光，看不到此事关系重大，阻碍政策的执行。虽然“元亨，利贞”，却“不利有攸往”。甚至将作者逼进“坎”的困境。南宫括是旧商仕人，在周族面前主张任用商朝旧臣，将胜利品、财库去养育救济战败者殷民，必然会受到非议。“其匪正有眚”呼应上一卦最后一爻的“迷复，凶，有灾眚”。

“初九；无妄，往吉”

“无妄”是没有妄动，计划周详，往前走应是成

功的。

“六二：不耕获，不菑畬，则利有攸往”

“菑”是对田一年一小整治，“畬”是三岁一大整治，“利有攸往”和卦辞相反，表示如不负责执行这次任务，就会处于“坎”的困境。

“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

有人偷走了系在村邑旁的牛，令邑人蒙受被怀疑之灾，此之谓无妄之灾，反映了《习坎》之困境是意外地受别人所牵累。

“六四：可贞，无咎”

虽然受人所累，但此政策事关重大，应该不计得失地执行下去，所受的损失也算不了什么。事实上，从《坎》卦的困境，很快就过渡到有大成就的《离》卦。

“九五：无妄之疾，勿药有喜

“疾”比喻损失，“喜”是恢复。这损失不是因妄为所致，不用服药也会痊愈的。一方面有波浪起伏的原理，另一方面，南宫括的辈份相当高，不会这么容易影响他的地位。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和卦辞不同的是没有“其匪”“行有眚”说，假如自己受压力也迷失了方向，将会一事无成。

二六《大畜》

“大畜，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大畜》和《无妄》并无内容上相反的地方，因《无妄》卦是以下几卦的大纲。《小畜》是处理周族内部的属下问题，《大畜》是周人得天下之后，任用商朝遗臣的问题，必要“利贞”。“家”是周宗族，是“开国承家”的“家”。作者主张“不家食吉”，原因是：如果周人独自沉迷于胜利成果之中，商饥民极可能会“舍尔灵龟”攻击征服者周族，因此必须处理好商朝臣民问题。作者的意见获得朝廷支持，于是可“利涉大川”。历史上，周朝相当成功地处理了大量的商朝遗臣“多士”的问题。

“初九：有厉，利已”

“有厉”明白到此工作会有一定危险。“利已”之“已”不是作者自己，而是指周族自己，是“观我朵颐”的“我”。收留任用商朝遗臣，虽然冒着一定的危险，但对巩固周人的天下有长远利益。《尚书·多士》篇中反映了周朝的确认真地处理好了任用商旧臣（多士）的问题。

“九二：舆说辐”

《小畜—九》亦有“舆说辐”，表示两卦除字面上的关系外还有内容上的关系，用轮子快要脱离车子来比喻政府的组织运行将会产生问题。由下一爻的“良马逐”看到，这是流失大量商朝人才所致。

“九三：良马逐，利艰贞，曰闲舆卫，利有攸往”

“良马”和“拯马壮”的区别是后者以武将为主，前者以说客为主，都是得力助手。这项工作需要艰苦细致地去做，所以“利艰贞”。“逐”是追求散失

了的商朝人才，“闲”是学习，“卫”是保卫，“曰闲舆卫”是学习保护好这新的政府机构——“舆”。收集人才后要重新学习组织任用这新型的机构，有利于周朝未来的发展，“利有攸往”也。

“九四：童牛之牿，元吉”

“牿”是装在牛角上的横木，以避免伤人。牛常用来比喻事务助手，“牿牛”是完全没有伤害性的商朝文官。小心翼翼地开始是政策成功的一半。

“六五：豶豕之牙，吉”

“豶豕”是去势之猪，是已被驯服的野猪，比喻那已经臣服于周朝的旧商军队、武将。“吉”是他们可助周人平服天下。出土铜器有记述“殷八师”受王命助周军队伐东夷。连商朝的军队也臣服，周朝的江山大可定尔。

“上九：何天之衢，亨”

“衢”是通往四方的道路，“天”是天命的天，“何”是荷，负荷。像负着天意，站在被天安排的四通八达的道路上，自然很亨通。他自己也有“自天佑之，吉无不利”的感觉，只是用了较为简洁的词句。

二七《颐》　“颐，贞吉，观颐，自求口实”

《颐》跟着《大畜》，是救济商饥民，令商朝遗臣更加安心地工作。“贞吉”和“利贞”的区别是短期内已见效果。“观”如《观^{3}二十》的“观”，有观察分析之意。“自求口实”，使其最终能自己养活

自己，不需要无止境地救济下去。

“初九：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

“灵龟”是占卜的用具，商人的习俗，“尔”指殷民，“我”是周人，“朵颐”是吃得口胀的样子。当亡国的殷民用占卜来麻醉自己时，周人还可安睡。但当他们饿得发慌，又看到征服者吃得脑满肠肥，危机便会产生。《尚书．康诰》篇有“应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周公同样认识到宽容地对待亡国的殷民，使其能自立的意义。

“六二：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

“颐”是养，供养，通常是在下者供养在上者，被征服者供养征服者。“颠颐”就是倒转过来，是违反常规的做法，“拂经”也。“丘”，人群堆积得像山丘一样。《涣—五九》有“涣有丘”，亦用“丘”比喻“人山人海”。这里非常形象地描写了等待救济的殷民如人山。“征凶”，此时对反对者反攻不是时候，应先把救济工作默默地做好。以南宫括的背景和地位，应是政策的主张者和执行者。有一些周贵族反对此事，暂时不能予以反击。

“六三：拂颐，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颠颐”也是一种特殊的“颐”，而“拂颐”和这个“颐”完全相反，根本反对这个政策。“贞凶”是说假如坚持反对意见，会后患无穷。“十年勿用”，具体地回应“迷复，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因为此卦是具体地描写战后遗留下来“复”的工作。

“六四：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这里的“颠颐吉”说明了那只是方式不同的“颐”，因形势需要，应该好好地实行。后三句进一步形象地描写了等待救济的饥民的急迫心情。因为他们文化程度较周人为高，还是较能守规矩，南宫括对场面的控制亦很出色，没有造成混乱，“无咎”。

“六五：拂经，居贞吉，不可涉大川”

如“六二”的“拂经”，因违反了周人眼中的习惯，只可默默地实干，暂不可有其它大动作。

“上九：由颐，厉吉，利涉大川”

《豫—十六》中的“由豫”是由于的意思。这里是说：由于实行了正确的救济命令，渡过了危机并且带来好的成果。此时可进一步施行下一阶段的政策——《大过》卦，进一步发挥商朝旧臣的功能。全卦的时序性清晰可见。

二八《大过》 “大过，栋桡，利有攸往，亨”

《大过》和《颐》相反，《颐》对商民，《大过》对商臣。“栋桡”是建房子时，树立的直柱因承受压力而弯曲。《大过》卦用建房子时所冒的危险比喻大量为商旧臣安排官职时所引起的危机。《小过》卦用飞鸟到地上猎食所冒的险比喻自己寻求升职所冒的险。两卦都有危险和机会，今天所谓危机是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白茅”是不用桌子，将祭品放在铺了清洁的白茅草的地上，用低调而恭敬的态度处理此事。一

方面表示了恭敬，另一方面也许是对周族表示忠诚，避免引来非议。

"九二：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杨"是杨树，"稊"是老根长出新芽，"女妻"是少妻，老夫娶少妻是常见的事。但"九五"又重复老妻得壮男，这不是常见的事。从两句的重复中可见到，不是生活现象的写照，而是比喻原来无生气的商朝遗臣，因南宫括的主张而重获生机，所以"无不利"。《尚书·多士》篇曾说：只要他们不造反，还是会安排他们工作的。

"九三：栋桡，凶"

回应卦辞，工作到了关键时刻，亦是最危险时刻。

"九四：栋隆，吉，有它吝"

房子终于建立起来了，"它吝"与其它地方的"吝"不同之处是声誉受损是由其他人引起，是由不明事理的反对者造成。所谓"无妄之灾"，其匪正有眚。

"九五：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

"士夫"是壮男，指另一类旧臣也获得生机。或许因为素质不同，所以工作中规中矩，"无咎无誉"。

"上九：过涉灭顶，凶，无咎"

"涉"是涉大川的涉。在涉大川时，受没顶之灾，形势险恶，最后仍能化险为夷。带出下一《坎》卦的有惊无险情况。

二九《习坎》 “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

《坎》跟着《大过》，是政策有人反对使他陷入困境。南宫括虽是两朝元老，始终不是周贵族。“三监之乱”说明王亲国戚仍有强大的能量。“有孚，维心亨”反映南宫括还是有威望的，所以能心里通畅，光明正大地实行政策。“行有尚”相对陷入困境，行为仍然是高尚的。

“初六：习坎，入于坎窞，凶”

“坎”是陷穴，“窞”是陷阱中的陷阱，“习坎”是重复地经历困境。《坤》卦中有“不习”，是初到的意思。这是作者一生中最后的两卦，他已多次经历人生起伏，这次并不觉得突然。

“九二：坎有险，求小得”

身处险境，处之泰然，只求逐步改善，不求立刻脱险，这是经验丰富所致。

“六三：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陷入深之又深、险之又险的处境，不要随便作出反应。如“潜龙勿用”中的“勿用”，多作观察，捕捉时机脱险。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

“樽”是酒器，“簋”是装谷物的竹盘，“贰”是二，“缶”是肚大口小的瓦器。“约”是俭约，“牖”是向上开之窗，犹如囚室之天窗。《损—四一》亦有“二簋可用享”。可见前几句是指朴素的祭祀，和《大过》的“藉用白茅”类似。“纳约自牖”是像囚

犯一样，从天窗接受食物，也许是苦肉计。“终无咎”是因为历险经验丰富，用了几下熟练手法，就脱险了。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盈”，水浸至顶，“祗”，大。危机还不至于没顶，大势亦已基本平伏，没有大损害。

“上六：系用徽缠，置于丛棘，三岁不得，凶”

“系”是缚，“徽”是三股扭成的绳，“缠”是两股扭成的绳。用几条大绳束缚起来，并放置在荆棘丛中，三年走不出来，也就完了。从爻的发展方向来看，“九五”已经实现脱险。此爻和不少其它的第六爻一样，是事后的假设语：说如不能及时脱险，危机将不断恶化。下一《离》卦清楚表明，情况已经变了，相对于下经的深长困境，《坎》只是一时受非议而已。

三十《离》 “离，利贞，亨，畜牝牛吉”

《离》明显地是《坎》的反面。“利贞”是此事值得长期坚持下去，“亨”是实行得很顺利，“畜牝牛”用家畜比喻部下，“牝牛”是比公牛要温驯得多的母牛。任用商旧臣像收养温驯的母牛一样。

“初九：履错然，敬之，无咎”

“履错然”形容步伐混乱的商朝遗臣来投者，不会是周族或伐纣同盟者的步伐，因他们大都升官晋爵或已回家乡。只有那些失去家园、失去上司的商朝官员，见到周人救济殷民，任用商大臣，于是拖

着狼狈的步伐来投靠。“敬之”和《需》卦的“敬之”一样，是上级对下级的尊重和任用，使之安下心来，断不会产生混乱。

“六二：黄离，元吉”

对称于《坤》卦的“黄裳，元吉”。一类来投者有像箕子那样的才能，是能开创事业的得力助手。

“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

“昃”是日西斜，“耋”是七八十岁老人，“嗟”是怨恨。形容一些暮气沉沉的归附者，在商朝时长期习于败坏的官员，若不用打鼓般强烈的教育方式去激励他们，则会慢慢地像老人一样地令人嗟叹，败坏朝政。

“九四：突如其来，焚如死如，弃如”

“突如其来”和“不速之客”完全不同，是毫不知其背景的投机者，作者不能“敬之”，不能“鼓缶”，不能用相应的措施来教育他们，只能用“焚如”，“死如”和“弃如”去驱逐他们。作者的用人原则是不“比之匪人”，“不宁方来，后夫凶”，“系小子，失丈夫”，“女壮，勿用取女”，“包有鱼，无咎，不利宾”，“王用三驱，失前禽”等。和下经相比，南宫括已位极人臣，大可用强硬手段驱逐投机者。在自传中是权力越来越大的证明。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涕沱”即滂沱流泪，“戚嗟若”，满怀创伤怨恨。这类来者反映出：（一）容易露心声和温驯，（二）受了商纣的残害，（三）对商纣没有愚忠，

（四）肯承认错误，（五）低姿态地臣服周朝，等等，是典型的“牝牛”之一。“吉”说明可任用且会受益，如此也吉。反观“敬之”当然是任用，而不是敬而远之。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

“有嘉”，胜利后的庆功，“折首”斩获其首领，“获匪其丑”，捕获其同类和随从，“无咎”，战事没有大损失。周武王克殷后，天下未宁，仍要进行征战。南宫括在西周建立后仍然对周朝作出重大的供献，他便是以此最后功绩来结束《易经》，结束其一生。这一句亦有用真实的成果来回答那些反对者：“迷复……十年不克征”，“拂颐，十年勿用”。救济殷民，任用商臣，是他临去世前，回答叛商投周决定的质问。《尚书·召诰》有“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召公等人亦沿用南宫括任用“殷御事”的政策，并提醒周成王要注意殷周官员间的融洽关系。中国能达到长期的和平统一，与此有着莫大的关系。

— 下经 —

三十一《咸》 “咸，亨，利贞，取女吉”

《咸》卦是下经的第一卦，和《离》卦完全没有直接的相反相承关系，他出道以来第一件事便是交友。他的故乡应是商边区的一个附属国，不会是殷都，否则在投奔周区时“遇主于巷”不会“无

咎”的；其地可能较接近周区，因为带着全家坐牛车不能走得太远。《睽一三八》的“见舆曳，其牛掣”。在《睽》卦之前的《家人》卦有“妇子”，可见他已有妻子，在投周后的《困》卦，亦有“入其宫，不见其妻，凶”，在《旅》卦中“丧童仆”时表示“我心不快”之前完全没有丧妻的描写，所以他是带着家人前往周。这次投奔完全因《明夷一三六》的主人“不明晦”，在《睽》卦中暗示曾受了刑；“其人天且劓”，“厥宗噬肤，往何咎”。到周的第一卦《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对应《坤》卦的“东北丧朋，西南得朋”。在商区故乡失去了《咸》、《恒》二卦中的朋友，在周岐得到周文王及“不速之客三人来”的朋友。“亨”是交友前期很顺利，得到不少朋友。“利贞”指要坚持交友之道，“取女吉”的方针是交单纯的朋友。爻辞中的“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反映此卦不是夫妻之道。卦中还有不少关于身体各部位，如果不是比喻，就写得太过份了。试看《诗经》描写男女之情是多么含蓄和优美。

“初六：咸其拇”

“咸”是感觉，认识，和“咸临”的“咸”近意。“拇”是大脚趾，比喻认识的开始。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腓”是腿肚，行动最大的地方，“凶”，被朋友妄动行为所伤害。“居吉”，回避一下自会安全。这些人的品格，和那《明夷一三六》的主人相类似，那主人又是个小商纣的写照。

“九三：咸其股，执其随，往吝”

“股”比喻跟着别人后面转。《艮一五二》有“不拯其随，其心不快”，这里是说跟着别人不合理的意见去做，丧失了声誉。

“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

从下经的第一卦可看到，在上经不出现的“悔亡”马上出现在作为自传的下经。因坚持原则，不同流合污，形势马上改变，以前“执其随，往吝”的不安，很快就平伏了。声誉提高了，交际频繁。“朋从尔思”，得到其它朋友的认同，这是较好的朋友，是“取女吉”的“女”。

“九五：咸其脢，无悔”

“脢”是背肉。《艮》卦的“艮其背，不获其身”是从背部去阻止人，不成。这里比喻从其人的后方观察他的德行，不会受其行动所伤害。

“上六：咸其辅，颊，舌”

从对方的说话器官，即说话去认识他的思想性格。

《咸》，《恒》两卦的八个“其”字，可能有其人，似是商区中的达官贵人或小贵族。《艮》卦中连用了十二个“其”字，其人就是周文王。

三二《恒》 “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

《恒》和《咸》没有字面上的相反，只是内容上相反。正所谓由认识到了解，从了解到分开。“亨”形容断交之事得以顺利进行，与这权势大的

“朋友”断交则“无咎”，不为其人所束缚，可自由地干自己的事。

“初六：浚恒，贞凶，无攸利”

“浚”是深入，与这样的人关系发展得太深，只会带来麻烦，一点好处也没有，暗示应作出断交的决定。

“九二：悔亡”

下经的第二卦又出现“悔亡”，是说已作了断交的决定，平伏了“浚恒”中的不安。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

孔子引用过这句话，那是在另一种场合中的应用，是说不能维持德行，会蒙羞之类。在原著中的“德”字有中性的意思，是某人行为所种下的结果。《讼一六》的“食旧德”指周文王在周邑早期的工作成果，《益一四二》的“有孚惠我德”是我的工作成果为我带来好的声望。全书只有四个“德”字，还不是道德的范畴。“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说明对这种德行没有附和的必要，于是要从“不恒其德”和“或承之羞”中作出选择，如选后者，便要承担同流合污所带来的声誉受损。

“九四：田无禽”

事实上，他是作了“不恒其德”的选择，与其疏离，暂时不期望有什么政治收获。

“六五：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

继续保持恒久关系，对于无大志向的人或有好处，对于胸怀大志的大丈夫，是自毁前途。

"上九：振恒，凶"

破坏交情，断交，对这位达官贵人是一种侮辱，可能对自己不利。宁可暂时不利也不取"包承"和"包羞"，同流合污。全书只有两处"承"和"羞"，是极低的贬词。

三三《遁》　"遁，亨，小利贞"

《遁》是继《恒》而来。"振恒"后是退避，退隐，没有出现"振恒，凶"的忧虑。决定是正确的，又不是什么大事业，所以"小利贞"。

"初六：遁尾，厉，勿用，有攸往"

"尾"是接近完成又未完成的时候，仍有一点危险。与之断交的人很有势力，因结交亦是一种政治交际。不要随便行动，之后自能恢复结交前的自由。

"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

如《革—四九》的"巩用黄牛之革"，关于退隐之事要十分谨慎地进行。"说"是脱，"莫之胜说"承接前句，说保证不会有"舆说辐"那样的意外。

"九三：系遁，有疾厉，畜臣妾，吉"

"系"，维系或依附着断交而来的事，"疾厉"，较严重的损失，"畜臣妾，吉"，正要重新招收助手，补充"疾厉"中流失的手下。作者是畜牧业商人家庭出身，对畜牲特性非常熟悉，自可以此作出各种比喻。如在《艮—五二》用从各部位制止牲畜走动来比喻几种劝止文王的方法。此外，家庭也应富有才

有学文化的机会，亦可以随时收养助手。“吉”，肯定对付出资财收养助手的投资。

“九四：好遁，君子吉，小人否”

除《既济》卦外，往后的四个小人，全和君子直接对立，是作者的反对者。完满成功的退隐，对那小人来说，是坏事。“小人”可能指那“达官贵人”及其朋友。

“九五：嘉遁，贞吉”

值得庆祝的断交，对日后的前途，立刻见到好处，如下一卦《大壮》。

“上九”：肥遁，无不利”

“肥”呼应“畜臣妾”和《大壮》卦。断交后自由建立自己的势力，从中看不到任何不利的地方。“无不利”是极端一点的判断词，用以形容所作的决定完全正确。

三四《大壮》 “大壮，利贞”

《大壮》和《遁》不但相反，而且明显有承接关系，后者是退隐，前者是大展鸿图。《大壮》卦亦是后面四卦的小提纲，爻辞重重复复，似在说明一个突如其来的权力，没有什么好处的道理，《大壮》表面上如《晋》卦那样取得权力，实质上暗藏着《明夷》卦的创伤。自传区域中的三个小纲卦：《无妄》，《大壮》和《井》卦，分别是三次政治大风浪的综述。

“初九：壮于趾，征凶，有孚”

“趾，比喻事情的开始；“征凶”，初有权力时，不宜对政敌进行征伐，应利用来巩固已取得的一点声誉。“壮于趾”对应着《晋》卦的“晋如”；“征凶”对应“愁如”；“有孚”对应着“众允”。

“九二：贞吉”

干下去，往前有收获。

“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

“罔”在《诗经》中常解作无，在《易传·系辞下》中解作网。小人如“上九”所说，依仗权势横行，君子则相反，依靠如网那样自然的声望来推行工作，犹如《比一八》的“王用三驱”网开一面的方法。“羝羊”是公羊，“藩”是篱，“羸”是羊角被挂着，后三句是小人用壮或指在作者出道之初，未有足够经验时的结果，亦有可能陷进这如《明夷》卦般的困境。

“九四：贞吉，悔亡，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辐”

经历了“羸其角”的困境后，经反省，在新的工作中得到成绩，懊悔随之消失，后两句明显地有总结了经验教训，不犯同样的错误的味道。《大壮》卦除用词重复外，事情变化呈跳跃状，倾向综述性而不是具体过程的描写。

“六五：丧羊于易，无悔”

《旅一五六》有“丧牛于易，凶”“羊”比喻突如其来的权力，也许包括一些鲁莽的手下，于仕途变化中失去，不值得可惜。“牛”代表勤奋的事务助

手，是赖以实行一切工作的基石，在政治变易中丧失了，非常可惜。此“易”字，是《易经》名称的由来。

“上六：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

此句有“艰则吉”并且是小型大纲卦，不像是假设，而是在《明夷》卦中的困境。“艰则吉”表示经过艰苦努力，迎来新的局面。“艰”可能是关于投奔周岐的艰苦决定和艰苦历程。

三五《晋》 “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

由《咸》至《暌》八卦，是作者在家乡的经历。“康侯”是卫康叔，周文王幼子，周公之弟，已有出土实物加以证实。卦辞是康叔在文王期被封于周岐山附近康地的故事，用以形容作者自己晋升时的丰富收获。“锡”是赐，“马”比喻“人马”，“昼日三接”形容受赏赐之多。周公在“三监之乱”后封康叔于卫，自此人们便称为卫侯或卫康侯。旧称呼的康侯不再用，因卫地比康地更大，是商朝旧地，南宫括对封卫一事当然未能预知，所以仍用康侯旧称；说明《易经》写在康叔被封于卫之前。

“初六：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

“晋”，升官；“摧”挫败摧残；“罔”，用网一样自然地捕捉政治收获。升官实际上是一种摧残挫败，在《明夷》卦中有详细叙述，这次升官最终是一次灾难。前期工作会带来一定的收获，用顺其自然的

方法争取声望，因晋升得到丰富的赏赐并没有造成麻烦。

“六二：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

晋升反而带来忧愁，因为有人在猜忌，仍坚持把工作做好改变了局面。“介”是宗族内人为界定的福分，和天赐的福祉相对。后面两句似是用康侯受其王母的福荫比喻自己受晋升不是自己努力一步一步争取到的。南宫括辈份比康叔高，用此作比喻毫不奇怪。

“六三：众允，悔亡”

“允”，得到认同。“众允”说明以前的确有人在非议，经“罔孚”、“贞吉”后“愁如”的心情平伏了下来。

“九四：晋如鼫鼠，贞厉”

“鼫鼠”是专偷吃粮食的老鼠。“众允”之外，仍然有人认为他的晋升就像偷吃俸禄的老鼠一样，形势又有点严重。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只要不理会闲言中的得失，自会心安理得，往前还会有一点收获。并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由晋升带来的不安经努力后解决了，有一段较顺利的光阴。

“上九：晋其角，维用伐邑；厉，吉无咎，贞吝”

因《大壮》卦的“角”已代表了有杀伤力的权势，所以“角”不直接解为事情的顶点，只不过有点相关罢了。晋升一事终于到达由权势招致的困局：

主人升他官原来是为了要他进行征伐——“南狩”，一次纯掠夺性的军事行动。在《明夷》卦的“南狩”中，有危险，幸好化险为夷。可是在这主人下面干下去，声誉将尽毁。最后一爻辞，是下一《明夷》卦的预告，如果不是这样，《明夷》的“南狩”就不能和“伐邑”联系得上，“得其大首”自不可解为得该邑的首领了。

三六《明夷》 “明夷，利艰贞”

《明夷》，光明正大的受伤，吃力不讨好的伐邑行动。“利艰贞”回应《大壮》卦最后一句“艰则吉”。“利艰贞”因为不能回避这一行动，必须艰苦地执行，从中才看清主人的面目。《明夷》和《晋》是受伤与升职的相反变化也。

“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六二”之“夷于左股”表示“夷”是受伤，“明”是光明正大，而不是以伤作为不彻底进攻的借口。“明夷于飞”比喻开始出征，“垂其翼”表现“君子于行”的心情；因作者不同意“明夷于南狩”的纯掠夺行动。将被征服者当作猎物。“三日不食，有攸往”，描写了出征的粮草不继，非常艰难，仍努力执行。“主人有言”是不满作者进攻不够狠、快、夺掠不够彻底之类。从“六四”的“于出门庭”而不是“王庭”，从作战规模之小，从“狩”的性质，及不需要“王锡命”，可知这主人可能是商边区的奴

隶主，大商的属国中的一个小商纣。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

“明夷”，光明的受伤行动，“夷于左股”，左股受了伤，“用拯马壮”，由得力的武将救回，“吉”不幸中之大幸。

“六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

和《升—四六》的“南征”相反，“南狩”把被征伐者当作狩猎对象，是作者所反对的。《蒙—四》曾表露出“不利为寇，利御寇”的思想。把“狩猎”行动削弱为“得其大首”，捕捉了大首领便结束了战事，并因为受了伤而不可带伤再进攻。亦运用了《师—七》的“田有禽，利执言”的适可而止的战略方针。《离—三十》的“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是周建国初期，实力强大，足可以在“折获其首”外，还捕获其随从，镇压不愿意统一于周朝的人。《明夷》卦中的主人，不满意的是作者没有“获其丑”，收获太少。

“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

这三句是非常对称的：“入于”相对“于出”，“左腹”相对于“门庭”是回到主人的议政地方，并且暂时得到主人的称赞，“获明夷之心”也。这是“初登于天”。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贞”

箕子的故事是著名的，他因不愿执行商纣的命令而装疯。作者面对这主人，要再回避命令，只有学箕子那样。“利贞”指回避命令虽暂时蒙受压力，于长远来说是有意义、值得坚持的事。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

“晦”和“明”相反，不明晦是昏庸不明理。主人不明事理，只知夺掠，且不满意作者作战不彻底，掠夺土地不多，掠夺奴隶不多，遂令作者“后入于地”。从后面的《睽》卦“其人天且劓”，“厥宗噬肤”中看到，他可能还受了刑，这是他弃商投奔周文王的原因之一。

三七《家人》 “家人，利女贞”

在《明夷》之后，似是回家养伤，主要的是像箕子那样回避任务；甚至可能在“后入于地”的争论中被罚，受了刑，回家中休养。“利女贞”如同《屯一三》的“女子贞不字”那样坚贞不顺从。

“初九：闲有家，悔亡”

“闲”可解为空闲，亦可解为阻拦，防御。从前文看应是后者，从下文看却似是前者；在没有根本区别的情况下，两者可有点相关。“悔亡”，在家中，“后入于地”的懊悔消失了。

“六二：无攸遂，在中馈，贞吉”

“遂”是前进、追逐，“中馈”是家中负责饮食的妻子，不在外追逐政治利益，在家中享受妻子的服侍，得短暂欢乐。

“六三：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

“嗃嗃”是冷淡，“嘻嘻”是大笑嘈吵。失势回家受到家人的冷淡对待。由厉至吉，是一家之主处理后的结果。妻子的嘲笑，却最终令其声誉受损。

"六四：富家，大吉"

只有在家庭富贵时，家人才会守规距。以当时的形势，决不会突然地"富家大吉"的，那应是对日后富家的补述。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后三爻都是作者对日后成功的"齐家"的补述，同时放进《家人》卦中，不作另述而已。如此不依时间顺序，六十四卦只此一卦。将书中四处"王假……"统一为王亲自来到，亲自处事，"王假有家"就是周文王亲自造访。南宫括是所谓四友之一，从这里看到，他们在君臣关系外的确还有朋友关系。一个开国前、革命前的君臣关系这么亲切，也很自然，只是人们不承认《易经》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于是不能接受王亲自造访的情况，硬是将此一"王假……"和其它三处分开，另作特别解释。

"上九：有孚威如，终吉"

在家中仍要保持声誉和威严，才会吉祥。看来《易经》是最早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原始概念。这也不是什么道德说教，而是从丰富的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古代士人的认识。

三八《睽》　"睽，小事吉"

《睽》和《家人》相反，是离开故乡。《小过一六二》有"可小事，不可大事"，"小事"指不要铺张地进行。从爻辞可见，这是离故乡投奔周邦路途中的遭遇和感想。

“初九：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

一进入下经在故乡的头八卦，马上已有七个上经完全没有的“悔亡”，反映在家乡多次的心情波动，非常不愉快的经历。《震》和《既济》都有“勿逐，七日得”，意谓暂时的损失不要强行追讨，随着“易理”，自可重新得到。在故乡失去的到周后可完全得回来。“马”如作者自称“牝马”一样，是属下的统称。“恶人”是“上九”的“见载鬼一车”。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主”是《明夷》卦的主人，“于巷”反映起程迁徙之始，在城邑的巷中。此时遇见主人而“无咎”，因主人不反对他出走。如果是在商都，被发觉出走，可能全家斩首。在商边区，主人没有强烈的政治意识是很自然的。《尚书·召诰》中提到殷民带妻子离境出逃，被纣王禁止。显然，作者的投奔和史书记载的商朝大夫的狼狈投奔有所不同，在较宽松的政治气氛下，他大可乘牛车带同全家出走，这亦不会走得太远，所以他故乡应是邻近周区的地方。

“九三：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

两个“其”字如果是指其他人，就显得毫无意思，应是作者自己。况且有“无初有终”一句。“舆”代表属下组织的运作，“曳”是有人从后面牵制着自己的车子，“牛”比喻事务助手，“天”是头额上被刺字，“劓”削去鼻子。在出走的路上，见到车子被人从后面拖累着，牛也被牵制，本人亦受到刺额削鼻般的刑罚，一切都是“无初”的结果。以

上所述，似是路上因触景而生情，联想到在故乡的不快事，也就是《坤》卦的“先迷”、“有终”相应“后得主”。“见舆曳，其牛掣”都不太似现实描写，“其人天且劓”亦不会全是真实。因刺了额就是沦为奴隶，不太可能以奴隶身份投奔周文王，并且受到重用。看来是近似的遭遇，被夸张了，用意是比喻在那主人下，自己的助手们不能发挥任何作用，并且在与主人争论中受了刑罚。至于他有没有被刺额和削鼻，当时的人自然很清楚。在后面的《困—四七》中，又有“劓刖”，如果他已没有了鼻子，根本不会再有此忧虑了。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

“睽孤”，离别家乡所带来的孤独感；“元夫”，大夫；“交孚”，拿出心里话来交谈。作者惜字如金的风格决定了这决不是偶然无关的小事记述。见到一身份地位相称的大夫，而诚心交谈的必是有关周文王征集人才之事，所以有“厉”，安然到达周邦就是“无咎”。

“六五：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

“厥”是其，“宗”是宗族，“噬肤”是夹伤其肌肤，受到自己宗族的人的伤害，于是决定投周，那有什么不妥呢？明显是为自己的决定作出解释。“睽孤”的心情在作了决定后，反而安静下来。

“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

“豕”是野猪，常用以比喻凶悍的流氓之类，

“负涂”是背上涂上污泥，“载鬼一车”是指这些人乘着一辆车，“张之弧”，拉弓欲射之，“说之弧”，放松了弓，原来是一些要求加入其组织的流寇，作者当然志不在此，借大雨回避了他们的要求。

三九《蹇》

“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

《蹇》接《睽》而来，是初到周邦，早期的艰苦工作情况。全书没有东南、西北、东、南、西和北，八个方向中的六个。“西南”和“东北”是有所指的专用词。“西南”是在西南面的周，“东北”是在东北面的大商。对应于《坤》卦的“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既济》的“东邻杀牛，不如西之禴祭”，亦是殷周关系比较。“东邻”“西邻”是东北邻西南邻的简称。自下经以来，除《家人》卦的追述性的“王假有家”外，在《解—四十》和《益—四二》共有三个“公”出现。直至《萃—四五》才正式有“王”出现，所以作者到周后应先见“公”而后见“王”。卦辞的“利见大人”的“大人”就是“公”，虢叔是也。“大人”在上经是商王，卦中主角“君子”的上级。下经的“大人”，先是“公”，后是“王”，也是主角“君子”的上级。“贞吉”，初到周的工作是艰苦的，但很快会有成果。

“初六：往蹇，来誉”

“蹇”是跛脚。本卦有四处“往蹇来……”和《泰》、《否》二卦的“往来”一样，是付出和回报。“誉”和“有孚”有不同之处。“誉”是除得到下级

众人的信任外，还得到上级和同事的称赞，艰苦地工作带来好的赞誉。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王臣”表明已成为周文王的臣子，在商区的八卦没有出现过。显示出周文王广招贤士的政策，主要招揽商朝的来者，以补周族人才之不足。“匪躬之故”，非由于自己才能有问题引来的艰难，暗示有小人不正确执行招纳贤士的工作，南宫括或因不是大商朝廷的来者，初到周时一般地被安排到某个贵族大臣下工作。

“九三：往蹇来反”

“反”是和商区的遭遇相反，渐渐和初来时的困境相反。

“六四：来蹇来连”

“连”是志同道合之士。

“九五：大蹇朋来”

工作越艰苦，越能换来朋友的认同。是“西南得朋”的初步实现；可指虢叔、散宜生、闳夭、太颠和周文王等更多的朋友。所谓文王四友，不单是和文王单向的朋友关系，而应包括五人之间的多向关系。

“上六：往蹇来硕，利见大人”

“硕”是硕果，艰苦卓越的工作换来的丰硕成果。有了工作成绩自可见“大人”了，回应卦辞的“利见大人”，亦是下一卦得到“解”。至此，我们不会再怀疑卦辞和爻辞是出于一人之手了。

四十《解》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

《解》和《蹇》在字面和内容上都是相反的。《解》也是《蹇》的努力成果。此卦的主要事件是“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对应《坤》卦的“不习无不利”。“不习”带来一点“蹇”，“无不利”除“来誉”，“来反”，“来连”等收获外，主要还是很快就得到“公”的解救，所以他“无所往”。“其来复吉”，此来恢复了在故乡的一切损失。“有攸往，夙吉”，在这里可自由地实行其政治主张，得到如早晨般的好开始。整个卦辞都是用事实肯定了《睽》卦的抉择。“无所往”，“复吉”、“夙吉”都是全书唯一的用词，反映了作者的高涨情绪，对来周邦是极为肯定的。如果是占筮用书，这么好的占辞为什么不在其它地方出现呢？

“初六：无咎”

在到“解”之前，还是安然的。

“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

在工作中立了功，得到赏赐，往前走有利。

“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

“负”是背负，“乘”是用车载，“寇”代表一些想分享成果的人。得到太多赏赐会招致别人的猜忌。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拇”比喻解的开始。朋友到来，声誉也到来。

“六五：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进一步解除困境，形势好转。“有孚于小人”是

连不同政见者也尊重他，亦是先前对他不服的周族人也都服了。如《晋》卦的“众允”。周族人早期文化低，作者曾用“蒙”形容他们，这里的“小人”是“蒙”的一部分。

“上六：公用 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隼”是恶鸟，“墉”是墙。单是将《解》和“射隼”联系起来，已看出这不是贵族打猎的真实记录，而是比喻虢叔为他清除压制他的小人，用恶鸟比喻此人，又“获之，无不利”，可见他对那些利用招揽贤士政策压迫人的贵族是毫不姑息的。《小过一六二》有“公弋取彼在穴”，《益》卦中有“中行告公用圭”，“中行告公从”；虢叔是他两次的解救者和财务 政策的支持者。《鼎一五十》中的“鼎折足，覆公悚”说明了改革失败，牵累了虢叔，他的直接上司。

四一《损》

“损，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损》承《解》而来，困“解”后，可大力推行其政治主张，“利有攸往”。自下经十一卦以来，首次出现“元吉”。其余一个“元吉”的卦辞在《鼎》卦。两者皆是在重大施政措施之卦上。“元吉”几可代替“元亨，利贞”。“可贞”的卦辞只出现在《坤》和此卦。《损》卦的阶段是相应于《坤》卦的“含章可贞”。“曷”，何以，何不；“簋”，方形的竹盘。卦辞的意思是：带有威信地进行一次开创性的工作，没有重大的困难，有很好的条件坚持自己的

主张，去实行裕民政策。减损了国库如何进行祭祀呢？用简单的祭品加上诚心即可。(对应《既济》的“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史书记载周文王曾实行裕民政策，使周族大大富有起来，是周人能得天下的主要原因之一。这里发现，这一政策是南宫括首创的，并勇敢地实行了。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损之”

“已”可解为停止或祭祀，“遄”是马上，周人常在进行大事之前举行祭祀，以此说服族人统一行动，如《革》卦有“已日乃革之”。从“六三”看到“损”是从富裕一方施与贫困一方，损上益下也。拿出国库先裕民，后再征收的“中行”理财政策。爻辞说：当进行祭祀后，立即酌量拿出国库先裕民，不会有问题的。

“九二：利贞，征凶，弗损益之”

不需理会短期得失，只要坚持下去。有些人主张不要损国库而应征税，暂不能进行反击，先将目前工作搞好。作者的“征凶”和周文王的“征凶”不同，不是征伐征战，只是对政敌的讨伐。如“于丘颐，征凶”，“壮于趾，征凶”，“小人革面，征凶”和“视矍矍，征凶”等。

“六三：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

有余的要给予贫乏的，贫困的应得到施与。这种理财观念有强烈的平等观念，有反贵族过分丰裕的士人理想。能在周族中成功实行的原因是：在一个初兴的民族中共同奋斗，同甘共苦 的观念较易得

到认同，这有助于整体地向外扩张，贵族的利益和平民的利益得到暂时的统一。

"六四：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疾"和"喜"分别是损失和恢复。将民间的疾苦减损，使其能迅速恢复生机，不致产生社会不安。《竹书纪年》载："帝辛三十五年，周人大饥，西伯自程迁于丰"。结合下一《益》卦"利用为依迁国"，南宫括实行裕民政策可不是无风起浪的理想主义，而是针对一次紧急的情况。

"九五：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

"或益之"，尝试征收税务，"十朋之龟"，价值极高的占卜用龟，我猜想应是由先王养下而生存至今的龟，人们相信这长寿的龟带有先王留下的讯息，所以占卜会很灵验。在《尚书·大诰》里周公说："文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爻辞说：当民间恢复生产后，尝试征收税项，就是用大宝龟占卜也不会得出能制止此决定的结果，一个很好的开创。周族当时并没有成熟的税收制度，经过此事后，南宫括可能为周族建立了成熟的财务政策。

"上九：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从"无咎"可知，这是恰当的"弗损益之"的取之于民的时候。"得臣无家"指有了资财，可扩大政府人手，收容了一班丧失家族的助手，这可能是商区的来投者。

四二《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益》与《损》相反，《益》的政策已经在《损》卦后半中实行。“利有攸往，利涉大川”是利用征收到的财富用于公共事务，其中还有是“迁国”。

“初九：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

利用收益进行大型建设，开创新局面，其中没有什么曲折。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

前两句重复上一卦爻辞。“永贞”是表忠贞，这是下经十二卦以来第一次出现“永贞”。因为施政获得支持，认识到周人是充满希望的民族，他更无往他方的打算。“帝”是大商的先王。此卦和《大有》卦的“公用亨于天子”是同期的卦，可能反映了同一事件。“永贞吉”和“王用享于帝”连在一起，可以看出南宫括忠于周文王的原因之一是周文王忠于商先祖。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凶事”应是天灾之类。用收益于救灾，没有人会反对。威望提高了，将此“中行”的理财政策郑重地报告虢叔，有先斩后奏的权力，而虢叔是直接上司。

“六四：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

将理财工作报告虢叔，说可以收益用作迁都之

用；这极可能是周文王自程迁丰。周克殷之后，只曾自镐迁洛邑，这里明显不是指迁洛邑之事。

“九五：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

“惠”，恩惠，充实，有威望使心里充实。不用计较得失，成功的理财策略使我在周人中的声望大增，树立了良好的政绩。自《解》卦至《夬》卦连续四卦中有五个“有孚”，二个“君子”，是南宫括的得意时期。作为一个外来者可自信地自称合格的臣子，是靠工作成果争取到“有孚”，受到周族人的支持。《鼎一五十》之后连续十三卦都没有以“君子”自称，这是处于仕途的大低潮。

“上九：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莫益之”是有人反对征税，因周人没有明确的征税传统；这些人包括一些凶悍的族人。“或击之”，尝试严厉警告他们，“立心勿恒，凶”，不要长期如此，否则会有反效果。“击”如《蒙—四》的“击蒙”。

四三《夬》

“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夬》跟在《益》后，为实行“中行”的政策而清除政敌，亦是作者做了大官之后，面对大量用人的问题。《夬》果决地清除小人和政敌。“王庭”，是朝廷，“扬”，宣扬。“孚号有厉”，斗争导致声誉受损。“告自邑”，在朝廷不远的地方有麻烦；“不利即戎”，不利于接近和攻击政敌；“利有攸往”，清除

小人之事进行得顺利痛快。

“初九：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咎”

初步获得权力，这次清除小人，不成功便成仁。

“九二：惕号，莫夜有戎，勿恤”

“莫夜”，即暮夜；清除不称职官员时要提高警惕，晚间也要战斗。雷同《乾》卦的“夕惕若”。“勿恤”暗示了成功，不用担忧，近似“厉无咎”。

“九三：壮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頄”是颧骨，决裂工作表现在面上；“夬夬”是毫无姑息地，“独行遇雨”比喻受到反击，“濡”，被淋湿，受小人反击而受损，“愠”，发怒。工作到达高潮，不作出姑息，受到对方反击，以怒目相向，利用权威压服之，很快就解决了问题。反映他已掌握了一定的权力。如不作比喻理解，则被雨淋湿而发怒和自称君子有什么关系？

“九四：臀无肤，其行次且，牵羊，悔亡，闻言不信”

“臀无肤”造成坐立不安；“次且”，即趑趄，徘徊不前；“羊”如《大壮》卦中的“羊”，比喻“用壮”的小人。此爻紧接着上一爻，描写败下阵来的人坐立不安，在附近徘徊。只要小心牵引着他们，避免了反抗，就可放下忧虑之心，不要相信这些人的诸多借口。

“九五：苋陆夬夬，中行无咎”

“苋陆”是一种软脆的草。决裂工作要做得像

折断脆草一样利落。以上的态度和“中庸之道”背道而驰。所以“中行”只是和《损》、《益》二卦有关的理财政策，“无咎”是政策得以巩固。“夬”还是和《损》、《益》政策的反对者有关。

“上六：无号，终有凶”

《夬》卦有三个“号”，和《萃—四五》的“若号”一样，是大声呼叫。和卦辞的“扬于王庭”，“九三”的“有愠”一样，用严厉的声明打击小人。这里是说，假如不这样，后果严重。《夬》卦描写的，可能是一次真实的朝廷斗争场面，作者当时曾大声斥责政敌。

四四《姤》

“姤，女壮，勿用取女”

《姤》和《夬》相反，是关于征用人才。“女”代表被收留者，“女壮”，勿用取“女”表示不任用那些野蛮不讲理的人，用人原则如《比—八》，《离—三十》和《大畜—二六》一样，贵精不贵多，和战国时的四君子就不一样。《离》的“畜牝牛”，《坤》的“牝马”，《大畜》的“童牛”和“豮豕”都是任用对象，“女壮”和“豕”等是不可征用的人。

“初六：系于金柅，贞吉，有攸往，见凶，羸豕孚蹢躅”

“金柅”是坚硬的刹车器，与车有关的比喻常指属下组织。“系于金柅”说要保持官员系统运作良好，就要巩固其控制系统——“金柅”。“贞吉，有攸往”，如此坚持，会有好的结果，施政更为畅顺。“见凶”

因有“羸豕孚蹢躅”，有流氓式人物徘徊不前，一些未开化的贵族来求官职，普通族人当然不会来求官职。文化高的贵族早已居要职，亦不会用“豕”来比喻他们。

“六二：包有鱼，无咎，不利宾”

《中孚一六一》有“豚鱼吉”，“鱼”常比作礼物。送点礼物打发他们，免却麻烦；无论如何，不能任用。

“九三：臀无肤，其行次且，厉，无大咎”

前两句和《夬》卦的一样，不同的是形容另一批求官职的人，不获官职不离去，造成不安，但无大的惊险。

“九四：包无鱼，起凶”

若果没有足够的资财打发他们，可能会引来麻烦。相信这都是一些真实事件的叙述。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

“杞”是杞柳，“含章”如《坤》卦的“含章可贞”，有美好文章学问的有识之士。“陨”，陨石。古人认为凡是天上掉下来的，大都是好东西，没有如今天巨星陨落的意思。结合全卦的概念，此爻是形容一些以朴素外表包藏美好品德的人才，到来投靠像天赐宝物一样，是称赞一些和自己经历近似的人才。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其”指“九五”所说的士。《晋一三五》有“晋其角”，“角”指对方内心尖锐深刻的见解。“姤

其角，吝”可能记述某次接见来投者时，对答尖锐所引起的尴尬场面。武王克殷二年，箕子来朝，武王问殷之所以亡国，箕子不忍说商纣的不是，武王也感尴尬，箕子于是转而谈了五行的治国哲理。据周原甲骨有一片（H31。2）记有此事，还有一官员叫“南宫台”的在场。如果他就是南宫括，《易经》更可信是写在此事之后。“姤其角，吝”只不过记述作者接见求职者之时，有近似的遭遇。

四五《萃》

“萃，亨，王假有庙，利见大人，利贞”

“萃”是族人聚集在宗庙前，“王假有庙”是周文王亲自到宗庙，“利见大人”，首次见周文王。“亨”和“利贞”分析此事应该办好，并且进行得较顺利。南宫括可能是聚会的组织者，甚至是祭祀的主持者，因工作出色而受文王赏识。《诗·大雅·文王》载：“殷士肤敏，裸将于京，厥作裸将，常服黼。”有穿殷人冠服的祭司为周王举行祭祀。在周原甲骨文中亦载有周人祭祀祖先时，往往用殷人助祭。作者也是殷人，周人接受外人主持祭祀是事实。《萃》，《升》和《困》连续三卦中有两次“利用禴”，一次“利用亨祀”，一次“利用祭祀”。祭祀如此频繁，因为即将进行伐蜀战争。

“初六：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为笑，勿恤，往无咎”

“不终”，仍不足够成事，“乃乱乃萃”，族人聚集时不守秩序，导致混乱。这一句详细记述了他主

持祭祀时，单靠威严不足以维持秩序，于是大声呼喝，人们终于静下来，握手一笑以表谢意。不要担忧，聚会将顺利地进行下去。此卦每一爻都有“无咎”。在其它地方从没有看到他对小事也这么紧张，所以他应是祭祀的组织者。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孚”和“有孚”有所区别，是指达到众人齐心。利用祭祀时众人齐心来引导人们守秩序，进一步控制场面，于是“无咎”。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嗟如”是怨叹声，因族人聚集时间一长，就显得不耐烦。“无攸利，往无咎，小吝”，祭祀出现嘈杂混乱，对组织者而言不利，幸好往后还算顺利，但总还有点蒙羞的感觉。

“九四：大吉，无咎”

祭祀顺利地完成了，为什么作者说“大吉”呢？原来这对他一生有极大的影响，值此得到周文王的提拔。对应《坤》卦的“或从王事”，是直接跟随周文王之始。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

根据下一《升》卦，“萃有位”因为南宫括控制场面出色得到周文王提拔。当然亦可能有进一步的会面及虢叔介绍。“无咎”相对“匪孚”，因升级带来其它人的不服，但没有造成问题。“元永贞，悔亡”，内心是忠于周族的，人们不信任引起的不安不会造成影响。

“上六：赍咨涕洟，无咎”

“赍咨”是悲伤的怨声，“涕洟”是流泪流涕，和号咷大哭有别。当然不会是获得升职的人，而是不服气者的反应。《萃》卦有六个“无咎”，是作者在整个事件的过程中，处于高度担忧的心理之真实回忆。

四六《升》

“升，元亨，用见大人，勿恤，南征吉”

《萃》有聚集，引导群众守秩序之意，《升》则有上升之意。两卦的承接关系远大过字面上的相反关系。在下经，除《革—四九》和《鼎—五十》外，这是唯一有“元亨”的卦，因这对作者来说是一生的关键；同时也可说明以前的《损》、《益》二卦只是在“公”虢叔下工作。“用见大人”是升至朝廷工作，直接和周文王商议政事。“勿恤，南征吉”，“恤”，忧虑，对升级的负面“晋如愁如”之类而言；跟着便是伐蜀战争，以胜利告终。有人怀疑《易经》写于西周中期，因殷周之际，史书全没有关于向南面征伐的记载。只是到了周原甲骨出土之后，证明周文王确曾伐蜀，这就是“南征”。

“初六：允升，大吉”

《晋》卦有“众允，悔亡”，这里主要是得到周文王等高层的同意，所以“大吉”。回应《否—十二》的“有命，无咎”，不是王任命臣子，而是上天任命周文王，使大事业不会终止，所以用“无咎”而不用“大吉”。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这和《萃》卦的“孚乃利用禴”有相同的机理，但指不同的事。在“六四：王用亨于岐山”的另一次祭祀时，从大家万众一心的情绪中，升级带来的麻烦随之消减，所以“无咎”。他在一些卦中起用的新词句，在往后的几卦中常会连续使用，我们可以以此追踪到作者的用词习惯，这更加令人相信，卦爻辞的写作是出自一人之手。

“九三：升虚邑”

升级而没有封邑，这正好表示了作者不是周贵族出身。克殷后，武王分封大量诸侯，独欠文王四友。姜尚也获封于齐，不再留京工作。周公虽受封，但史书强调了他留在朝廷，不往封地。南宫括这次升级明显是留在朝廷工作。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王在岐山祭祀，是南征前的大典。“吉无咎”对应于下一卦的“大人吉无咎”，伐蜀顺利，没有大损失，亦是卦辞的“南征吉”。

“六五：贞吉，升阶”

努力工作得到回报，步步高升。

“上六：冥升，利不息之贞”

“冥”有尽头之意，步步高升至尽头，利于永远忠贞地工作。“不息之贞”和“永贞”同。自此之后，再没有进一步升级。在《革》卦失败后，反而失了职位。在《小过》卦中只是恢复到近似原来的职位。这次官职和克殷之后的官职差不多。克殷后，

武王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巨桥之粟，救济殷民；并命他巡视九鼎宝玉。可见他当时官职之高。

四七一《困》

“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困》是继《升》而来的南征伐蜀军旅中之事。证据有六：（一）《升》卦卦辞有“南征吉”而爻辞还未有军旅生活之反映。“王用亨于岐山”则是战前的祭祀；“南征”就是在这一卦中。（二）《困》卦有“征凶”、“征吉”，如不是对小人、政敌的讨伐就是战争征伐。（三）爻辞有两次利用祭祀，并有大量野外的情景，那就是野外的祭祀。（四）全书有九十多个“无咎”，只有五个在卦辞，其中两个是《师》和《随》的战争卦。（五）《师》卦有“丈人吉无咎”卦辞，和此卦极相近。（六）爻辞有“金车”，似是表铜战车之类。《困》卦没有直接写战事，也许是和《随》卦一样，他没有直接带兵，又或许他不大愿意如《同人》卦那样写被征伐者。蜀后来跟随武王伐纣，是同盟者。“大人”是周文王，“吉无咎”是亲征安然回来。“有言不信”反映被困时刻不要误信人言。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觌”

“株木”，树桩；“觌”，见不到光亮。行军中被困，坐在树桩丛中，进入黑暗的山谷，三年见不到阳光。三年虽不是真实时间，但长久被困而没有缺粮，可能他就是负责运粮补给的。

“六二：困于酒食，朱绂方来，利用亨祀，征凶，无

咎”

“朱绂”代表高官的服饰，“方来”是刚升级，回应《升》卦。“困于酒食”应是运送粮草受阻。负责运送的作者怕因此而影响自己的新职。如将“困于酒食”解为缺粮，就和“朱绂方来”连不上了。“利用亨祀”是用以提高士气。“征凶”描写前线战事失利，“无咎”指形势有好转。将前线失利联系到自己运粮受阻，所以很不安。

“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

“石”，车辆行动困难的石堆；“蒺藜”，多刺的草丛，以上是运粮受阻的原因。下两句恐怕是当时真实的思想，担心回家见不到妻子。

“九四：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

“徐徐”，缓慢。“金车”应是战车，运粮的战车。因路途不宜于战车行走，运粮受阻，负责的人声誉受损。“有终”指还是能完成任务，并且前线获得胜利，对应下面的“乃徐有说”。

“九五：劓刖，困于赤绂，乃徐有说，利用祭祀”

“劓刖”，削鼻砍脚之刑罚，似是军法。“赤绂”和“朱绂”同，如果受军法处罚，皆因自己是新升级的高级负责人，完成任务后担忧就解除了，利用祭祀提高士气。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动悔，有悔，征吉”

“葛藟”是蔓生植物“臲卼”是动摇的危险场所，“有悔”是重大错误。在那些危险重重的地区，

如果闻言信之而动，则会犯重大错误，征伐是成功的。要有言不轻信。或许在战场，运粮队易受敌人的攻击，作者认为不要求快，宁愿走安全之路。

四八《井》

“井，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缟井，羸其瓶，凶”

“井”不是井田，因卦爻辞中一点也没有关于井田制的。其中“井收勿幕”，“井谷射鲋”等都不是平常用水井之见闻。“井”是任用贤人的比喻。《井》卦是下面几卦关于用人制度改革的哲理，并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主张。“改邑不改井”是领土扩大了而不改革用人制度。“无丧无得”意指不放弃旧制就不能建立新制。“往来井井”，为王奔走效力的大臣们，“亦未缟井，羸其瓶”，瓶被汲水的绳所阻累翻覆破裂，比喻旧制度运行已出现问题。普通水井的汲水瓶破裂不会造成“凶”，国家用人制度出现问题才是“凶”。《舆》着重上下协调，《井》侧重整套用人制度。

“初六：井泥不食，旧井无禽”

“禽”常代表政治收获。旧制已像旧井一样不能用，当然没有政治上的发展。旧的水井反而多禽，“井”和“禽”不能解为水井和禽畜。

“九二：井谷射鲋，瓮敝漏”

“鲋”是小鱼，“瓮”是载水工具。这显然比喻用人之短视，只想射小鱼，却把载水的用具破坏，批评一些人不看重人事制度，只想从中得利益。

“九三：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

“渫”是将旧井泥清除，“恻”，心里不安。井已清理好，新制已建立起来，如果不用，令我心里不安。最好能令王明白他将会在新制中得益。“井渫”对应《鼎》卦的新制建立，“不食”反映《蹇》卦后将新制搁置，后面几句是作者在《艮》卦中极力劝止文王不要搁置新制的理由。

“六四：井甃，无咎”

“甃”是井壁已修理好，“无咎”指新制本已成功，并运作良好。这就是《鼎》卦新制的建立。

“九五：井洌，寒泉食”

“洌”，井已清洁好，人人会受益，可食用。是《鼎》卦的“得妾以其子”，任用了一班能干的新官员。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收”是汲水，“幕”却是将井用布盖起来不用。重复讲不要将好的用人制度搁置，如此才可树立国家之声誉，以开创新的事业。文王在“婚媾”的反对下暂时搁置新制，这是作者暂时离开朝廷的原因。从《尚书·立政》篇中看到，周公是沿用了文王时建立的、有规模的官制和用人哲学。文王后期应该是采用了南宫括提议的新制。其实这也不是全新的，是作者从大商带来的，再经理想化地改造了的，不能在商区实践的制度。周公说：“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见三有俊心。”称赞文武二王能了

解多方面量用人才，多方面任用人才的道理。

四九《革》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

《易经》没有具体的日子，“巳日”是祭祀之日，是周人进行大事之前所作的祭祀，用以统一族人的意志和行动。《尚书·君奭》中提到：“故一人（天子）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天子的命令像卜筮一样，没有人不信赖的。卦辞是说：利用祭祀取得人们对改革的信任，是改革事业的良好开始，此事应该坚持下去，旧官制的令人懊悔感会消除。下经只此一卦有“元亨，利贞”，是民族的重大事件。

“初九：巩用黄牛之革”

“巩”是用皮革捆扎，“革”是皮革，可用来巩固车辆，从而比喻巩固官制。从这里可看到“革”字是由巩固官员组织而进行的改革得来的，改革就和巩固有关。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祭祀之日后，马上进行改革。“征吉，无咎”，对被改革者的旧官员开刀，没有受到反抗。

“九三：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

“三就”，三次。“征凶，贞厉”，开始时顺利，发展至中期遇到反抗，于是反复声明改革的命令，恢复行事的威信。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由“征凶，贞厉”带来的不安，于“革言三就”后解决了。维持行政的威信，人事的改革自会

成功。“命”是上天对地面君王的任命或君王有上天的授权去任用臣子。“改命”就是王改变对臣子的任命。

“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

“大人”是周文王，只有他才有权任命臣子，并改变对臣子的任命。“虎变”是周文王也表现出改革的决心，并显示出改革的威严，不用占卜已经取得众人的信任。回应上一句的“有孚改命”。

“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

“革面”和革心相反，小人只表面上支持改革。君子之改革威严是随“大人虎变”而来。如大人不再“虎变”，则君子怎能将改革进行下去呢？暗示往后改革失败。“征凶，居贞吉”，一些有实力的反对者可能会组织反抗，要缩小领域地埋头苦干。

五十《鼎》 “鼎，元吉，亨”

《鼎》和《革》相反之处是《鼎》有巩固下来，不再进一步变动的意思，因此没有“利贞”。“元吉，亨”是对新制运行的称赞。

“初六：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颠”是上下方向反转，“否”是如《否》卦中的闭塞因素，“妾”是新人才，“子”是新人带来的随从，“无咎”指清理过程顺利，副作用还未产生。

“九二：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实”是新制的充实，“我仇”是政敌，被清理的集团，“有疾”是损失，“即”是立刻和接近。新

制充实了，被清理的集团受到重大的损失，我不宜去接近他们，改革还是成功的。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

“鼎耳”代表控制新制的机制，“塞”，虽已改革，其控制系统仍有阻。“雉”是山鸡，“膏”是美味的脂肪，“雨”比喻冲掉污秽、危险和麻烦。冲掉妨碍新制的污秽，减去懊悔，最后才大功告成。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鼎颠趾”和“鼎折足”的区别是前者针对旧制，后者是指新制。前者颠倒了可重新立起来，后者是破坏了新制，是失败。“公”是南宫括的直接上司虢叔，“餗”是珍美米糁，“渥”是弄湿。新制突然翻倒，累及虢叔，形势凶险之谓也。

“六五：鼎黄耳，金铉，利贞”

“黄耳”喻坚实的控制机制，“金铉”是有力的金属环，吊着鼎耳，使控制更加有效安全。

“上九：鼎玉铉，大吉，无不利”

“玉铉”是比“金铉”更为高级的支持。暗示如果得到文王的坚决支持，新制会完全成功。事情却相反，表现在下一《艮》卦上。

五一《震》

“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

《震》跟着《鼎》，是由新制带来的社会震动。震来时有人“跻于九陵”，如果那是真实的地震，人

们怎会走上山呢？那不是更危险吗？又哪有足够时间登山呢？“虩虩”是恐惧，“哑哑”是笑声，“匕鬯”是祭祀者手中的酒匙。改革带来的震动是预料得到的，早期会带来一点惊怕，后来人们却以笑言相对，震动传至百里，改革者却像祭师拿着酒匙不掉落那样镇定。

“初九：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吉”

这重复了卦辞，只多了“后”字，表示早期的恐惧被后期的安定所取代，而不是两种人同一时间的两种态度。

“六二：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震动来得很厉害，损失似是重大，于是有人逃往山上，不要追，七日后自会回来。当然是说新制不是大量排挤打击旧官员，当他们了解情况后自会安定下来。

“六三：震苏苏，震行无眚”

“苏苏”，恐惧不安；“眚”，视线不清。震动虽带来不安，但没有妨碍改革者的视线。

“九四：“震遂泥”

“遂”是堕，“泥”是行动不便的地方。震动使作者陷进被动局面。《易经》常表达波浪起伏，前面的顺利转为此处的被动局面。

“六五：震往来厉，亿无丧，有事”

如《蹇》卦的“往蹇来誉”，震动过去带来形势险恶。虽然当时没有造成社会上重大的损失，但有

不好的大事将要发生。

"上六：震索索，视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

"索索"，沮丧；"矍矍"，视线不定。这当然不是作者的表现，而是"婚媾"的表现。"婚媾"常比喻政治上的结盟者，也是王亲国戚的指称，"其"字就是指这些人。新制的震动原来没有损及这些婚媾，但损及其朋友，属下等等。于是向"婚媾"告状，"婚媾"又向文王进言，这也许是"有事"的来源。这些"有言"竟可使文王搁置新制，可见"婚媾"势力之大。

五二一《艮》

"艮，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

"震"是动，"艮"是制止，只是字面上的相反。《震》卦已说明"震往来厉"，是不能制止的。要制止的，是搁置新制的决定，是"井渫不食"，"井收"的决定。《艮》卦有十一个"其"字，当有其人，他是周文王。所谓"行其庭"，是周文王的王庭，大事的议政地方。从"背"去制止对方，自然不能"获其身"。"行其庭"，找不到想要劝止的人，因他已不想听进谏。"无咎"，没有因极力进谏而降罪。南宫括是自愿来投者，文王不接受其意见，并且备受婚媾攻击，威信大损，只有离他而去，那是《渐》至《丰》三卦的暂时引退。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贞。"

劝谏工作如从制止对方的脚趾入手一样，虽不

能立即停止其行动，但不伤害对方，不会引来危险。“利永贞”是表达虽是制止文王的行动，但怀的是忠诚的动机。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

《咸—三一》有“执其随”，服从别人的决定。这里是不服从文王的心意，还要制止他，使文王心里不愉快。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厉薰心”

“限”是腰部，“夤”是背脊肉。劝谏工作进一步强烈，像一下子拦腰阻挡对方似的，令他的背脊肉受创伤，烈火薰心。争论发展到过火阶段。

“六四：艮其身，无咎”

“身”是上身，行动的中心。假如能像牵制家畜一样，一下子控制其行动中心，就不会出现以上的问题。作者对牵制动物的方法似很熟习，并且喜欢用动物家畜作比喻。他很少谈论农业事宜，所以我猜想应是畜牧业的家庭出身。有这样广博的学识，也就是牧畜业商人。

“六五：艮其辅，言有序，悔亡”

“辅”是颚关节，说话的器官。争论由激烈恢复理性，心平气和，先前由“厉薰心”引起的尴尬情况过去了。

“上九：敦艮，吉”

与《临》卦和《复》卦的“敦”一样，是“迷”的相反。清醒、明确、诚心的劝谏，是最理想的，气氛虽然缓和下来，文王的决定却改变不了，只

有暂时引退。

五三《渐》 “渐，女归吉，利贞”

从爻辞看，“渐”是鸿雁选择降落地点，作者以此比喻进谏失败后，重新寻找立足点。其选择带有主动性，文王并没有降罪或贬他。只有“行其庭，不见其人”回避了和他见面。此卦再一次用鸟比喻自己，是他的第二次引退。在《家人—三七》中的引退，卦辞是“利女贞”。本卦是“女归吉，利贞”，像女子那样归家不理政事为上策。

“初六：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

“干”是水边，“小子”如《随—十七》一样比喻胆小的人。鸿鸟降落在水边，附近会有其它喝水的野兽，胆小者有恐惧和怨言；其实这环境还不是太危险的。

“六二：鸿渐于磐，饮食衎衎，吉，利御寇”

“磐”是大石，“衎衎”是和乐状。降落在大石上，饮食无忧，并且可免受敌人攻击。整个《渐》卦都是分析立足点之安全和进取的矛盾关系。

“九三：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

“陆”是四通八达却四面受敌的地方，在这里立足，随时有丈夫出征不归，妇人怀孕不能养育之危机。从“小子”和“妇”的比喻中，暗示他投奔周文王时是带有家室的。

“六四：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木”是人们从树那里取得的建筑材料，“桷”

是房屋的椽木。降落在人家屋子边，得到安全的立足点。

"九五：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

"陵"，比陆地稍高的山丘，比"磐"为低。"遁"有"莫之胜"说，"莫之胜"有能摆脱之意。在"陵"之地方立足，妇人要等三年后才能安定下来怀孕，最终还是能摆脱险境的。"陵"是有点危险又能进取的地方，只要暂时提高警惕，最后会得偿所愿。

"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

重复"九三"之"陆"，那是无法设防、只能进取向前的地方。"其羽可用为仪"，不成功，便成仁。鸿鸟受伤后掉落的羽毛，可以作为祭祀仪式之用。

前五爻分析了各种立足点之利弊。他带着家人引退，要考虑到家人的安危。最后一句重复第三爻的选择，应是他的心意。虽然在现实上，他是选择了"木"，依附了《丰》卦的主人，但在他离去之前，已有重新回来的打算。

五四《归妹》

"归妹，征凶，无攸利"

《归妹》和《渐》卦形相反，不过这只有考虑与落实选择层面的区别。"跛能履，征吉"，"眇能视，利幽人之贞"，"反归以娣"，"归妹愆期"，"帝乙归妹"，"女承筐无实"和"士刲羊无血"等等，如果此卦是现实婚嫁的描写，则是集天下之曲折、恐怖、奇怪的嫁女，况且不是写一次婚嫁。其实这是比喻作者自己像嫁女一样，由朝廷嫁进一个新主人家里

的情况。卦辞是说，在新地方要对时弊进行批评是危险的，在那里没有任何发挥的机会。

“初九：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娣”是陪姐姐嫁出的妹妹，“跛”是脚伤的人，一步一步小心地步行的样子。带着随从离开朝廷，来到新主人家里，只要小心行事，还有能力对当地小人和弊病进行批评。

“九二：眇能视，利幽人之贞”

“眇”是单眼，“幽人”是隐士。小心翼翼地像盲人那样摸清环境，像隐士那样默默地工作。这是对此行可能出现的一些最坏的情况作好准备。

“六三：归妹以须，反归以娣”

“须”像老人威严的样子，“反归”，归回朝廷。来的时候很威严的样子，回去朝廷时却以随嫁般低下的身份回去，失去不少面子。

“九四：归妹愆期，迟归有时”

若不早点嫁出去，就会妨碍早点回来之期。果然在下一《丰》卦便接到回朝廷的通知。

“六五：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

《泰—十一》有“帝乙归妹”，是著名的商王嫁女给周文王的故事。“其君”指那公主，袂是嫁衣。当时是否公主的嫁衣不如陪嫁妹妹的嫁衣美，不得而知；但作者感到姐姐的心情正如他的心情，远没有如其陪嫁妹妹的心情，即作者部下的心情那样好。“月几望，吉”，不快之事很快会完结，很快可回朝

廷。

"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女"是新娘，"筐"是装嫁装的篮子，"士"是男方，"刲羊无血"，迎亲时杀羊庆祝，羊没有流血。表示作者与新主人对此暂居之事毫无诚意，不寄予厚望。

五五《丰》

"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

《丰》承接《归妹》，来到新主人家中，这一承接反证了《归妹》是述说依附新主人的性质。在新主人那里还算顺利，没有如最坏的打算那样。周文王会亲自处理复职一事，不要担忧。"宜日中"呼应爻辞的三个"日中"指适宜于日下当中，光明正大工作，而不是被"丰其蔀"，把太阳遮住。

"初九：遇其配主，虽旬无咎，往有尚"

"其"字有九个，应统一地指作者，"配主"是暂时的新主人，"旬"是老。见到新主人虽然年老无朝气，但没有压迫他的倾向。不要顾虑当前的处境，往前走会得到好的收获。指"六五：来章，有庆誉"而言。

"六二：丰其蔀，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

"丰"是丰裕盛大，"蔀"是遮日的布，"斗"是北斗星，"发若"，振作起来。主人的丰裕像大幕一样把太阳也遮黑了，白天也见到北斗星，令人产生疑神疑鬼的心理。把以前的威信振作起来，还可有

作为。

"九三：丰其沛，日中见沫，折其右肱，无咎"

"沛"是幔幕，"沫"是小星，"肱"是手臂。重复以上的情况，金钱关系太多了，像伤了右臂那样丧失力量，但没有大碍。他不宜于在遮黑了的环境中工作。

"九四：丰其蔀，日中见斗，遇其夷主，吉"

"夷主"，与作者地位相等的大夫之类，可能是文王四友之一。重复新主人那里丰裕但昏暗的环境，朝廷有旧同事来到，带来曙光。

"六五：来章，有庆誉，吉"

"遇其夷主"，他带来朝廷的复职通知文件，是吉利庆誉之事。我们看到作者惜字如金的风格，决不会写一个无关的"夷主"突然来到，又没有相关联的事发生。后面几卦是回到朝廷工作，此"来章"必和复职之事有关。

"上六：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觌，凶"

"窥"，窥视，"阒"，寂静，"觌"，见。这是后话，事件原已完结，这里追述如果继续如此下去，进一步被丰裕的金钱关系封闭在家中，人们在外面观看，里面寂静无人，三年也不见其出来，这就是政治生命之完结。

五六《旅》　"旅，小亨，旅贞吉"

《旅》和《丰》只有内容上的相反，"丰"被金

钱封闭，“旅”从金钱关系中解放出来。《旅》卦比《家人一三七》还要生活化，而且带出一个精辟的道理——“丧羊于易无悔”，“丧牛于易，凶”。“易”是任命之改变，是天命之改变。在历史和人生变易过程中，突如其来地损失了“羊”，并不觉得可惜。如果在人生仕途变易过程中，损失了工作的必需助手“牛”，却是非常不利的了。《旅》卦将劝谏失败离开朝廷和复职联系起来。“旅”当然要离开朝廷一段距离。“小亨”表示旅途虽有事发生，但还算顺利。经过艰苦的路途，回去复职，谓之“旅贞吉”。

“初六：旅琐琐，斯其所取灾”

“琐琐，”琐碎事太多。“灾”是“九三”的旅店失火。旅途中琐事太多，这就是引起灾祸的原因。

“六二：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

只有《旅》、《巽》二卦有“资”和“资斧”两词，是货财，如作为占筮用书，尤其是可供商旅占卜之书，这两词决不会如此少的。同样，书中甚少有关农业的资料，却有大量关于牧畜业的描写。可是这些描写又和买卖、繁殖无关，和周平民生活完全脱节。“资”和“资斧”是同一词，“斧”是古代货币的一种。如果解为斧头，那么在旅途中得到斧头有甚么重要意义呢？“次”和“处”相对，是暂居地。《师一七》的“师左次”是占领战略要地，“旅即次”是住进旅店。突出“怀其资”因为旅程需大量花费，并从中带出旅店失火中失去的不是资财，而是童仆（比喻一些忠心的得力助手）。

“九三：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

旅店失火，丧失了先前的童仆。“厉”是丧失了忠心的助手带来的沉重心情及不愉快的联想。

“九四：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

“处”和“次”相对，如“小畜”既雨既处”，是长久之居留地。回到朝廷，重新配有新的权力和物资，心里仍然不愉快。一方面反映重人不重财的品格，另一方面，从“丧其童仆”联想到失去了以前的属下。

“六五：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

“射雉”和下一卦的“田获三品”虽不一定是同一事件，但应是比喻同一类的政绩。“命”是王的新任命。回到朝廷，很快又有功绩，不辱君王的任命。

“上九：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

“鸟”比喻作者自己，“巢”是从旅店失火联想到自己以前的机构尽毁，“丧牛”是由“丧童仆”联想到以前的属下尽失。这可从卦辞“旅贞吉”看到，既然吉，“焚其巢”，“丧牛于易，凶”就不是旅途中的事了。“丧其童仆”造成“我心不快”，但不造成“先笑后号咷”。“先笑”因为已回到朝廷，“得其资斧”，“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至于“后号咷”是由联想所引起而已。

五七《巽》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巽》跟着《旅》，回到朝廷的早期经历，是

“丧牛于易”的具体描写，可以发觉，他虽然复职，但权力不能和以前相比，只有以谦逊的态度行事。”“巽在床下”。“小亨”和《旅》卦的卦辞一样，虽有一点麻烦，但还算顺利。“利有攸往”，因能“田获三品”和“利见大人”，复职后唯一有意义的是见周文王。所有的“利见大人”都是指原先未有条件，如今时机成熟，可以面对大人的意思；是从不可到可的关键性时机变化，不是一般的机会来临。“巽”亦包括一些见其他官员的事件。

“初六：进退，利武人之贞”

《观—二十》有“观我生进退”，“进退”表示仕途起伏，也是自传中的“易道”。“武人”和“幽人”相对，这里取“武人”大胆爽快的性格，面对仕途起起落落，应勇敢地排除离职又复职的尴尬情绪，在实际进见时却取恭敬的低姿态。

“九二：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

“巽在床下”，伏在地下低姿态进见。“用史巫纷若”，像祭师作祭祀时的恭敬态度。低姿态可免除节外生枝，使回归事件较为顺利，亦是学习文王在不利的环境下采用“谦”的策略。

“九三：频巽，吝”

这次回来，还要向不少高官大贵族进见，次数多了，面子也掉了。从《小过》卦的“从或戕之”看，此次回朝廷有点和初到周邦时的《蹇》卦一样，跟在另一贵族下面工作。

“六四：悔亡，田获三品”

工作上有较大的成果，由不停的进见带来的不安随着消退。

“九五：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

“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在这里比较明显地表现了哲理上的七日的周期，意指“巽”之事很快会自然完结。周期前是“无初”，周期后是“有终”，皆因当中的“贞吉”所达到。“田获三品”后，继续坚持工作下去，离职又复职带来的不快会慢慢忘记。

“上九：巽在床下，丧其资斧，贞凶”

“无初有终”表示事情已经告一段落，“巽在床下”又重复“九二”的爻辞，此爻应是完结描述后的联想。如果在“丧牛于易”后又没有重新“得其资斧”，没有新的工作成绩，以无权无实的地位，低姿态地去进见那些贵族，将不会有好结果的。

由《旅》卦中的“得童仆”到“丧童仆”，从“丧牛”到“得资斧”的得、丧、丧、得循环，体现了“易道”。

“资斧”一词只此两卦用过，一方面说明两卦的联系，说明卦序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感觉到作者用词的习惯性，用词灵感如何产生，如何继续，如何终止。

五八《兑》 “兑，亨，利贞”

《兑》和《巽》相反，“巽”用沉重、谦卑的心情去取悦人，“兑”是旧同事来祝他的复职。自

《渐》卦后四卦的卦辞都没有“利贞”出现。本卦之后，除《节》卦外，全都有“利贞”的卦辞，表示他正在努力工作，为完全复职铺路。

“初九：和兑，吉”

“兑”，悦也，和“豫”近似。“和”，如《中孚》卦的“其子和之”的唱和。一些旧同事来庆贺他复职，表示仍然有支持他的人，所以“吉”。

“九二：孚兑，吉，悔亡”

《睽—三八》有“遇元夫，交孚”，“孚兑”是诚意，同心带来的喜悦。从“孚兑”看到，《兑》卦不是取悦上级，而是同事之间的喜悦之情。初回朝廷复职，这喜悦事应是为他庆贺，这样就“吉，悔亡”

“六三：来兑，凶”

和“鸣豫，凶”相对应，两者的机理亦有点联系。欢乐气氛亦可能为政敌带来可乘之机。《兑》和《豫》两卦同时有“介”字和“疾”字。《蹇—三八》有“往蹇来誉”，从文理上“来兑”或会“去吉”，所以是“凶”。此卦可能是真实庆贺事迹引来非议的回忆。

“九四：商兑未宁，介疾有喜”

“商”是量度，衡量，“介”是由社会习惯之类去界定和固定的，和上天降临的有所不同。《易经》中的几个“介”字都有近似的意思。如解为大，会有问题。《豫—十六》的“介于石，不终日”，是要人为地去巩固所取得的形势。《晋—三五》的“受兹介

福”是承受家族所定下的福祉。“介疾”是由于同事们的庆祝事件不为人们习惯所接受，所以造成损失。这就是上面的“来兑”之“凶”。全句的意思是：重新衡量这些仍未完结的庆祝事件，考虑应否收敛一下，使那人为造成的损失恢复过来。

“九五：孚于剥，有厉”

“孚于剥”，由于压制朋友间的庆祝活动而对友情有所削弱。“孚于剥”不是“有孚”的相反，和“匪孚”有所不同。如果因为政敌对他们的庆祝事件加以攻击，使他的声誉受损之类，这一爻就应排在“介疾有喜”之前。

“上九：引兑”

《萃一四五》有“引吉”，指利用好形势，将事情再往更好的方面推动。将朋友间的喜悦心情，诚意的友情引导至有建设性的方向。当然要将过分的庆祝事件加以收敛。

五九《涣》

“涣，亨，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

《涣》跟着《兑》，但没有直接的联系，只是后一突然事件。“涣”是周族的一次涣散事件。为什么又“亨”呢？因为涣散只是开始，其间经过拯救，终于顺利地得到解决；作者在这里还立了功，所以是“亨”，是“利涉大川”和“利贞”。周文王亲自到宗庙主持拯救行动，谓“王假有庙”。下经最后一《小过》卦还有“公戈取彼在穴”，虢叔还未去世，所以下经的背景全都是周文王在岐山和丰邑的时期。

“初六：用拯马壮，吉”

《明夷—三六》有“用拯马壮”，作者在战斗中受了伤，被有力的武将救回。此次是先用将士将族人追回来，再加以说服。《竹书纪年》载文王迁都于丰之前，周族曾发生大的饥荒。“涣”卦可能是同类事件，这是周人非常清楚的，所以作者就不描写涣散的开始、经过和原因。第一爻就直接写“用拯马壮”。“吉”是武将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九二：涣奔其机，悔亡”

“机”是矮脚的桌子，比喻追回来的人群坐下来如一张张矮脚的桌子一样。最危急的情况过去了，所以“悔亡”。

“六三：涣其躬，无悔”

“躬”是自身，和“群”相对，有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和带头者之意，涣散事件在带头者中解决了，人们也不再有悔恨。这说服工作极可能是由作者去做的。

“六四：涣其群，元吉。涣有丘，匪夷所思”

涣散为首者安定下来，群众也就安定下来，事件得到完满解决。涣散的人群又再像山一样堆积起来，拯救的成绩令人惊奇不已。南宫括能成功地说服族人留下来，和他在《损》、《益》、《革》、《鼎》的政绩有关。人们相信他能把经济恢复过来，亦相信他会照顾低下层贫苦族人的利益，历史上从他散鹿台之财、钜桥之粟救济贫民中充分证明了。

“九五：涣汗其大号，涣王居，无咎”

涣散了又再聚集起来的族人像出了一身大汗似的大哭，有悔过之意，聚集在王的居所前，保证以后再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上九：涣其血去逖出，无咎”

这次损失严重，亦带来教训，避免事件重演。

六十《节》“节，亨，苦节不可贞”

《节》和《涣》几乎只有字面上的相反，而且事件间也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节》卦是《兑》的延续，都是相当个人的言行问题。“节”是谨言慎行，是《坤》卦的“括囊，无咎，无誉”。一方面总结改革及劝谏失败的教训，另一方面，总结了“来兑，凶”，一错不能再错，否则仕途就会完结。事实上，不是如荀子所说是腐儒行为，而是形势使然。节制言行，少出席社交场合的措施进行得较为顺利，谓之“亨”。“六四：安节，亨”，“上六：苦节，贞凶”是“苦节不可贞”的原因。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

《同人—十三》的“门”，《明夷—三六》的“门庭”包括《夬—四三》的“王庭”都是议政的地方。“户庭”和“门庭”相对，只限于朋友或其他官员同事家里的议政地方。节制言行，主要少到这些地方，并无不妥。这或许亦总结了《兑》卦的经验，减少不必要的庆祝活动。

“九二：不出门庭，凶”

“出”有出席之意，不出席国家的议政工作，对

大事都不发表意见，则会有不良后果。

“六三：不节若，则嗟若，无咎”

书中其它的假如句法都不取用“不……则……”模式，所以不应解为：如不节制言行，将会带来令人叹息的后果。况且这样解还会和“无咎”相矛盾。紧接着“不出门庭，凶”，表示要出席重要的议事会时，不能不发表意见。要发表意见，可用叹息的语气说出来。“来兑”带来“凶”，叹息反而带来同情，避免无妄之灾。《尚书》中周公等人发表意见时常先来“呜呼”一番，非常近似“不节若，则嗟若”的做法。六十四卦中只有《离一三十》和《萃一四五》共三处有“嗟若”，是对形势或环境的不满之言。而大量的“悔”，“咎”和“吝”则是自己的错误所致。

“六四：安节，亨”

如果将谨言慎行的尺度掌握得当，并且安于这样的节制，事情将会很顺利。

“九五：甘节，吉往有尚”

“甘”和“苦”相对，恰到好处的节制带来美好的收获。依此实行下去，会有上好的前程。这就是下面《中孚》和《小过》两卦。

“上六：苦节，贞凶，悔亡”

回应卦辞，回应“不出门庭”，是不行的。“悔亡”是全卦的总结，是现实上节制言行，改变回朝廷后的一切不安情况。不是对“苦节”而言，因为他根本没有“苦节”。这次回朝廷因朋友间的庆祝活

动而受非议。虽然在《涣》卦中立了功，也不放松言行，于是地位一天一天巩固。在《中孚》卦又得到不少朋友支持。最后抓紧机会，在《小过》卦中提出恢复以前职位的要求。

六一《中孚》

“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

“有孚”是族人对君子或君王单向的信任，“孚”是朋友间、族人间相向的信任、友谊和团结。“中”是恰如其分。“中孚”就是朋友间适可而止的恰当交往，针对“来兑，凶”，和“苦节不可贞”。“鱼”在《姤》卦中有礼品的意思。“豚鱼”是平民祭祀的用品，也可比喻薄礼。朋友间的友情巩固了，方可提出升职要求，谓之“利涉大川”。因此“中孚”工作是“利贞”的。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忖度对方谓之“虞”，不安感谓之“不燕”。和朋友交往之前，要先探测会否令对方不安，这是上策。因初复职后，不是所有旧朋友敢于和他交往。

“九二：鸣鹤在荫，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在得意时自称君子，在失意时常以鸟自比之。自《革》卦之后，连续十三卦没有君子出现，因还没有完全恢复权力。我像鹤那样在日荫下鸣叫，有儿子唱和之，我有好酒，愿与你分享。这是小心地发出求友的呼声。

“六三：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

如果在交友中遇上了政敌，可用比《离一三十》的“焚如，死如，弃如”温和一点的方法，打鼓，静止，哭泣，唱歌等奇怪态度来推却他们，不能得罪他们，有如箕子装疯的方法。

“六四：月几望，马匹亡，无咎”

“马”常比喻助手。新局面将至，以前丧失的属下将会回来。这里看到，“中孚”包括招回旧部下。

“九五：有孚挛如，无咎”

《小畜一九》亦有此句，是声望信誉已慢慢建立起来，人们在周围团结得像手握紧一样。不会再有地位的问题了。

“上九：翰音登于天，贞凶”

“翰音”是鸡叫。如果鸣声过大，会招来麻烦，点出下一卦的“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

六二《小过》

“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小畜”是畜周族内之臣，“大畜”是畜大商之遗臣。“小过”是为自己寻求升职时的危险和机会，“大过”是为大商旧臣寻求任职时的危险和机会。这是全书除一对总结外的最后一卦。下经在时间上较上经为前，只写到伐纣前周文王时期作者的仕途起伏。南宫括在《小过》卦接近全面恢复权力后，文王才逝世，武王即位。不久就要跟随武王伐纣，不能再以自传出现。时间上就进入上经的《随一十七》，直至克殷后的《观一二十》，再恢复作者自传

的影子；那是西周初史迹和南宫括事迹紧紧结合。上经自《屯一三》开始至《临一十九》，纯是周克殷的历史，时间上和下经相平行。因此《观》卦是交合点。《蛊一十八》有“高尚其事”，《睽一三八》有“小事吉”，“可小事，不可大事”表示求升职只可低调处理，不可张扬。也就是“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卦辞有“大吉，亨，利贞”，却没有“元”，可见作者不会胡乱运用判断词的。

“初六：飞鸟以凶”

飞鸟从空中降落到地下猎食时有被捕捉的危险，象征寻求恢复权力的行动带有一定的危险性。飞鸟从天上到地下猎食后立即飞走，整个过程有如一个稍纵即逝的机会。

“六二：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祖”是“君”，指周文王，“妣”是“臣”，指虢叔。错过王，遇到臣，“无咎”。“过”和“遇”是取象于“飞鸟”猎食过程。

“九三：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

“弗过”指事情还未完结，未有错过机会。可能是要求已提交上去，由虢叔代转达，还未有答复。“防之”因为如要求不被接受，会受到人们的攻击。“从或戕之”，反映现时所跟随的上司会因此而陷害他。他初回朝廷时可能在一贵族官员下面工作，形势有如初来周区时的《蹇》卦一样。

“九四：无咎，弗过遇之，往厉必戒，勿用永贞”

"弗过遇之"指没有错过机会，并且遇到了"臣"。"往厉必戒"，重复以上的处境，形势仍然有危险，必须作出防备。"勿用永贞"，不要盲目服从这位不仁的上司。

"六五：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借用了《小畜》的两句，比喻时机快到但还未到，仍要等待。"公弋取彼在穴"，虢叔威武地将我从困境中救出来。重复了《解》卦的"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的处境，虢叔又一次解救了他。史书记载虢叔在武王登基前去世，下经的自传写在伐纣之前。最末一卦再提到虢叔，也许是一种怀念。

"上六：弗遇过之，飞鸟离之，凶，是谓灾眚"

"弗遇过之"和"弗过遇之"相反，是如果错失了机会，"飞鸟离之"，机会一去不复返。"凶"是机会失了带来危险。这是因为认识不清，不懂掌握机会所带来的灾难。

六三《既济》

"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

这是全书总结性的两卦，比《乾》卦更为具体地描写周兴商亡的历史机理。单在字面上已有数处直接写殷周关系：（一）高宗伐鬼方，（二）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三）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四）初吉终乱。"乱"字只有此处和《萃一四五》有，都是描述群众之乱。"初吉终乱"是大商由兴起到衰落，准确地反映了商末朝廷官员之逃跑、民众之乱、各方国之反叛。（五）君子之光，"光"字

在周初常是称赞文武二王用字。《观一二十》也有"观国之光","君子之光"就是文王之光。此外，两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一）两卦的卦画不但互相倒转，而且所有爻阴阳相反，阴阳相隔，是最巧妙的一对卦画。（二）卦名都用"济"。（三）曳其轮。（四）濡其尾。（五）伐鬼方。（六）濡其首。单从两卦以上十一点已可看到全书的主题。

商朝早中期还是"亨"的，中后期由兴慢慢走向衰，为了减慢衰落的走势，必要做一点无可奈何的努力，是谓"小利贞"。之外只有《遁一三三》有"小利贞"。作为一本筮书，不会只出现两次。"初吉"是前三爻，以"高宗伐鬼方"为高峰，"终乱"是后三爻的综述，以"濡其首，厉"为重点，"厉"也是"终乱"。

"初九：曳其轮，濡其尾，无咎"

如果不和《未济》卦连在一起看，就不知"濡其尾"是由"小狐"过河弄湿尾巴作比喻，说明开国过程中有点损失。《夬一四三》有"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这君子单是被雨弄湿就发怒，配称君子吗？"濡"是比喻受政敌反击受损。"曳其轮"，人们过河时小心牵引着车轮，免被河水冲走。两卦皆用《济》，用"涉大川"来比喻建立国家的事业。商朝已完成此事业，并享受了一段时间的福祉，周人只是刚刚开始建成国家，还未完全巩固，所以是"未济"。此句既用了小狐过河，同时用车队过河双重比喻大商建国时之小心艰苦历程。虽然有点损

失，但国已建成，无妨日后的兴盛。相对《未济》的周人来说，国还未完全建成，已有损失，并且早期不懂“曳其轮”，所以“濡其尾”吝。

“六二：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

“茀”是妇女的首饰。在商朝的上升丰裕期，妇女普遍戴有首饰。单是妇好墓，就出土了近六百件玉器。妇女丧失首饰，还可复得。在顺境时，小往大来，失去了会很快得到补偿。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高宗”是商朝著名的中兴君王。“高宗伐鬼方”一事亦有出土实物证之。“小人勿用”表示在中兴期还可清除一些小人。《否》卦的“拔茅茹，以其汇”，是最后清除小人的机会。《师》卦关于周人的“开国承家，小人勿用”是模仿了高宗的功绩，是周人要继承商朝兴盛国运的暗示。

“六四：繻有衣袽，终日戒”

“繻”是棉衣，“袽”是旧絮，“戒”是戒备外族入侵，相反于《泰》卦的“不戒以孚”。中兴期过后，征战仍然频繁，失利也多。民穷财竭，无力再征战，只有终日消极地防备外族。大商后期国势日衰，所以才将征伐大权授给周文王，其中有深远内因，是迫不得已的措施，而不是什么欣赏周文王的美女和贡品。

“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

“东邻”是商，“西邻”是周，是东北和西南的简称。“禴祭”是简朴的祭祀，“杀牛”是隆重的祭

祀。“东邻”虽然民穷财竭，却花大量物资于祭祀之上，将扭转形势的希望全放在鬼神之上。周人正在上升期，又处处节俭。祭祀只用作锦上添花和团结族人，不必太浪费。

“上六：濡其首，厉”

《未济》最后一爻有“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两卦一起看，便知“濡其首”是饮酒过度所致。《尚书·酒诰》载：“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史书记载商末整个统治阶级都沉溺在酒里，腥秽上冲，连天都发怒了。

六四《未济》

“未济，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

《未济》反映周人兴起取代了商的统治。作者写得很低调，恐怕周人因胜利而冲昏了头脑，重蹈商朝的覆辙。事实上，周人翦商确是经历了两代人的曲折过程。周人以小国征服大国，当时形势还很险恶，成就远未比得上大商辉煌时期。商朝成汤是以一代人而得天下。作者这种成功后仍带有的低调意味，和周公、召公等人基本相同。

“亨”，周人的兴起总的来说还算顺利。“汔济”，还未完成过河，“小狐”，比喻周人。只有以南宫括的身份才能以此作比喻。“无攸利”对应“甘临，无攸利”。卦辞的意思是：周人在还未完全成功之时，已招致了不小损失，没有什么可以庆贺的。

“初六：濡其尾，吝”

回应卦辞，周人早期的奋斗是曲折的，损失是

惨重的，尤其是在文王父亲时期和文王四友还未来到时。“吝”反映周人早期的政策失误及声望的削弱。有《屯》、《需》和《讼》卦描写周文王早期的错误引起损失的影子。

“九二：曳其轮，贞吉”

重复《既济》初爻，此处是周人自己的艰苦建国过程。因有“不速之客三人来”，带来“曳其轮”的经验，策略转趋谨慎有效，所以“贞吉”。是处于《师》、《比》、《小畜》和《履》卦时期。注意《既济》卦是先有“曳其轮”，才有“濡其尾”。

“六三：未济，征凶，利涉大川”

这里的“未济”乃指周文王时期，伐纣时机还未完全成熟，征伐商是危险的，但可进行所有关于“建侯”的事业，“利建侯”是也。

“九四：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

《震》卦中的“震”是由于改革官制而引起的周族官员地位的突然改变，“震”就有地位突然改变的意思。“用”是利用，运用。“鬼方”和犬戎、昆夷等同类。“大国”就是大商。周人之“伐鬼方”历史上的确是和殷“高宗伐鬼方”有着不同的时间、空间和意义。“高宗伐鬼方”是为了商朝本身的存在和壮大，是对几乎是唯一的敌人之征伐。至于周文王的主要敌人是大商的商纣，征伐四方是为了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为了削弱商纣的势力；为了包围商纣而征伐。在以战养战、小心翼翼的用兵中要保存

实力和争取支持者和跟随者。所以周文王这“谦谦君子”的征战规模都较小，相对于高宗伐鬼方的大规模的生死存亡式的战役明显有所不同。周人“伐鬼方”的战争就比“高宗伐鬼方”的规模小多了，文王只是借用此战争来改变周人的地位而已。无论是成为周方伯——诸侯长，取得征伐大权，有资格祭祀商人的先王，并且“有赏于大国”等都是地位的突然改变——“震”之谓也，全句的意思是：找到正确的策略后，形势由劣转好，以前的失利成为过去。通过“伐鬼方”，而突然提升了地位，并且得到大商的认同和赏赐。此爻有将战略方针从早期直接指向商纣而改向商纣的敌人的意思。

“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君子”就是周文王。周文王在新的策略下继续努力“建侯行师”，对分两步来翦商并无后悔。对应《观》卦的“观其生，君子无咎”。“君子之光”是天下三分有其二，文王得到诸侯的信任谓“有孚”。《未济》卦有三个“贞吉”，而《既济》卦一个也没有，可见“既济”的“既”字是描写已经过去的大阶段，再没有“贞”的意义了。

“上九：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跳过伐纣，直接写克殷后的胜利气氛。胜利后举行庆祝是可以的，但因沉醉于胜利中而不警惕暗藏的危机，并且败坏了风气，将会失去威信。对应于《贲》卦和《临》卦的“既忧之，无咎”。

只有将此两卦和周克殷历史结合起来，才能够

清楚地解释下述问题：什么叫“初吉终乱”？为什么有“曳其轮”和“濡其尾”的先后两种排列？为什么有“妇丧其茀，七日得”？为什么出现“高宗伐鬼方”？为什么“伐鬼方”之后有“繻有衣袽”和“终日戒”？为什么有“濡其首，厉”和“濡其首，有孚失是”的区别？作者为什么以“小狐”作比喻？为什么“征凶”时却能“利涉大川”？为什么用“震用”一词？为什么会“有赏于大國”呢？还有，为什么《既济》卦没有“君子”而《未济》卦却有“君子之光”呢？这一切都不是抽象地解释《易经》就能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的。

《易经》本文——六十四卦卦爻辞

1. ䷀ 乾　元亨利贞。

初九，潜龙勿用。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上九，亢龙有悔。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2. ䷁ 坤　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初六，履霜坚冰至。

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

六四，括囊，无咎无誉。

六五，黄裳，元吉。

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用六，利永贞。

3. ䷂ 屯 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初九，盘桓，利居贞，利建侯。

六二，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

六四，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九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

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

4. ䷃ 蒙 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

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

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

六三，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六四，困蒙，吝。

六五，童蒙，吉。

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

5. ䷄ 需 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九五，需于酒食，贞吉。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

6. ䷅讼 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
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六三，食旧德，贞厉，终吉。或从王事，无成。
九四，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
九五，讼，元吉。
上九，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

7. ䷆师 师，贞，丈人吉，无咎。
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
九二，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
六三，师或舆尸，凶。
六四，师左次，无咎。
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凶。

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8. ䷇比 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

六二，比之自内，贞吉。

六三，比之匪人。

六四，外比之，贞吉。

九五，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

上六，比之无首，凶。

9. ䷈小畜 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

初九，复自道，何其咎，吉。

九二，牽复，吉。

九三，舆说辐，夫妻反目。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九五，有孚挛如，富以其邻。

上九，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

10. ䷉履 履虎尾，不咥人，亨。

初九，素履往，无咎。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

六三，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

凶。武人为于大君。

九四，履虎尾，愬愬终吉。

九五，夬履，贞厉。

上九，视履考祥，其旋元吉。

11. ䷊泰 小往大来，吉亨。

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

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

六五，帝乙归妹，以祉元吉。

上六，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

12. ䷋否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

初六，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六三，包羞。

九四，有命，无咎，畴离祉。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上九，倾否，先否后喜。

13. ䷌同人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

贞。

初九，同人于门，无咎。

六二，同人于宗，吝。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九五，同人先号啕而后笑，大师克相遇。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14. ䷍大有 元亨。

初九，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

九二，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九四，匪其彭，无咎。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上九，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15. ䷎谦 谦亨，君子有终。

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

六二，鸣谦，贞吉。

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

六四，无不利，㧑谦。

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

上六，鸣谦，利用行师征夷国。

16. ䷏豫 豫，利建侯行师。

初六，鸣豫，凶。

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
六三，盱豫悔，迟有悔。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六五，贞疾，恒不死。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17. ䷐ 随 元亨，利贞，无咎。
初九，官有渝，贞吉，出门交有功。
六二，系小子，失丈夫。
六三，系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利居贞。
九四，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九五，孚于嘉，吉。
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

18. ䷑ 蛊 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
初六，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
九二，干母之蛊，不可贞。
九三，干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
六四，裕父之蛊，往见吝。
六五，干父之蛊，用誉。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19. ䷒ 临 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

初九，咸临，贞吉。
九二，咸临，吉，无不利。
六三，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
六四，至临，无咎。
六五，知临，大君之宜，吉。
上六，敦临，吉，无咎。

20. ䷓ 观 盥而不荐，有孚颙若。

初六，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
六二，阚观，利女贞。
六三，观我生，进退。
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
上九，观其生，君子无咎。

21. ䷔ 噬嗑 亨，利用狱。

初九，屨校灭趾，无咎。
六二，噬肤灭鼻，无咎。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九四，噬干胏，得金矢，利艰贞，吉。
六五，噬干肉，得黄金，贞厉，无咎。
上九，何校灭耳，凶。

22. ䷕ 贲 贲，亨。小利有攸往。

初九，贲其趾，舍车而徒。
六二，贲其须。

九三，贲如濡如，永贞吉。

六四，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

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戋戋，吝，终吉。

上九，白贲，无咎。

23. ䷖剥 不利有攸往。

初六，剥床以足，蔑贞。凶。

六二，剥床以辨，蔑贞。凶。

六三，剥之，无咎。

六四，剥床以肤，凶。

六五，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

上九，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

24. ䷗复 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

初九，不远复，无祇悔，元吉。

六二，休复，吉。

六三，频复，厉无咎。

六四，中行独复。

六五，敦复，无悔。

上六，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25. ䷘无妄 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初九，无妄，往吉。

六二，不耕获，不菑畬，则利有攸往。
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
九四，可贞，无咎。
九五，无妄之疾，勿药有喜。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26. ䷙大畜 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初九，有厉，利已。
九二，舆说辐。
九三，良马逐，利艰贞，曰闲舆卫，利有攸往。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六五，豮豕之牙，吉。
上九，何天之衢，亨。

27. ䷚颐 贞吉，观颐，自求口实。

初九，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
六二，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
六三，拂颐，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六四，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六五，拂经，居贞吉，不可涉大川。
上九，由颐，厉吉，利涉大川。

28. ䷛大过 栋桡，利有攸往，亨。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九二，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九三，栋桡凶。

九四，栋隆，吉，有它吝。

九五，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

上六，过涉灭顶，凶，无咎。

29. ䷜ 习坎 有孚，维心亨，行有尚。

初六，习坎，入于坎窞，凶。

九二，坎有险，求小得。

六三，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上六，系用徽缠，置于丛棘，三岁不得，凶。

30. ䷝ 离 利贞，亨，畜牝牛，吉。

初九，履错然，敬之，无咎。

六二，黄离，元吉。

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

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
无咎。

31. ䷞咸 亨，利贞，取女吉。

初六，咸其拇。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九三，咸其股，执其随，往吝。
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
九五，咸其脢，无悔。
上六，咸其辅颊舌。

32. ䷟恒 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

初六，浚恒，贞凶，无攸利。
九二，悔亡。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
九四，田无禽。
六五，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
上六，振恒，凶。

33. ䷠遯 亨，小利贞。

初六，遯尾，厉。勿用有攸往。
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
九三，系遯，有疾厉。畜臣妾，吉。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九五，嘉遯，贞吉。
上九，肥遯，无不利。

34. ䷡大壮 利贞。

初九，壮于趾，征凶，有孚。

九二，贞吉。

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

九四，贞吉，悔亡。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輹。

六五，丧羊于易，无悔。

上六，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

35. ䷢晋 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

初六，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

六二，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

六三，众允，悔亡。

九四，晋如鼫鼠，贞厉。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上九，晋其角，维用伐邑，厉吉无咎，贞吝。

36. ䷣明夷 利艰贞。

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
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贞。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

37. ䷤家人　利女贞。

初九，闲有家，悔亡。
六二，无攸遂，在中馈，贞吉。
九三，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
六四，富家，大吉。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上九，有孚威如，终吉。

38. ䷥睽　小事吉。

初九，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六三，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
六五，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
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

39. ䷦ 蹇 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

初六，往蹇，来誉。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九三，往蹇，来反。

六四，往蹇，来连。

九五，大蹇，朋来。

上六，往蹇来硕，吉，利见大人。

40. ䷧ 解 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

初六，无咎。

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

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六五，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41. ䷨ 损 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损之。

九二，利贞，征凶，弗损益之。

六三，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

六四，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

上九，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42. ䷩ 益　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初九，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六四，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

九五，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

上九，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43. ䷪ 夬　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初九，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咎。

九二，惕号，莫夜有戎，勿恤。

九三，壮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九四，臀无肤，其行次且，牵羊悔亡，闻言不信。

九五，苋陆夬夬，中行无咎。

上六，无号，终有凶。

44. ䷫ 姤　女壮，勿用取女。

初六，系于金柅，贞吉，有攸往，见凶。羸

豕孚蹢躅。

九二，包有鱼，无咎，不利宾。

九三，臀无肤，其行次且，厉，无大咎。

九四，包无鱼，起凶。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45. ䷬萃 亨，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初六，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为笑，勿恤，往无咎。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九四，大吉，无咎。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

上六，赍咨涕洟，无咎。

46. ䷭升 元亨，用见大人，勿恤，南征吉。

初六，允升，大吉。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九三，升虚邑。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六五，贞吉，升阶。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贞。

47. ䷮困　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觌。

九二，困于酒食，朱绂方来，利用享祀，征凶，无咎。

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

九四，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

九五，劓刖，困于赤绂。乃徐有说，利用祭祀。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动悔，有悔，征吉。

48. ䷯井　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初六，井泥不食，旧井无禽。

九二，井谷射鲋，瓮敝漏。

九三，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

六四，井甃，无咎。

九五，井冽，寒泉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49. ䷰革　巳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

初九，巩用黄牛之革。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九三，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
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

50. ䷱鼎 元吉，亨。
初六，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九二，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六五，鼎黄耳，金铉，利贞。
上九，鼎玉铉，大吉，无不利。

51. ䷲震 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
初九，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吉。
六二，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六三，震苏苏，震行无眚。
九四，震遂泥。
六五，震往来厉，亿无丧有事。
上六，震索索，视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

52. ䷳艮 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贞。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厉熏心。

六四，艮其身，无咎。

六五，艮其辅，言有序，悔亡。

上九，敦艮，吉。

53. ䷴渐 女归吉，利贞。

初六，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

六二，鸿渐于磐，饮食衎衎，吉。

九三，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

六四，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九五，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

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

54. ䷵归妹 征凶，无攸利。

初九，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九二，眇能视，利幽人之贞。

六三，归妹以须，反归以娣。

九四，归妹愆期，迟归有时。

六五，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

良。月几望，吉。

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55. ䷶ 丰 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

初九，遇其配主，虽旬无咎，往有尚。

六二，丰其蔀。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

九三，丰其沛，日中见沫。折其右肱，无咎。

九四，丰其蔀，日中见斗。遇其夷主，吉。

六五，来章，有庆誉，吉。

上六，丰其屋，蔀其家，闚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觌，凶。

56. ䷷ 旅 小亨，旅贞吉。

初六，旅琐琐，斯其所取灾。

六二，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

九三，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

九四，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

六五，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

上九，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

57. ䷸ 巽 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初六，进退，利武人之贞。

九二，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

九三，频巽，吝。
六四，悔亡，田获三品。
九五，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
上九，巽在床下，丧其资斧，贞凶。

58. ䷹兑 亨，利贞。
初九，和兑，吉。
九二，孚兑，吉，悔亡。
六三，来兑，凶。
九四，商兑未宁，介疾有喜。
九五，孚于剥，有厉。
上六，引兑。

59. ䷺涣 亨。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
初六，用拯马壮，吉。
九二，涣奔其机，悔亡。
六三，涣其躬，无悔。
六四，涣其群，元吉。涣有丘，匪夷所思。
九五，涣汗其大号，涣王居，无咎。
上九，涣其血去逖出，无咎。

60. ䷻节 亨，苦节不可贞。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
九二，不出门庭，凶。
六三，不节若，则嗟若，无咎。

六四，安节，亨。

九五，甘节，吉，往有尚。

上六，苦节，贞凶，悔亡。

61. ䷼中孚 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

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六三，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

六四，月几望，马匹亡，无咎。

九五，有孚挛如，无咎。

上九，翰音登于天，贞凶。

62. ䷽小过 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初六，飞鸟以凶。

六二，过其祖，遇其母，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九三，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

九四，无咎，弗过遇之，往厉必戒，勿用永贞。

六五，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上六，弗遇过之，飞鸟离之，凶，是谓灾眚。

63. ䷾既济 亨，小利贞。初吉终乱。

初九，曳其轮，濡其尾，无咎。

六二，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六四，繻有衣袽，终日戒。

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

上六，濡其首，厉。

64. ䷿未济 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

初六，濡其尾，吝。

九二，曳其轮，贞吉。

六三，未济，征凶，利涉大川。

九四，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

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上九，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易经》之谜是如何打开的
作者=谢宝笙　著
页数=232
SS号=10232682
出版日期=1995年01月第1版

前言
目录
引言 南宫括与《易经》
第一章 中华文化是一个《易经》的文化
第二章 如何判断原著精神的发现是可靠的
《易经》的主题思想是通过历史和人生经历阐明“易道”
《易经》的主题哲理是和什么题材结合在一起的？
一个简化而全面的论证
第三章 进一步的具体论证
将集体创作或编纂的各种可能性排除
上经是周克殷历史机理之描述
下经是作者自传
关于《易经》作者是南宫括的论证
一点关于南宫括的补充
第四章 《易经》本文白话解说及微观论证
从宏观论证到微观论证
论证六十四卦的主角
卦爻辞白话解说--微观论证
附录 《易经》本文--六十四卦爻辞